

朝野新談

老劍

第三編

一 名國民野史



民國野史戊己編序

姜子泣羣輯民國野史戊己編成。以全書示余。并告余曰。此記吾國共和以來朝野之遺聞軼事也。嗚呼。吾國自清政不綱。武漢發難。迄於今日。二年有餘。時日雖短。而朝局之紛更。禍變之蜂起。倏焉忽焉。過去之事。如電掣如風馳。瞬息之間。狀態百變。默思回溯。幾類夢境。竊恐後我生者。欲得其詳益難矣。姜子知今日世局之奇變。人事之複雜。一再傳後。必不能知其真相。於是搜集近二年來之事實。凡有關於民國之政局人物者。輯成此書。或詢諸師友。或取諸記載。文不加刪。存其真也。事不厭瑣。紀其實也。嗚呼。我知姜子之用心苦矣。或

謂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不能執狐史嚴凝之筆正非而定是褒善而
貶惡成一代之信史僅僅以裨官野史依附於著作之林有書等於
無書竊以爲不然書之傳不傳不在其人而在其事也我知此書出
而世之談中華民國開國史者必藉以爲考鏡之資至後世或可補
正史之所不載不傳者伊古以來山林著述恆重於館閣文章無他
能紀其實而存其真故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子其勉乎哉

民國三年五月十日虞山靈南識

民國野史戊己編序

吾國歷史何代蔑有然自辛亥前所謂正史者皆一姓之家乘耳若野史則凡所紀述雖不盡關國事然東鱗西爪每足以補正史之缺且往往載筆翔實亦有愈於正史者蓋以正史或不能之世所瞻顧而野史則多係私家之傳述皆具有微意其態度亦較爲自由也民國肇建出版自由雖尙無完全能力然已稍稍舒展不復如往日之跼蹐姜君泣羣編輯民國野史已出甲乙丙丁等編期以十編竣事其紀載實搜羅富而其用意則良苦良厚血痕淚痕嬉笑痕風雲變幻演象日更其載筆亦將與之日進徇是以往雖百編猶不嫌其多

也茲以戊己編出版在即姜君囑書數語爰書此以歸之願君之有
以餉我於無既耳

民國三年五月 爲广

民國野史叙

懺 華

野史胡爲而作乎。一夫爲剛之時。言隱於榮華。史官爲其脗合。惟馬首是瞻。祖有德。吾則頌之。宗有功。吾則歌之。是亦足矣。奚暇問人家國事。英銳漂逸之士。猶然唉之。恂恂而起。視其篋。而遺聞軼事尙存。則鳴丁斯時也。以有野史。迺至帝座客星。故國明月。遺民臨睨舊邦。低徊不能自己。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帷燈欲蕊。匣劍不鳴。獨抑鬱而誰與語。故述往事。思來者。丁斯時也。又有之。今日何日。共和乎。民主乎。休哉。朝非忌諱。何患乎無信史也。而有待於野邪。嗟乎。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故海軍上將黃贊侯先生



事略在第四編

祭故海軍上將黃鍾瑛文

袁世凱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總統特派海軍中將蔡廷幹致祭於故海軍上將黃鍾瑛之靈曰。

樓船橫海。實下諸越。熊津俱江。唐功赫赫。嗚呼。司令百夫之防。步艦火舫。校戰玉堂皮島。邊建鐵舳三千。惟我閩人。迅厲無前。復漢之年。義旗雲舉。徵我司令。建康莫下。十洲交競。六合大同。王彥輪舟。海權之雄。如何不弔。大星晨落。人之云亡。光華蕭索。素車白蓋。蜜勺瑤漿。英靈如在。表海泱泱。

唐少川先生結婚圖



主張人道主義發起懇讓庚子賠款會
王人文典先



鄧孟碩先生



鄧家彥出獄記

孟碩鄧君家彥爲前中華民國報總理中央政府以該報鼓吹革命控由英公廨於去年八月二十三日提訊判君西牢監禁五個月於今春二月二十二日爲屆滿之期是日由君親友某君等將平日所穿之中國衣服送往捕房將囚衣換去木可於是日由公堂開釋適因星期公堂停止訊案當由君之親友繳證銀五百元由捕房先行開釋二十四日下午由某君等發起假座法租界公館馬路鴻運樓公宴云

實業家馬叔璋君遺像



馬君叔璋誄詞並序

朱之翰

新學家以祭祀爲迷信。故有廢祀燔經之議。何所見而云然。余甚不解也。祭祀乃生存者。聊表無可奈何之情。卽秦東西各俗。如以花樹酒澆於荒草遺塚之間。特以習尚不同而言。情則一也。我俗素隆祭祀。椒漿之外。所以表哀追悼者。尙有墓表碑銘志誄。非泛然無意之作。何不思之甚耶。馬君憲成。肄業京師。時政學校。雖不自命爲新學家。然人視之。果儼然新學家也。今以乃弟叔璋之喪。詳敘事實。徧徵詩文。余與憲成初見於部門。一遇知爲敦篤好古之人。與近來時尙判然兩絕。竟以乃弟之故。惶惶焉若有求而勿得者。其天性之厚。不爲浮俗所移。可知。余本不文。重以憲成之誠。不得不勉作誄詞。以告慰焉。詞曰。

魂昇於天。魄降於地。手足情深。古今誼可憐。遠隔三千里。聞之痛悼。潛潛淚自。古有生。皆有死。金玉相闕。能有幾。鶴原抱痛。祇自知。上有雙親。應三思。君不見。古時顏子壽命短。老彭述作焉能避。德行縱然列四科。造化神通難參議。其如命也可奈何。堂上承歡天休主。

毀家紓難之女傑江甯鄧邦康女士



毀家紓難之女傑（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民國新聞）

神州女界協濟社會員江甯鄧邦康女士爲前清禁烟時代鄧燭筠尙書曾孫女年十九適陳國權君內助極賢近年陳君因奔走革命置家事於不問一切子女入學等事皆惟女士是賴上年冬陳君發起中美英陸誼會不收會費一切經費獨力担任所費不貲昨日鄧女士因聞美國有展緩承認中華民國之說急與陳君商酌將金鏤一副質去交中美英陸誼會於昨夜發長電一通致美大總統威爾遜及外交總長白雷請速承認中華民國云

鶴徵不出
論振疲聾
講學柏林
飲馬居庸
幽燕老劍
吳越寓公
平生淡泊
竊比臥龍



潘蘭史先生
(本編定著者)

女傑姜月子



容遺悔時華女孝



編四第在載畧事

王爲廣先生

事略在第四編



本編校閱者

團彈炸隊伐北子女省蘇時復光
清陳名今華守陳員團



發起子女同義會
胡雄飛女士



新金山華僑遊樂園



附 刊



秦 西 名 畫

朝野新譚

鄭水 姜泣羣編輯

●戊編目錄

趙聲傳

趙聲軼事一

趙聲軼事二

趙聲與林文

趙聲軼事三

戊戌變政時之趙聲

趙聲遺著一

趙聲遺著二

朝野新譚 戊己編目錄

趙聲遺著三

章太炎先生逐滿歌

紀艷一（泥絮鴛鴦記）

紀艷二（揚州春夢錄）

紀艷三（金閨秋聲記）

紀艷四（吾某）

紀艷五（不屈權勢之王克琴）

紀艷六（京華新史）

紀艷七（宋教仁之日婦）

紀艷八（尹昌衡之蠻女）

紀艷九（熊總理馮上將之內助得人）

紀艷十(中外臚歡記)

紀艷十一(隔江猶唱後庭花)

紀艷十二(外交部大跳舞會)

紀艷十三(交通部跳舞會)

紀艷十四(法使館古裝跳舞會)

紀艷十五(兩總統結爲兩親翁之佳話)

紀艷十六(文明結婚之歷史譚)

紀艷十七(北京女子教誼會開會盛況)

紀艷十八(廳長納妾風潮)

紀艷十九(藝薈館主人良匹記)

紀艷二十(南京女學生)

● 己編目錄

蜆庵遺事之一

陳烈士佩南傳

陳烈士哀餘錄序

飛行家馮如事略

遊頤和園記

金陵鄉翁

義丐武訓第二

錢恂與陸徵祥

新游俠傳

美人烈士付斜陽

治賊奇聞

地震誌異一

地震誌異二

庸言報頌

可作民國總統之模範

華僑一角傷心史

華僑一角傷心史(二)

熊內閣之詞稿

白狼小史

兩壇遊記

鍾固民之西藏談

朝野新譚 戊己編目錄

熊烈士成基小傳

論躁競

紀趣一（大炮護花更正書）

紀趣二（昭陽黃芽菜）

紀趣三（欲離婚須看生理學）

紀趣四（民國財政之滑稽談）

紀趣五（清宮瑣聞）

紀趣六（應運皇帝升遐之笑史）

紀趣七（葉封翁慶壽盛況）

紀趣八（黎副總統之妙譬）

紀趣九（省長賦詩答僚屬）

紀趣十(官署壁上打油詩)

紀趣十一(北京新竹枝詞)

紀趣十二(藏番營中之咨文)

劉元棟傳

陳家鼎革命大事記

爲民懇讓賠款書

胡俠魂傳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鄭水 姜泣羣編輯

戊編

趙聲傳

自五胡亂華一馬化龍而京口一隅蔚爲南朝重鎮所謂北府酒可飲兵可用者是也金行代謝寄奴挺生內訌既清戎車遂駕陳師廣固慕容就擒因壘長安姚泓面縛於以正猾夏之誅雪陸沈之恥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於鑠武功猗歟休哉蓋自琅邪南渡以來祖逖桓溫所未有也昔無忌異代漢高祖悵於夷門端木問仁尼父咨嗟於微管雄風雖逝芳躅未淹誦稼軒尋常巷陌之詞冠帶遺民有餘慕焉顧或謂命奴醉心禪讓之業倉皇南返委秦地於赫連恢復中原之烈唾手棄之故毀譽猶半千載而下漢厄重罹士不帝秦人

思覆楚。迺有天水王孫丹徒布衣承祖宗之餘烈。鍾江山之間氣。慨焉欲挽天
 地而澄清之。櫛風沐雨。有志於救民。黃屋左纛。無心於嬰網。以視寄奴楚社方
 夷。宋臺早建。公私之判。豈乎遠矣。顧虜燄方張。義旗屢仆。出師未捷。賚志長埋。
 管樂有才。關張無命。白魚遲躍。黃鳥先歌。甯非羲軒之不幸。而華夏之大哀乎。
 四海雖遙。百世雖遠。悲歌慷慨之士。猶將憑弔前人。慕義無窮。而况誼託同盟。
 身慚後死者哉。去病之石未勒於燕然。有道之碑遽徵夫玄壤。江村六月朔風。
 夜號鬼雄。有靈庶幾相余。淚灑滸。糜魂填溟渤。後有來者。請視斯傳。傳曰。君諱
 聲字伯先。姓趙氏。丹徒之大港人也。父爲鄉老。有聞於閭里。君生而有志。龍
 行虎步。瞻視非常。既負奇慧。復擅神力。慕義若渴。疾惡如仇。大港固有虜吏一
 日。捕市人置獄。其母泣請於君。父父逡巡未應。而君已入獄。破械挾囚出矣。時
 年甫十四。一市皆驚。吏亦無如何也。少負神童之目。九齡應試。邑令欲畀以冠

軍君顧弗肯循繩墨作字大小錯出縱橫溢尺幅乃已稍長成諸生復舉拔萃科才名藉甚會科舉廢入江南陸師學堂既卒業任新軍標統焉自滿州盜中國二百數十年胤禎弘溷屢以文字興大獄士無敢言種族者民益懵然忘仇事虜太平天國坐是敗談者猶寇洪王帝愛親勿悟也孫逸仙建義惠州響應未衆踰歲而蘇報倡道於滬濱昌言夷夏之防鄒容諸子相繼起著書立說民族風潮始一日遍東南數省君自肄業陸師時已隱然自任匡復之重矣既掌兵柄意氣益發舒嘗率部下謁明孝陵猝詢其衆曰若曹亦識此爲大明太祖高皇帝陵寢乎衆有知有不知則雜然應君慷慨大言高皇逐胡元奠漢族功業隆重無與比倫至聖安而復亡於虜閩浙滇黔亦繼陷地下有靈弗來享矣吾曹亡國民其何以報前皇衆皆失聲痛哭復雜然和曰唯主將令是從君喜撫循之益力語駁聞於虜江督將中君以危法願事無左證第罷其職所部兵

士夙歸嚮。君臨別贈言。淚盈盈。承睫也。君既不得志於江南。則北走津沽。從皖人吳懋游。吳之將刺虜。曾端方也。君實與其謀。多所擊劃。謀定。吳促君南行。君貽詩告別。吳答以書曰。每誦君詩。不覺心酸。淚落。豈某之傷懷後事而出。以兒女之情乎。抑詩意之感人深也。復謂某爲其易君爲其難。蓋以程嬰杵臼之誼相勗云。及副車誤中。吳以身殉。君益指天劃地誓有所爲。遂入粵。復任新軍。樞統會廉州。以抗稅樹幟。土人劉恩裕爲之魁。四方志士多躡入其軍。勢稍稍張。虜粵督命君率師禦之。君既抵境。密遣部下通聲氣。願劉起草澤。無足共事。虜將郭人漳與君同行。又時掣其肘。君怒謀誅之。弗克。知事未可爲。遂馳告諸志士。使他去。而劉黨亦分道離散。廉事遂定。君設宴廉之南門外。海角亭。招諸將校。痛飲酒酣。卽席賦詩。有八百健兒多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句蓋君以所志弗就。徒爲虜馳驅。不能無所怏怏也。顧郭人漳已冒其勳。受虜上賞矣。君既班

師旋廣州。虜粵督張人駿亦器其能。將畀以重任。而端方自江南密電戒張。謂君才堪大用。願志弗可測。毋養虎肘腋。致自貽患。張獲電。遽削君兵權。使爲陸軍小學監督。未一月。復降督練公所提調。君知無望於內。遂請急歸。吳一省其家。復走香港。謀大舉焉。香港密邇兩粵。又爲虜政令所弗及。亡命之士多醫聚。於是旣獲君。來咸大驩。怵君以粵新軍多已舊部。且與滿吏不相中。謀藉其力。以覆廣州。一旦度庾嶺而北。中原可圖也。因屬其事於皖人倪映典。而已爲之謀。主願事終弗集。映典殉焉。虜吏知謀出於君。懸五萬金購其元。偵騎四出。卒無所獲。威名愈振。初揚州熊成基者在江南時。曾隸君麾下。受其陶鑄。及虜會戰。活那拉母子相繼。暴斃。熊遂起兵於安慶。事敗。走海外。謀刺載濤於哈爾濱。機洩。死之。君素未以國士期。熊聞耗。歎息曰。昔在金陵。賢豪輻輳。若熊者。殊碌碌不足道。孺子今日乃能先我成名。耶。會汪精衛黃理君北入虜窟。刺攝政載

禮復不得。當且被囚。君益發憤。遂奔走南洋羣島。遍訪其豪傑。備軍實。購器械。期年而後有成。將以紀元四千六百九年辛亥夏四月。潛師襲廣州。推黃克強爲總司令。率同志先期入粵。而君與胡漢民駐港。備後勁。於是吳楚閩粵滇桂洛蜀皖贛。越十一國之士相繼來會。論者咸謂中興有日矣。會粵入溫生才。新自南洋歸。狙擊虜將軍孚琦。殲之。廣州大震。戒嚴而虜之。人有廁身吾黨者。復漏師焉。虜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益擁兵自衛。且下令大索黨人。知謀洩。有議解散爲後圖者。克強持不可謂。綱羅已布。散無所之。戰亦亡。不戰亦亡。不如先發事。縱弗成。猶足以謝天下。而激後起也。衆曰。諾。三月二十九日。遂攻虜督署。入之。張鳴岐倉皇洞垣。如狗竇遁。義師旣失張。而李準兵復大至。乃巷戰。人自爲鬪。無不以一當百。殺傷相當。願衆寡弗敵。卒敗北。石經武宋玉琳石慶寬。喻倍倫姚國樑秦炳王明韋雲卿羅節軍周華勞肇明李芬林常拔。

杜鈺興黃養阜李晚王鶴明李文楷馬呂羅坤李子奎李文甫林修明饒輔廷
李羣陳文坡陳文有嚴確廷黎開龐雄羅聯羅裕光梁緯徐明林文方聲洞林
覺民林尹民陳與榮陳可鈞陳更新馮敬劉元棟吳適劉六湖郭炎利郭增興
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顯虞金鼎周團生吳
順利丁緝弟柯刁爲劉枕玉陳志徐晒西封來冕阮德山華金元林華嵩周增
林清華劉爐陳文李仲陳保榮李自恩林榮平張作游陳作新吳炎妹林七妹
輩百餘人先後死之獨克強等數人得脫間道走香港初君與克強約師期既
定卽親入粵會二十六日某女士自粵渡港謂機械已漏事且弗諧君因留港
俟之而不虞衆之驟發也既得密電知有二十九日之舉卽倉卒就道舟行晦
日晨姑抵廣州則事已大去黨人盡死遂復回港感憤成疾廢寢忘饋醫者謂
癱生於腸請割治君急於離港弗允願病益甚黨人送之入病院施刀割而遷

延日久。體弱癯成。亦已無及矣。君初病。神志猶清。既施割治。翌晨。略黑。血遂昏。憤時狂呼曰。黃帝來詔。或曰。岳武穆來晤。四月二十日。竟卒。年三十。有九。克強諸人。殯之於港。顏其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

柳棄疾曰。得臣猶在。晉憂未艾。伍員不來。楚其盱。食人才之關係。於國運。豈不重哉。廣州義師。雖敗。識者謂克強有天幸。得脫。而君又健在。左提右挈。捲十重。來天下事。未可知也。虜廷以君再蹶。再起。事敗。而名愈張。忌之益甚。復疑其伏處大港。緹騎絡繹。鄉里騷然。豈知君不死於沙場。不死於柴市。而遂奄忽。麾下乎北。征葛相。遽痛隕星。南渡宗侯。空呼渡河。天其終不欲漢族中興耶。何奪我伯先之速也。嗚呼痛哉。君嘗爲友人書聯出句。用汲古得修綆。友曰。偶句其盪胸生層雲乎。君曰。吾不作頭巾語。乃大書交情脫寶刀。五字書法奇崛。下鈐一私印。則天水王孫也。時作小詩。尤饒奇氣。舒捲雲霓。吞吐海岳。蓋岳鄂王石翼。

王之倫。豈章句小儒所能夢見哉。飲酒可數斗。許醉後有力如虎。其自粵反吳也。僚友爲置祖筵。既醉則漫罵其座人。伸足蹴垣。深人者數寸。力拔之。出血。潯不顧。既抵滬。潛與余邂逅於酒家。介丹陽林懿均而訂交焉。終席無一語及國事。明日卽別去。然余觀君眉宇間英氣咄咄逼人。雖微林君言。亦知其非常。世第二流矣。聞君首途時。遇豪強爲不義者。奮拳毆之。至垂斃。幾扞文網。益想望其爲人。自君走海外。復遭名捕萍蓬。踪跡不復可親。去歲九月。君客遊檳榔之嶼。始屬蜀友雷昭性。輾轉存問。泊余裁書叩起居。而君已他往矣。今年三月初復以書來。詞曰。別來三載。想思無已。偶於近刻得見詩文吟誦。至再如對故人。茲有請者。弟自出亡以來。未敢少自放棄。近極意經營。所事在指顧間。惟阿堵物尙虧一贊。就力所到。已窮羅掘。焦思欲燃。若因是掣阻。殆不止上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囷以贈。江鄉先哲。高義如許。矧用急難。遙呼將伯。千鈞一

髮尤甚。前人見信望。卽於數日內籌措。至少兩千圓。電匯香港。以供急用。萬勿見却。他時握手中。原必有以謝君也。余旣得書。而力未能報。乃賦詩一章。以告罪。有此情。或者皇穹諒。忍死猶堪睹。凱旋句蓋自。憐蟻蝨。下才謬廁同盟之末。旣不能如終軍之請纓。復不能如卜式之輸財。內疚神明。外慚良友。幸而日月重光。冠裳再造。專車之骨。獲免於塗。山羊裘之足。得加於文。叔甯非大幸。詎料平陵一蹶。蒿里再歌。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君子猿鶴。旣反袂於黃花。賢者龍蛇。忍招魂於朱鳥。天寶爲之謂之何哉。然而人心未死。來者難誣。沈書習井。終開大明之天。扶目胥門。會見勾吳之沼。西臺臯羽。尙有餘哀。南國夷吾。詎無佳傳。爰以祈死之范文。勉爲執簡之南史。君眞諸葛大名。垂宇宙之間。我愧尼山絕筆。繼春秋而後。(柳亞子稿)

趙聲軼事一

趙聲，江蘇丹徒縣人。初字韻譜。少年聰穎。十一歲，便能振筆成文。所讀四子五經諸書，三數遍，便能默誦。通過鄉塾中，早有神童之譽。所從諸師，無一不奇其才之敏慧。年十三，進爲庠士。越四五年，又舉爲拔貢。爲人沉默寡言，素具大志。性篤純樸，鬱怒不溢。諸言表，所著八股，有八銘諸名家爲胎色。筆力沉雄，措詞古雅。其聲調如鴻鵠落琴心。會江建霞督學其邦，誦其文而異之，致選爲拔貢。以禮延座，大爲賞識。遂割所蓄珍品以餽贈。其餘詩詞歌賦，多仿古作，不以時派之班香宋黷爲美色。友人前從吳來粵，曾誦其是歲進庠經古賦作，題爲鸚鵡洲吊彌衡。惜未目其全豹，而尙耳其全音。至今憶之，猶覺一種咽泣蒼涼之古調。寫其當日憑吊之悲聲，真是淚洒胥門，汨羅江水。聲聲激楚，尙宛刺吾耳鼓也。其生平最喜賦詩，後吟之，多是感激時事。曾記其少年賦專諸刺王僚五言古絕一首云。

暮色冷江楓。

橫秋劍氣虹。

灰魚樽俎上。

鐵血洒吳宮。

讀之其筆力遒勁如沉鴻矯矯不絕餘音。詩性如此而可知其爲人矣。後甲午中東戰敗。北洋艦隊覆沒不起。兵連禍結之際。化干戈爲玉帛。憤聞之。悲憤不勝。一室撫膺。閉門飲泣。方悟制藝所誤。遂把十年前窗中嘔心瀝血之筆。墨毅然束置高閣。父兄師長見其淡於功名異而問之。趙答曰。制藝小道。困煞心思。不足以立國朝廷。不久必當廢。以今日藩籬盡撤之中國。讀書者非從聲光電化。理學機器。制造工藝。練兵興學。出洋游歷。考察政治。以歸溥國人不能復富強也。迨戊戌政變。庚子聯軍入京。兩宮蒙塵。駕返後。竟中肯微言。諸父兄師長方服其見。趙則已赴東瀛。肄業於早稻田大學法科矣。三年學成歸國。著書甚夥。卷卷帙帙。皆新學之譚。洋洋數十萬言。不須思索。搦筆疾書。鋒極犀利。振振有聲。如蠶吐桑葉。考其所著。類多實業專科叢書。今刊流吳越各坊間。如龍門。

之價。一時士林。有紙貴洛陽之重也。其留東時。暑假至東京游歷。信步於青草淺町之間。見有古屋三楹。前臨綠水。後枕青山。紙窗蕉影。風景清絕。屋後有菜圃。地拓三弓。青青掩映。趙晉謁與主人周旋。方知主者是板倉重矩。世爲幕府。今隱居於此。及仰額讀其堂上所懸之扁曰。咬菜軒。署款乃野間三竹所書也。書爲隸法。釘頭鼠尾。筆力蒼古。言次重矩問趙曰。今君負笈千里。跋涉風濤。留學數年。然後返國。可預爲君異日賀也。惟鄙人久厭仕途。淡然利祿。舉世代幕府。流至鄙人之手。一旦而厭棄之。故不便與君暢談。當世事。今因大雅枉臨。敢乞代書二語。君肯爲我署名乎。趙曰。鄙人書法。奈非精筆。如不嫌魯拙。請不妨研墨濡筆。賜教重矩。頷之。須臾備晉。重矩先自出稿二語。乃先人自爲寫志者云。前身蘇武歸來日。一瞬居諸十九年。趙讀之。即爲代書。下署自款。筆力健勁。爲重矩所贊賞。惟所書二語。則茫不知其何所旨。重矩乃從容而解曰。鄙人七

世祖名大寺公信。曾仕光明帝爲大夫。因諫帝夜宴嗜酒。忤帝怒。帝欲擊劍斬之。幸當時諸卿間免。公信遂罷官。徙居朝鮮。一意韜晦者十九年。今乞君書而附梓。懸諸座右。以爲先大夫自題寫志之紀念也。趙領解不禁太息諮嗟。相與談話一番而別。此事由搜羅趙君當日留學所記之殘稿。特編附記爲軼事。及畢業返國時。直隸總督袁世凱宮保。開辦天津北洋陸軍學堂。參倣外國陸軍制度。聘日人竹松井三郎爲教操長。趙留日時。曾與竹松井三郎相善。及聞其就聘至。趙往晉謁。寒暄後。竹松井三郎問曰。君畢業返貴國後。正當興學時。機會。否。就聘。趙曰。延聘者。雖踵門而至。我皆善辭焉。問曰。何也。趙曰。吾志非鴻鵠。乃鵬鷖矣。所恨志力不足。吾之志力不足者。非真志力不足也。乃自己學力不足。故爾。苟學力足。則挾有專門科學。嫻精利器。何患無位哉。以我前留學貴國。畢業於普通。不足以適。遂吾願。今何幸。君駕就聘。欲再專科陸軍兵學。北面修。

弟子禮。今來爲此君肯爲我訓乎。竹松井三郎曰。善。趙曰。蒙君循循善誘。當勵志勤修。以遂吾志。於是就肄業於北洋陸軍學堂。未幾同學漸噪其名。前所著各實業科學書。暢銷日廣。從此趙聲之名大震。津中名士及賢士大夫。多往訪之。凡與論國事者。聽其言論侃侃。頓開茅塞。如鐵之錚錚然。座中諸客。驚爲鷄羣之鶴。其一種議論風生。淋漓痛快。令人感激流涕。無不目其爲識時之俊傑也。其家僅中資。有謂其爲世家子。有謂其父爲商界中人。悉未調查其家世。中有同學范毅生者。與其知愛最深。范乃河間府人。亦邑中名士。少年進庠。家貧苦學。當日開辦陸軍學堂。肄業者衣食被具。皆堂中備給。無須費用。袁宮保以做外洋優待學生之例而例之。故范得應選入堂肄業。而家貧無以餘用。趙知之。常解囊津助。每逢休息日。偕范外出。到酒樓。必姿情大嚼。醉後携手於長林豐草間。呼吸空氣。興盡而返。范每受其口腹之惠。屢言沒齒難忘。趙一笑置之。

後訂爲昆仲。越明年春，開學未幾，范染病返河間，不意一病不起。趙聞耗，急趨河間，抵范家，揮淚奠輟，而又憐其家貧，出資營葬，復憐其母老，妻寒，子幼，女穉，一種家庭淒楚之悲，酸入胸臆，不堪寓目，欲恤之，而身中苦無餘資，迨返堂後，頓出一法，晝夜代擬募恤，置音書向同學中之資富者，陳言慷慨，勸令樂助，遂捐集恤金至二百餘員，最厚助者爲教，操長竹松井三郎，首助百金。趙又自助數十金，傾囊倒篋，尙不敷此數，繼而尋典，春衣以備助款。翌日，親携此款趨河間，抵范家，出以恤其老母寡妻，其母妻二人拜而受之，請趙留姓名籍貫爲異日啣環圖報。趙曰：「施恩莫望報，莫施恩斯古語也。」吾與令耶范公同學，先爲莫逆，後結昆仲，吾素知其家貧，凡有所需，吾不時少助之，吾目令耶之才，爲驍驍爲良驥，欲異日同展大志，今不幸昊天不吊，降此鞠凶，折我手足，實爲我腸斷之悲也。今具此區區恤款，略盡通財之義，何須掛齒。其中首助百金者是

本堂教操長。日人竹松井三郎。吾昔留學東瀛。與相最善。故爲我樂助。其次均同學集腋成裘。斯非我趙某一人之金也。願老人家善爲蓄養。愛寡媳。教孫兒。無須着着圖報。當時范之老母寡妻。卽上前答謝磕頭。趙則手足失措。推却不能。言罷拜辭而去。自此河間范氏宗族皆感其義。又耳其名焉。無何駒光荏苒。日月如梭。已屆畢業。數年之成績。列爲一等第四之積分。教操長竹松井三郎告辭返國。趙與二三同學。設祖餞於堂中。及竹松井三郎晉謁袁宮保辭行。瀕行之際。力薦趙爲陸軍小學教員。袁諾之。耳趙素有才。遂聘之。會朝廷初建立憲之議。派端方、戴鴻慈、李盛鐸、澤公尙其亨、五大臣出洋游歷。考察政治。東車站忽轟然一聲。吳樾先自炸斃。五大臣雖負傷。終亦無恙。趙聞之。吞聲飲痛。恨吳樾作事之不愼。遂對密友而言曰。吳樾以鐵血主義。犧牲性命爲榮。今吾與君結爲心腹友。君愛我。而斷不忍洩者。無妨言之。此舉實吾主使也。奈何。吳有

排滿敢死之眞肝胆。而無識天時之才。致先自戕焉。昔武侯借箭。魯肅驚其爲神。遂謂肅曰。爲將不知天時。不識地利。不審陰陽。陣勢烏可以用兵哉。今樹實不知天時之人。也不審天炎酷暑。以炸藥久懷身畔。安可不防其炎氣相觸。猝然爆裂乎。充作政界。單袍束帶。混身於五大臣所坐之車中。欲同歸一盡。用意是吾所擊。其炸藥急於先懷。是未能審察天時氣候矣。吾甚爲惋惜焉。其友連聲諾諾。又曰。吾當爲君祕也。至粵省抵制美貨風潮。澎湃廿二行省。直督袁項城。因顧全睦誼起見。禁壓津民抵制。強與美人交易。大公報著論駁之。觸怒袁君。卽令停版。一夕督署內。突然來一刺客。擬謀刺袁君。旋被執。袁欲殺之。趙適以陸軍學堂事。晉署請示辦法。遂乘機進諫曰。大公報言論自由。津民買賣自由。大帥不宜施此壓力。挫折民氣。爲輿論所痛擊也。苟壓力所加。風潮愈烈。大帥何取焉。袁因重其才。故從其諫。不再加厲。該報亦照常出版。其刺客以行

刺未成。只責百板釋之。可見其言論於一斑矣。時山東巡撫周馥。乃袁項城所奏保。袁由魯撫而擢陞直隸總督。去位故舉周以代。不三年。兩江總督魏光燾適開缺。袁又奏保周調署。趙聲在北洋陸軍小學當教習。大爲袁所賞識。逾年。周以江南標統數易其人。而不克當。乃致書與袁求代。物色嫻熟軍政而薦任之。袁以趙才卓異。兵法精通。教練得宜。卽召趙至。論薦隸於周督部下。斯時趙正日夜凜思。厠身軍界。爲籠絡軍人計。異日得以相從從事。遂拜謝而往。及至。周則展誦袁函。內言極稱道趙某兵政之卓識。特向趙詢問軍政三數語。趙則對答如流。卽命其充標統之任。自此器重之。公餘之暇。每對僚屬皆稱道趙之才贊美不絕於口。政界中一時甚耳趙聲名者。充任月餘。一日適休息。趙則率部下衆兵士。縱游於山水之間。游覽已倦。相與兵士同憩林下。趙則瞥見林前一古墓。秋草蕭蕭。殘碑屹屹。墓領數重。頽廢不堪。心知爲古墓。急起趨視。前不

數步見墓場展拓。尙可細辯。近視其殘碑。模糊僅辨。摩擦其字。見是明末某某殉皇之墓。猝邀兵士。盡往前觀。衆從之。趙則向衆軍人問曰。此何墓也。爾們知否。各軍多愕然。不知其意。內有三五軍人。頗明教育。頃間悟趙所問之意。略能道出一二。惟未能詳言之。趙卽起立。大放厥詞。演說明末清初之歷史。及明季稗史等事。慷慨淋漓。軍人聽之。無不墮淚。後事洩於周督。有欲利趙之職任。擬先推覆。而後謀運動。擄奪者。則向周督聳以諛詞。張大其罪。而周一以碍於哀之情面不雅。二以查無實據。故不允撤其差。又恐養癰遺患。後悔莫及。諸幕友從容進計曰。何不調離其標統之任。擢爲參謀處之參議乎。從此削其兵柄。得以銷弭隱患。而又陞其官階。對於袁宮保一方面。更爲雅好。周大悟。從其議。明日轅示趙陞參議。飭交卸標統任。趙聞之。鬱而不樂。方悟前日演說之事。洩偵查之果然。新軍時向趙賀。趙領答之。面雖喜。而心滋不懌。間有卓識軍士。執悟

趙之卸標統者。乃前演說之因也。後趙聲在粵逃去。致懸偵緝賞格五萬元。江南政界力搜趙。前接吳樾之書。中有二句云。某爲其易（殆指暗殺也）君爲其難（指大舉革命也）後聲在津。贈詩數首與樾。樾覆書謂每一誦之。則心爲之一酸。淚爲之一出。豈某之傷懷時事。而出於兒女之情乎。抑詩意之感人深乎。茲錄其贈吳樾原詩云。

淮南自古多英傑。

相見塵襟一瀟洒。

雙擎白眼看天下。

杯酒發揮豪氣露。

一腔熱血千行淚。

大好頭顱同一擲。

山水而今尙有靈。

晚風吹雨太行青。

偶遇知音一放歌。

笑聲如帶哭聲多。

慷慨淋漓爲我言。

太空追攫國民魂。

臨時握手莫咨嗟。

小別千年一刹那。

再見却知何處是。

茫茫血海怒翻花。

今讀其詩。觀其事。而可想見其爲人矣。及充參議。被陰削兵柄。不數月。對於參議事。要其取決者。則人云亦云。爾愁而不樂。欲卽請辭。乃無位置。又擬請銷差賦。閑而待機會。奈苦無餘蓄。以資日給。凡參謀公事。不甚緊急者。則攬至久積。或含糊塞責。日夕惟有外出。重交游。訪同志已也。陳更新久耳其名。適邂逅於某西酒店。得與周旋。陳見而愛慕。復邀至家。款以優禮。叩趙進行革命問題。趙初恐其詐而賺已。不欲直言。陳見其如此。轉移座近。自白心腹。誓以毒語。趙見其誠。始以實告。陳知其爲前在古墓前演說事。致名爲陞官。實則暗解其兵柄。故知其鬱於參議一席之不樂。又知其揮金如土。結歡軍士。故餘蓄無幾。進退維谷。遂直言而中其心蘊。趙始驚焉。陳強其辭職。邀與同處。凡一切衣食。與義

同之。以共待時機也。惟趙不敢造次。後偵窺半月。始悉其誠。故特借誤公事。自請罪咎銷差。遷於陳所。同食同處。陳家頗豐。豪情甚俠。趙樂居焉。後三月廿九。陳斃於督署。當趙去職之先一日。在標統部下。暗與素相愛諸軍士。道盡去志。苦衷。軍士多有依依不捨之態。及話別數語。軍士則紅暈兩目。趙淚爲之一下。于此可見其當日與軍人之感情也。以趙之才。抱負不凡。苟使得爲國家用。大可收干城之功。爲治亂之能臣也。其任標統之心如此。官場恆防其醉翁之志。而不在酒者。誠然。自請撤差後。日與陳同遊。組織黨人。若遇富者。則勸其助資。貧者。則惠以小費。務使結人歡心而後已。陳乃閩省侯官人。隨父宦游江南。後和趙結識。一宗姓。字少若。年僅廿歲。廿九事敗被捕。日報所載其被捕堂訊時。指官長而言曰。爾爲此舉。爲壯士辱乎。前趙與某相處數月。後少若往外洋留學。屢與趙通信。談諧中。少若則稱趙爲趙子龍。一身都是膽。趙答少若。則稱其

爲粵東明末之陳子壯。以書可讀不可試。田可耕不可置。答贈之。而少若辛亥三月廿九在廣州起事。爲粵吏所殺。竟兆讖陳子壯前遭慘戮之影子矣。趙在江南。得與粵東河南李慶春之孫交通。蓋由香港黨中人介紹。廿九後李被捕。李水提審訊其姓名。答曰李生。又問曰汝另有何名。則曰不是李生。便是李死。須臾笑指水提問曰。汝識我否。水提問汝是何人。曰我河南李慶春之孫也。向留學西貢。去年新軍事起。在宜安里放火者我也。水提又曰。汝輩年少。何故爲此。另有一少年曰。尙有某貴公子。昨日在督署已拚命矣。我輩何足惜哉。所謂某公子者。乃福建已故前雲南巡撫狀元林鴻年之孫。名時爽。焚攻督署時。手執單車響筒。僅鳴七聲。卽中槍倒斃也。以趙曩日之千里神交。能通黨派。可想其才爲何如矣。

趙聲軼事二

粵督岑春煊初調雲貴而不赴任。繼調四川又不赴任。以疾奏辭。後晉京陛見。得任郵傳部尙書者月餘。初岑拜命川督。朝廷調周署兩廣。以繼岑位。不半載而岑又復粵。出京至滬。竟不果來。周卽開缺回籍。蓋周初主粵繼岑位時。以粵東新軍標統乏人。物色在粵諸將弁。無一克當者。竟復召趙來。以其才堪大用。畀以重權。再命任新軍標統。趙至。周面諭曰。新軍軍令宜剛柔並濟。賞罰嚴明。軍人無不樂於聽命。汝宜專心視事。切勿生異心。克盡厥職。方不負本部堂重托。倘有萌異志。實自取罪咎。不特汝身敗名喪。本部堂亦有處分。大則革職。查辦。小則交部議處。尙何有面目歸見江東諸父老耶。趙連聲諾諾而退。於是赴任攝篆。在東門外燕塘新軍諸營訓練兵士。義待甚厚。各標中有聞其昔任江南標統。揮金如土。以待兵士。月中所受之薪俸數百。軍士有病。營中須有軍醫調施藥石。惟病者所食戒口饑。皆須自辦。趙憐其苦。無資購。則解囊相助。各標

中軍兵數千。染病者不絕。趙君雖每月受俸金數百。半多分助病兵之戒口物。餘又好結識義俠。揮霍不吝。每當休息日。與軍中排長隊官。輒到酒樓大嚼。不醉無歸。故恆未見其有餘積也。及任粵新軍營中。周給薪俸。每月至九百餘金。可謂優待之極。趙之揮霍如是。軍中兵士。或接到家書。內因親喪大故。苦無川資返鄉者。每求之。則必有應。少則數十。多則百員。皆弗計也。以故恆年累月。被樸牀具。自安粗樸。冷天則衣以粗棉襖。出入所穿者。則一襲藍布之縫破長衣。暑天則短褐。行游亦一襲舊機白長衫而已。更有一種義俠。爲能人所不能。倘遇兵士借貸一時。乏應。則命檢其舊棉胎子。夾一趙聲名片於內。令其拈往東門外某典庫。當之該典庫。多則典銀五兩。小則典銀二三員。恆以此例。蓋深信趙之義俠。故價值有如此之重也。三日後。趙必自贖之。所以營中各兵士。上至排長隊官。下至伙夫侍僕。皆口碑載道。倚重如山。無不感其自甘儉樸。視財如

水以待軍人。個中少有知趙之別具苦心。爲結歡軍士之計也。凡稟見上峯。趙則嘗因袍頂靴子不便。皆往四牌樓諸衣店。暫稅而穿之。穿後卽還諸該店。清結稅金。粵藩胡湘林方伯耳。趙名欲見其人。故召之。面試其才。以覘品學。時值暑夏。趙命侍者持金往賃單紗袍帽靴。頂隊官見其常常若是。月受重俸。非無力購置。勸其自備以應不時之需。趙不聽。仍賃穿。而晉謁胡藩。胡一覩其面。愕然問曰。汝新軍標統之趙聲乎。趙曰是。胡見而心慄。又曰。汝姑坐此。吾畢公事而後與汝談話。遂抽身入上房。久而不出。趙無奈不辭而行。歸營後。滿腹狐疑。明日尋胡之心腹侍者問之。方知胡因見己之滿面凶煞氣。故發心慄。無他故也。無何丁未之春。廉州亂起。黃興等附從。周督命趙統兵往廉迎敵。那旦失趙。竟復之。那彭破。趙攻復之。破米仔村。趙又克復之。略白鶴洞。趙戰勝之。據鳳凰。趙奪回之。以及解救欽州靈山之圍。皆趙功焉。其時欽廉道某。以趙功居最。

多。心實不懌。轉而生妒。冒功。所謂每遇困圍。能救主。轉嫌安夏。鎖銘碑。某道此中之謂也。後某道爲提鎮。司道所排擠。趙已憤然而去。初欽廉之役。由土人抗捐而起。繼而革黨黃興等附從。意欲乘機發洩。黃以民之憔悴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不革命尙待何時之語。以激刺土人。故不數日。而那且那彭。及鳳凰墟白鶴洞等相繼失陷。燬署戕官。聲勢洶洶。大吏命趙往。趙至。雅不欲傷害黨人。只趨前而撫慰曰。事未可爲。土人之氣。雖起如奔濤。繼而平餒。不足倚也。今爲亦無益。不但無益。而且必不成功。不如不爲之愈也。免事敗而同胞遭於殘戮。黨人因感其言而散。土人見失所依恃。亦闕然而散。分竄各道而去。故其克復解散之功。不甚費兵力也。當時省中大吏疑之。謂趙之舉動。大有與革黨相通。趙聞之。恐曠臆莫及。故急竄海外之越南。粵吏懸金五萬員購緝之。至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起事後。張堅帥仍懸紅緝趙。照會越南總督。驅逐出境。并會各

省督撫協拿。及水陸提督分飭防營偵緝。嗚呼。不料事僅半月。染肺癰症而死。曾記其在廉平亂事。設宴於南門外之海角亭。招待諸將痛飲。酒至半酣。卽席口賦七絕二首。其豪邁悲歌之慨。風流儒雅之儀。足以令人生感者。惜乎生無大造於社會。死當齋恨於泉台也。茲將其詩錄下。其詞云。

其一

決戰由來堪習胆。
寶刀持向燈前看。

殺人未必便開懷。
無限淒涼感慨來。

其二

臨風吹角九天聞。
八百健兒多踴躍。

萬里旄旗拂海雲。
自慚不是岳家軍。

其一首句。無怪前在江南賦閑時。陳少若由外洋致書。以趙子龍一身都是胆。

贊之。味其第二句。而可見其在廉婉言撫慰。不傷同黨之心也。餘句更可想見其情。古人所謂誦人之時。而知其人之心性。趙生平喜賦詩。每事必題留爲紀念。讀此而可知其志之爲何如矣。

湖南倪映典。當趙在粵東新軍標統任時。前詣求差。趙覲倪良久。心知爲同志也。乃徐徐謂倪曰。爾性燥浮。日後必爲吾累。故却之。倪再三求請。趙終不許。後倪夤緣到督練公所。運動得爲排長。時趙不在位矣。值宣統二年春首。兵警交關之事發。倪雖銷去排長差已久。陰行回營鼓動軍人。誘騙於衆兵曰。趙標統昔待汝等甚厚。其不過欲爾等共圖大業。以恢復我漢人山河而已。吾昨接其函云。今日午後四點鐘。趙前標統由江門帶有彈子數萬顆。來助戰。幸無自潰。而趙實未有函至也。叛兵與李水提軍對壘時。語出悖逆。又云同黨明日有兩號戰艦到助。汝識時機者。速舉轉槍頭來降云云。噫。趙君一時之名。爲人所借。

重者如此。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趙聲與林文

林文。字廣塵。號時爽。年二十七。福建閩縣人。已故前雲南巡撫狀元鴻年之孫。父閩中名士。已卒。生平以武侯淵明自况。嘗製一水晶圖。進爲諸葛孔明爲人揮金如土。富計謀。人呼之曰林大將軍。能詩書法。亦佳。人以其雙目顧盼。不凡而字跡遒勁。故爲之語曰。林將軍獅子眼。扁担字。因自戲號獅子眼。兒幼失恃。有姊。沈保楨之媳也。鞠育之。甚得其道。萬里寄書。惟勤以勵志。勉學。相囑不涉瑣屑。妹亦賢。前數年。文過滬。妹聞其已入黨。不能回國。手足相見。不發一言。但痛哭不已。或問文。何久不娶。文正色曰。瓜分之禍。且夕立至。尊嚴祖國。行見坵墟。親愛同胞。將爲奴隸。豈志士受室之時耶。文年廿一。姊以金渡東留學。初入成城學校。後進日本大學法科。悉專心攻國際公法。及國學。甚精。私法則

不屑學。曰此刀筆之事。非吾輩所當急也。治陽明學禪學。尤有所得。三月廿九肇事。各報所載。一面目瘦削者。吹號當先。僅七聲中。彈而亡。蓋卽文也。文生平作詩甚多。然輒自毀其稿。與友唱和者。間有載於海外各報。今錄五言絕六首詩云。

其一

落葉聞歸鴈。

江聲起暮鴉。

秋風千萬戶。

不見漢人家。

其二

僕本傷心者。

登臨夕照斜。

何堪更回首。

墜作自由花。

其三

故國河山遠。

秋風鼓角殘。

登臨悲歲促。

涕淚向人難。

其四

路盡天應近。

江空月自寒。

不辭隨落葉。

分散去漫漫。

其五

口口口口口。

干戈久未安。

豺狼充道路。

刀俎盡衣冠。

其六

大地秦關險。

秋風易水寒。

雪花歌一曲。

聽罷淚漫漫。

又有七律二首其一

秦始皇河百二重。

而今無地覓堯封。

鄭洪舉義斜陽冷。

葛岳奇才碧水空。

水事何曾哀樂盡。

野花依舊寂寥紅。

魚龍殘夜誰能嘯。

祇此傷心萬古同。

其二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杜李文章嗟莫及。

蘭。廉。肝。胆。喜。相。磨。

西。方。有。夢。歸。猶。急。

北。斗。無。聲。淚。一。更。

太。息。江。東。豪。傑。盜。

糟。糠。無。復。鑄。夷。齊。

讀其五言絕句有唐人古風。七律之與趙聲七絕句。趙之句中帶激昂溢露。林則借景寫情。句味純婉。如非舊學深純者。安能得此詩乎。

趙聲軼事三

辛亥年二月。趙在港已分布省中黨人一切地位。匪伊朝夕。慘淡經營。不遺餘力。時粵中之購辦頭髮者。實繁有徒。其髮俱由外省運來。多分售與人梳刷。有條不紊。然後復向梳者高價收回。而賣與西人。或云用以作大纜。或云一髮化為數髮。以織造戰甲。諸說紛紛。莫衷一是。趙乘此勢。由外洋所購之軍伙。裝作頭髮運入。或在城裏。或在河南。先起出內藏之軍伙。然後發售亂髮。或黨中人偽作髮業。為密地私藏軍火計。又在大石街。蓮塘街。小東營。天官里。仙湖街等

處稅。作公館爲住眷。其機關部則在蓮塘街。廿六號門牌吳公館。其會議所則在小東營沈公館。城內之軍火。輾轉內地。則或假延道尼建醮。得借其道壇各箱私餞。暗裏分運。其計豈可謂不巧耶。及事敗後。小北仁安街。十二號門牌。粵成公司頭髮店。逃去一件。該管分駐所巡長黎安。搜查其鋪內所遺。只有零星什物。復在床上被架內。搜出該黨同盟會票紙百餘張。印刷甚精。卽呈警署。其會票云。

中國同盟會會員。(姓名籍貫)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滿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矢忠矢信。如敢渝此。任衆處罰。介紹人某某。主名人某某。

天運 月 日

又聞該黨在街上會哨之暗號。甲口呼天字。乙口則呼運字以應。先預在觀音山脚。夜懸扯紅燈爲夜戰號。凡三起三落。爲收隊之令。不料廿八被捕去九人。

知事已洩。廿九七百餘人。會議於小東營沈公館內。當時站街巡士竟無知者。有主宜速進行。有主卽行解散。黨首黃興發言。則謂進行亦不成。不進行亦不成。不若急爲進行。以冀萬一。縱敗之。猶勝束手待捕。於是進行之議遂決。是時下午二句鐘。各人分頭四出購毛巾。以連兩條掛於膊爲號。首行者扮作洋人。乘洋肩輿入督署。隨後紛紛撲攻而焚燬焉。先於廿六日。有女黨人由省下港。謂黨中人某。實爲政界作偵探。以故省垣戒嚴已甚。趙知事不諧。緩不上省。後接黨人電云。(勢迫萬不能生。只作急兔反噬計。免袖手待死。)趙廿九晚上省。三十早到。知事敗。卽由原船返港。胡漢民亦同上。因見城門已閉。同趙返港。其弟衍鸞。字毅生。廿九事起後。卽夕逃出城外。明早往佛山。運動順德樂從一帶。趙因此事不成。憤恨成疾。不思飲食。胡某見其如此。卽以血縻與食。食後腹痛。卽延日本醫生醫治。據言肺炎。飲以藥不愈。轉延英醫。謂其症爲腸癰。欲速效。

者。非施以刀割不能愈也。趙以速行在卽。不允割。延至中旬。只留胡漢民等四人與之調理。炎症益劇。幾至發狂。十八黨友將趙送往雅利氏醫院割治。因遷延日久。體氣過弱。割後不能救。嗚呼一命。猝然作古。時年卅九歲。

戊戌變政時之趙聲

溯自甲午戰後。香港孫汝楊衛雲始創革命。後因紅帶之案。洩於廣州城外省港輪船碼頭。斯時不過三數人之提倡。百十人之附和。風氣閉塞。黨勢難展。繼有戊戌變政。康有爲倡保皇會於京師。首上公車上書。（爲割台灣賠款二百兆贖還遼東。）當時十八省舉子因會試。羣萃京中。附驥簽名者千百。其書洋洋數萬言。皆痛陳天下時事大勢。讀者上自樞垣大老六部公卿。下而各省士夫。無不推許。康有爲爲識時之俊傑也。康得志。援薦黨人。鄂督張之洞。又保薦梁啓超。楊銳。湖南巡撫陳寶箴。又保薦在籍紳士譚嗣同等。爲軍機參預新政。

一時保皇之名義。如風起水湧。洶洶澎湃。名人賢士。多附從焉。不料康謀不軌。鬪事洩發。康梁遁逃海外。譚嗣同。楊銳。楊深秀。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六士喋血於菜市口。當時輿論。尙重康梁。多痛擊朝中諸大老之舊腦根。爲互相水火焉。當保皇黨之盛行也。趙聲。甚愛慕康梁。才志對於一切改革新政。諸舉極贊成。日與舊同窗友程佩芬。朱子驥。沈國賢。以及識時諸士。鄒景陶。孝廉。萬瀚。蔚等。結爲詩社。杯酒相從。日談國事。每言至激昂之語。必擊節悲痛。吁嗟太息。慨大局之沉淪。恨狂瀾而莫挽。以今日之時世。非推翻舊局。改良新政。製造新國民。不足以富強天下。以拒外侮也。首爲國計。而推及教育。以養成尙武之風。方能立國。國計者。萃天下之菁華。而核其來去者也。今日政府。只知有去路。之不敷。而不審來源之短絀也。病根短絀。只仰屋咨嗟。有十八省之鑛產。而不思濬各處口岸。而不闢開四百餘州鐵路。而不興築。是不知理財。良可慨也。有理財之。

方。而。後。得。資。教。育。教。育。者。爲。國。家。作。育。人。材。之。計。者。也。異。日。用。才。得。以。備。採。有。才。儲。焉。而。尙。武。之。風。從。茲。而。養。今。之。天。下。一。如。春。秋。之。天。下。也。以。戰。論。無。學。不。足。以。敵。人。所。以。有。學。之。國。勝。無。學。之。國。敗。多。學。之。國。強。寡。學。之。國。弱。理。所。必。然。矣。子。輿。氏。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以。拿。破。崙。之。才。德。感。格。國。人。而。法。國。民。族。之。精。神。丕。振。英。國。大。將。惠。靈。吞。之。戰。功。一。立。而。國。學。趨。夫。尙。武。可。知。教。育。者。爲。關。係。夫。強。弱。故。教。育。決。不。可。少。焉。嗟。夫。中。國。今。日。幾。成。爲。無。教。育。之。國。者。也。無。教。育。故。無。尙。武。沉。沉。弱。弱。積。重。於。茲。矣。忽。者。康。梁。爲。振。聵。發。聲。改。革。新。政。開。四。千。餘。年。之。新。眼。界。趙。於。是。愛。慕。其。保。皇。未。幾。康。梁。遁。逃。忽。而。復。舊。趙。忽。而。不。樂。憤。懣。填。胸。咨。嗟。撫。嘆。無。限。感。懷。日。夕。相。與。鄒。景。陶。萬。瀚。蔚。等。吟。詩。廿。餘。首。皆。感。慨。時。局。今。搜。得。其。原。稿。十。數。首。是。秋。感。而。作。署。名。痛。哭。生。者。盡。趙。也。今。讀。此。詩。與。近。吟。之。聲。調。略。異。此。人。生。以。時。勢。而。轉。移。也。詩。云。

其一

浮雲西北望。長安門封重。
撤舊裁官。孤負至尊憂社稷。

轉綠回黃眼倦看。早知秦相能相壓。
千秋疑案說紅丸。

堂額竟除新學字。何有商君苦用鑽。

其二

悲秋有客臥江城。飢民易起黑山兵。
時雖年荒正無那。

難遣蒼茫百感情。石人敢信因謠出。
况堪江上鼓鼙聲。

河決未消黃水勢。金狄眞愁應識生。

其三

不獨江南賦可哀。改制公羊是黨魁。

傷心聊復此登臺。從此詩才兼史作。

徜徉百虎存生命。漫天秋色送愁來。

驚聞午夜鷓聲。

未久天津血戰開。

其四

萬山秋色赴重陽。

莽莽乾坤意黯傷。

敢說巨君媚艾母。

未容孝孺問成王。

東周紀月秋多蠹。

四極占星夜動狼。

笑指黃花亦時勢。

金英開遍島臣章。

又搜錄其五律詩遺稿于左

(戊戌變政後作)

未罷鴻都學。

先停有道科。

金銀潛氣轉。

文武異才多。

解盡營中旨。

休虞倒太柯。

濁流何混混。

極目望黃河。

濱海無安土。

潢池更弄兵。

鯨波春溢岸。

孤火夜連城。

已識通商局。

翻增保教名。

痴符吾羨爾。

高會集羣英。

天下誰健者。

出門橫佩刀。

常人歎龍種。

神器等鴻毛。

木落諸陵哭。

花矯大帥豪。

荊州劉表在。

八俊自名高。

九葉華夷主。

周大兩歲星。

艱難爲社稷。

臥病自宮廷。

下詔醫方出。

朝正典禮停。

須防中外口。

一疏護流星。

遺種傳烏洛。

飛車過紫蒙。

神龍秋失水。

胡馬夜嘶風。

外援憐桑相。

中朝憶魏公。

浮雲連北極。

時論太洶洶。

空益朱車衛。

難回鐵路權。

蠻雲遮楚粵。

漢月冷幽燕。

願請修宮價。

先添橫海船。

已無夷夏界。

何處說防邊。

莫向帝鄉問。

南陽多近親。

未能成革政。

相厄有尸臣。

廟算歸權戚。

官符付塚人。

空教天下士。

痛哭念維新。

此詩得自昔日南洋新嘉坡天南日報所錄也。後清議旬報亦有載之。其原詩非只此。昔見之。有秋感前後共二十首之多。今搜查只得此數。照錄之。可見其

豪邁悲感之慨也。

是年秋八月。因康梁逋逃。孝欽皇太后（慈禧）訓政詔下。忽傳德宗景皇帝（光緒）御疾。下詔徵醫。各省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康時之黨禍。語多駭聽。趙則漆室憂思。閉門飲恨。與舊窗友程佩芬朱子驥談論古今中外黨人歷史。牽連誅戮者恆有也。以法國七月三月革命。誅戮者百餘人。古之阮大鍼罪復社諸賢。明魏忠賢之罪東林諸賢。元氣斲喪。前日本府幕之末葉。亦如此。今日康梁株禍。六士喋血。蓋非只株連六士。其中當軸諸公。或革職。或幽禁者。則有翰林侍讀之徐致靖。湖南學政之徐仁鑄。巡撫陳寶箴。其子吏部主事陳三立。倉場總督李端芬。戶部侍郎張蔭桓。兩湖總督張之洞。廣東學政張百熙。湖北巡撫譚繼詢。詹事府少詹王錫蕃。舊湖南按察新擢三品卿銜黃遵憲。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主事王照。前湖南學政江標。勳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

鼎。山東御史宋伯魯。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洪仲汝。庶吉士熊希齡。侍講志鈞。工部筆帖式志錡。知府馮汝駿。出使美國欽差大臣容闈。口口飛鷹軍艦艦長。因追捕康梁不及。中途乏煤。疑其義釋。亦下獄。譴罷。則嗚咽不勝。各省士林。前於康有爲得志時代。自非康黨而冒爲康黨者。今噤若寒蟬。一時避康之名。如避虎矣。獨趙侃侃而論曰。罪者自罪。言者自言。同康罪者自同罪。不同康罪者。應不同罪。磊磊落落。吾趙某何常。應言康者而不言哉。程佩芬。朱子驥。亦深韙其言。後以康梁逃流外洋。其行爲頗爲中外各報所訾論。趙則洞燭之。甚悔當時誤信兩人也。

趙聲遺著一

讀孟子豪傑之士說（照錄其留東學課原稿）

天下之人宜明知凡民與豪傑之分。豪傑者萬事自草創。不敢踐人轍跡也。滕文公上篇第四章稱陳良曰。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蓋陳良者楚產也。楚在南方。

與蠻夷交而陳良獨能超出習俗之表北學中國中國學者不能先之西漢人云山東豪傑並興亡秦當天下滔滔畏秦威風得陳涉項籍劉李者決然自斷爲起大事是豈可不謂豪傑哉日本神后征三韓北條時宗殲蒙古兵豐太合伐朝鮮可謂豪傑也西歐墨瓦蘭自西洋航東洋閣龍探出亞美利加拿破崙混一歐羅巴亦可謂豪傑也近世徂徠先生（姓秋生雙松一姓物部江戶儒者也）稱仁齋（姓伊藤名長胤亦江戶儒者也江戶即今東京也）曰豪傑皆是在舉世宋學盛時看破宋學獨唱古學斯爲豪傑故疑宋學苦書辨之山鹿（姓）素行先生先於仁齋徂徠唱古學痛排斥宋學竟以事被流謫亦可謂豪傑也長州藩屏劍槍合擊法橫地內墜三子也二子亦可謂豪傑矣然二子幸遇時乘文武興隆治教更張之機以爲其可爲所謂順風而呼者也先是有栗栖又助者有古武士風又能以劍槍術導人是可謂豪傑也當今天下士用

頹衰。雖小男子能斷然以古武士風自任。以爲天下先。亦可謂豪傑也。今以一介士爲天下後世程式如彼。且前所歷舉豪傑。亦素非有王侯之位。韓魏之富。可知不能奮勵者不及於凡民也。待孔子七十二弟子。如漢高之蕭曹陳周。豪俠而興者。可爲凡民矣。凡民所爲。猶能如彼。世之有作爲而可傳于後世。皆當奮興矣。

趙聲遺著二孔子爲宇宙一大思想家（錄其在日本早稻田學堂時所著之學報）

我國哲學思想家。古代岐分二派。孔子之學。稱爲鄒魯學。戰國時有老詹者。著道德經。後孔子而別立一派。老亦一代之碩學。其博辯想足與孔子相敵焉。老子之學。後亦分而爲二派。道家楊家刑名家是也。關尹子列子莊子。道家者流之錚錚者也。而莊子學兼儒老。於書無所不讀。復妙于文章。巧于論辯。實我國古今之奇才。故老學至莊而大成焉。然後繼無人。其學與戰國共亡。同歸湮滅。

復無敷衍維持之者。至漢代淮南子。僅堪追蹤。然亦猶耿耿星光。未能明照四海。流而爲普代清談之徒。講哲學者。放意肆志。專以虛無恬淡爲宗。甚至書滿博奕。蕩然無制。又或鍊丹以求不死。則所見益陋。蓋道家至漢而已絕滅焉。楊家者。楊朱倡之。雖名著當世。然亦無繼起。若刑名家。則習之者皆主實務。而非逞思辯之徒。顧其學亦不永傳。墨子亦周代一大思想家。學本出孔子。後獨提倡兼愛尙同之義。然能使我國哲學生一波瀾。亦不爲不快也。如非命非樂。攻難孔子。亦當時一巨子也。然任俠尙氣。捨身救人。復能卓然窮物理。而于經上下篇。發明諸種機器。豈非一代之奇材乎。其弟子亦非不著。然後世無一人能承繼者。雖以鬼谷之妙悟。亦僅傳一代而已。餘皆不能步後塵也。

獨孔子之學則不然。一傳而爲曾子。再傳而爲子思。三傳而爲孟子。以迄荀子。雖秦政焚書以來。其學漸衰。及漢興。其教遂熾。時則有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

等接踵而起。蓋雖未能與前賢方駕。然已足延道脈矣。在唐則佛教風靡一世。老學亦大盛。儒學稍衰。幸有韓愈李翱之徒。毅然以儒學中興爲自任。宋代學者。大率出入於佛教。其意蓋欲採佛教之長。以補儒教之缺。濂洛關閩諸子。固非古人之比。然猶勉排佛而尚儒。孔子之道。愈見充拓而光大。後世得儒道之盛者。未嘗不賴諸子焉。竊思宋儒皆一代碩學。若欲持新見而別開生面。似亦不難。而終不敢爲者。足令人歛孔學勢力之大也。明代以降。學人多本宋儒之意。推尊孔子。故孔子之道。數千年後。愈致其盛。嗚呼。不亦偉哉。

孔子固古今極大之思想家也。然外包之思想。究非內容之思想。視老莊之幽遠深邃。蓋不同也。而其所以爲孔子者。實在此焉。嗚呼。我國上下二千餘年。豈無才識出孔子之右者。而皆不敢自異。且惴惴焉。唯恐獲咎於孔子。何也。非以孔子教化之力最大。畢竟不能抗之乎。

趙聲遺著三宰割中國論（原稿）

嗚呼。龐然碩爾之支那帝國。自甲午一役。其衰弱之實相。腐敗之隱情。儼如魍魎。魅魍。經日中天。天怪醜媚。畢暴露於宇內。而不能自飾。雖五尺之童。樵薪之夫。亦知其終將不可恃也。故歐洲列強。羣逐焉。覬覦於遠東。遂亟日宰割我中國之勢焉。嗟乎。三百年前。亞米利加。旋已開闢矣。二百年後。澳大利亞。旋已經略矣。近十餘年。亞非利加。又復割割殆盡矣。南北冰洋之索。東西印度之拓。日復一日。地連自西而東。此時爲然。驅我入闔。澀然如三月婦。任他人相逐。猶啞忍也。今若英俄法德奧意諸強。同心協力。奮智共謀。宰割我中土。以破碎我腐壞之帝國。以箝遏我黃種之人民。白種人爲永久之殖民地。豈不悲歎。今彼一旦蠕然而動。必貽我他日患也。輒曰。今中國四萬萬蚩蚩無教頑愚之衆。只有憤忌白種之宗教。痛擊教士之相侵。尤爲愚矣。或殘虐教士。或侵燬會堂。

或撓害通商之利權。或背犯訂定之條約。種種誘然自禍。悠然不識外情。不諳時務。頑冥之風習。蔽鋼之性情。雖死而不改。悠悠以迄於今。含詬包荒如昔。適足長士夫之驕泰。草野之頑鋼而已。猶時屠毒自己也。於事何裨哉。今者外人猛力搏擊。以短我勢權。以威其聲望。不少寬貸。豈可如前之厚恕以待我者耶。其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俄之諾烏啞司暨報論中日平壤及鴨綠江之戰之說也。平壤及鴨綠江之戰。我軍敗績。即甲午年也。議論森森。迫人聽者。戰慄我黃種之民。能無悚懼。又同年德國柏林京城。尼由烏愛戶鐵那希利滕亦著論曰。即德相卑戶麥克之機謀。今中國當潰敗之餘。各國競申其封豕長蛇之欲。張其鷹搏虎噬之謀。以加威於中國。我德國者。豈可閉戶自守。默然不出。而又不與列強爭干涉之勢哉。况居今歐洲列強。攘美利。收大慾於中國者。則英為最。我德其次也。如中國一經宰割。而不與聞。而俄而英而法咸欲

均其利益。勢不至卒於互相競爭不止。俄德此時。則雖欲步三國之後塵。啜三國之餘膩。豈可得哉。我大德帝之聲名。不委焉墜地乎。今爲德國計。亟須上下同力。銳意憤心。以與各國干預宰割中國之權。是誠我德當近之急務。行政之要圖也。又曰。爲德國者。必須以地球上之帝國自負。不然。今日雖列爲第一等國。他日將降爲第二等。其若諸強何。今當風雲變遷。龍蛇起伏之時。我德當奮袂而興。乘運進取。以保持現存之形勢。以擴張異代之遠圖。必能如願以相贈也。如其否也。我德豈能袖手旁觀。默聽歐洲列強。擅行掠取亞東大陸而甘爲牛後哉。既而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光緒乙未年也）中日之戰已定。馬關之約垂成。歐洲列強。楚子問鼎之謀。秦皇括囊之志。紛紛接踵於東方矣。我中國西南諸方。鬧教之案。遽焉四出。遂使師曲於在楚。益長責言於西鄰。而英法德米挾其輿。威厲其長舌。要求我腐敗之政府。政府束手畏威。莫可如何。爲之宜

論。加其保護之勞。爲之改約。長其法權之勢。爲之賠償。爲之撫卹。兇徒爲之誅戮。疆吏爲之斥黜。（四川之教案革。四川總督劉秉璋。今山東之教案復革。山東巡撫李秉衡進退之權已落他人手矣。嗟乎）而後漸漸歛威而退。尤強迫無上上之權利。使英艦隊得行駛長江上下。以示其威稜。而德國亦爭效西子之顰。趨尼父之步。而廣東汕頭港。如英國例。得肆其艦隊。出入無禁。而我腐敗政府。懾其威重。屈首就盟。儼如予取予携。不汝瑕疵。有求必應焉。由斯益啓外人覬覦之熱心。日恣悍夫攘奪之猛志。於是德國諸報。及商會公司。咸哆焉着破我中國政府。衰老羸弱。無復能抗拒外壓之力。以我爲稚夫孺子。可狎而侮之。故德國略中國之雄心愈熾。日煽動我政府。以張其剝割之謀。現德國協會。修書于該國相臣。蝦烏愷。吳羅烏愛君。其書中約旨。言當乘時領據中國海港。以擴張其殖民地。毋落他人後也。其領據之地。當以浙江之舟山諸島爲最。（

先是西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中英條約內載舟山諸島後來除英國外不得讓與他國云。然前協會建議之意。誓欲張拓一己之私利而已。以強奪爲其主義焉。上海之地。若德國無所領據。而國在東方。亞細亞之商務。必達希望其振興于來日哉。雖然。德國諸東方協會其進取我中國之志。不可謂不炎炎如火矣。靜以審之。事豈難爲力哉。况我中國政府。已強顏卑言。表過謝罪。屈馴列強之請矣。于是德國之謀。遂振振其羽而起焉。（即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比及來年。（即光緒丙申年）德國諸報暨東方貿易商會。再申宿議。極昌言痛論。肆無諱忌。若謂一旦宰割中國。機會已來。我德應爲領據之地。當在黃河長江之間。自黃河以北。區爲俄界。自長江以南。區爲英界。乃未幾中國政界。畀俄以東清鐵路。中俄銀行及滿州築路採鑛行輪修電種種特權。而朝鮮與俄之訂立合同條約。國內之財政兵權。悉歸俄人掌握。而俄國在極東之氣燄。蒸蒸日上。

益授德人之口實矣。于是德人遂振振猖論。咸醉日俄之經略東方。其政策如是之迅速。心手如是之敏捷。已映來軌之鑑也。德爲此際。豈徘徊觀望。躊躇而不進乎。則將舉我中國四百餘州之山河。四百餘兆之民庶。悉委擲于俄人之指揮。頃使德故爲之排斥。其恐落後至此。雖欲求一立錐之地。其可得焉。然方斯時。俄新皇之親臣。烏富施摩尸戲伊氏。奉承密詔。使赴中國。遂結合中俄交誼。鞏固不解。弄我北京于撫掌之上。令俄之威力漸于中國。彼時俄之將軍。曲埋羅夫氏。侈然狂論。俄之得長威力于東方。宣布中外。謂若中國若海老若突厥蘇丹。若西藏。若印度。舉東方諸國。皆上帝尊意。畀授我皇領轄。東方諸土。將必歸我俄管受。歐洲列強。尙復不畏天命。妄奮怒臂。而與德力爭乎。審羅夫氏之語。足窺俄人尊強自大之姿態。益激盪德人領割我中國之雄心。其德國姑不究上帝之屬意于俄如何。但其德審視俄在中國勢力。宛然旭日之東上。橫

流之西決。無可遮蔽而遏抵之。矧其蠶食力之勇捷。非令德人所懼畏。而羨望不置乎。其德不欲辟土地。蒞我中國則已耳。不然。其德之欲乘連而攫奪我中國港島。豈得已哉。然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我之舟山廈門膠州。昔德政治家垂涎久矣。然舟山已有中英之約。廈門已成互市之場。豈容德人插足乎。則德之所側目者膠州也。第膠與旅順。我國政府已貸俄艦避冬寄泊矣。若兩港未專制于俄。英則可援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戊午八年也）之約第五款。靡論中國何處港灣。均能隨時自由進出。及一切採索薪水糧食。修繕船艦。推而視之。旅膠雖貸于俄。英豈不同需利益乎。則亦不容疑慮矣。今德俄經畫我中國祕策如是。英則如之何。則鑑觀往事得失。綢繆事前以保其固有之權。更漠處靜窺。如猫捕鼠。以圖後日之利。倘我苟善于東方外交之政治家。知今英之經畫中國情形。與昔年在亞非利加西海殖民地。尙無此甚也。觀於一千八百九

十年某日。鐵哈無熙鴉伊君之說。足知德人經畫中國之左券矣。

悲夫英人昔之規畫西海政策。而爲經營今日我中國機謀也。當千八百二十五年（同治乙丑四年也）英員奉命調查西海領土者。其所布施之經略。一以爲擴張西海岸領土於非州。多害寡益。二以爲英領施行政要。唯欲誘導土蠻文化日開。令其酋長建立自治之政。三以爲管轄領地之權。當讓於各部酋長。便能知自立政體。時宜速放撤管轄政權。不預聞問。當時英府用之。徒拘拘於煦子之義。而令同領非州殖民地。受禍爲不淺矣。夫鐵哈氏木者。樂天主教之徒。當日嘗預調查之任者也。今亦幡然追悔。附和同寮經略之失計。始以爲主張土酋自治之說。果使駸駸漸於文明。無異其爲代之也。庸知地不加闢。政不加變。反令德之商場衰退。如斯其劇乎。彼必不以爲其德。以爲其讎。而誘募法奧諸國。侵削德權。代收其放棄之土。余於曩者。見其調查會商之時。意想所未

周者也。嗟乎。鐵哈氏之自悔如是。然此放任主義。英斤斤然施於中國者。蓋已久矣。今試舉英人侵權我中國之由。足爲西海覆鼎之金證也。千六百八十年（咸豐庚辰十年也）中英二次之約。吾方誠然省誤。其欲以昔之望西海者望中國。自外觀之。其輸進歐米之文明。振發中華之風氣。使立自強治基。而不知其將有所冀於今日矣。我政府不審其鄙然自豪之性。倚虎豹而爲鄰。援蛇蠍以入室（指引英爲保護之事）據我條約。削我商權。不啻西海酋長心法之相授。嗚呼。念俯細非真。西東同慨哉。斯所謂宜鑑觀往事得失。綢繆事前者此也。然我中國政府。其心休休。無他技。所怖於外國者。惟威力已矣。此中英千八百五十八年六十年。商定條約時。英特權使臣。愛魯氣吳氏憤政府之說也。斯言雖驚。不公於理。然以卅年來近事徵之。諸約國駐列北交使臣之察查。窺驗。咸白眼瞠視。覷破我政府性情之元素。積習之眞形。假以誘掖扶持。採法歐米。革

新庶政。爲好面具也。今舉英進步之黨。張張焉咸以愛魯氏說爲之鵠。謂英官糾寰球諸強國。忍辛艱。冒危險。排艦隊。調戍兵。內則鋒其說。以懾其情。外則廢其威。以餒其勢。然後縱衆之所欲。權衆之所擇。東南通其海港之場。西北辟其砂磧之地。礦產窮山晉秦。漁鹽絕壑吳粵。漚艇川灌湘淮。鐵軌郵通滇蜀。使五洲之衆。勇者競先。懦者踵起。簇簇蠅集。于亞東大陸。如附羶羶。如吸醴醴。我國之富藏利藪。威吸強收。採取淨盡。無餘蘊焉。與其昔年開拓亞非利加一例同觀也。斯實近十年來極東之狀態也。無日不在衆虎逐羊之際。羣雄走鹿之場。猶忍隱漠處靜窺。如貓捕鼠。以圖他日之利也。嗟夫。我國慢藏之器。令人行路側目。無不先爲着鞭而去者矣。今吾推究我邦帝國貧弱之原。財政爲之也。海防釐捐。既遍徵南北各部矣。然剝削愈甚。飽蠹愈多。司農方興仰屋之悲。周王益增築臺之慮。於是俄德法諸國強而要挾之案。繁于釐毛。償貨之期。急于星

火分析之慮。未敢決也。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也）駐滬英之戲也。迷吳領士于斯事。嘗言之詳矣。我政府不察。亂許增商埠。自貽束縛。以梗遏其富源。則破產之憂。不待繼晷也。援救之術何哉。爲今之計。當決言革故改良。勿作委蛇內政之舉。施對外重遲迂遠手段。勃然申威。堅立政府。而固城鎮。勿謂華洋集處同室。先宜堙鑿川河。紛灌內外航通之路。則運輸得便。徵納遂屬國債之貸款。度支之出納。慎爲相處。山海之寶藏。源源增拓。水陸師團。漸漸擴張。諸他費值。罔不咳唾立辦。使得計臣。益善維持。而經理之。何庸謬自日征苛捐。而爲此損財傷民之舉哉。此中國財政救敗之善策矣。宜竭力爲之。今夫中國政府之隱憂。固在足腴矣。其腹心尤甚。何以言其然也。患在外者蠶食。患在內者魚爛。聞之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哈魯哈烏魯氏。嘗爲演說。發布于埋吳既爰尸太阿地學協會云。其言中國亂黨。名目種種。紛結內外。其強衆者。滋蔓湖

湘滇粵之間。臥榻之旁。豈能安枕。軍制不講求者素矣。神機綠營。固不足用。有事徵募。率皆草野不逞之徒。急則需之。緩則棄之。故組結斯心腹患也。以國中之南北相去二萬餘里。而朝見之政化。夕安能逮于南方。而東西邊。雷高瓊廉諸州。海寇暴徒。累載烽燭。水陸梗通。民商交憊。與地方命吏。竟曠然相率。放棄其民命財產之任。絕不爲之保護。一若耳無聞。目無見。以爲是莫須有之夢幻也。若有控訴于有司。則擯而去之。反以爲是誨盜之咎。何爲言其然也。于一千八百九十五與九十六二年。英駐廉州北海領士之執。可據也。又據同年英駐廣州領事報告。粵省不靖之風說。比歲而來。盜寇充溢。良民洶洶。不安于堵。其騷擾惶怖之狀態。與雷高廉瓊諸州勿異也。中日戰爭以後。財政窘迫。羅掘幾空。詩云。此方多寶玉。慎勿嫌清貧。而不肖之紳吏。藉是爲漁餌肥私之計。誘導有司。加稅增釐。借捐飽橐。卒致民商忿怨。相率爲難。久訟經年。猶不解免。所幸

粵民卑順。息事爲寧。抗上之力。不逮其抵遏之勢。馭富之氣。不敵其治騰之威。雖其情有所不甘。志有所未逮。咸戢戢遵法。以爲是有司。當莫可如何之時。作此不得已之舉也。最可痛者。夫粵吏且懸煌煌諭示于國門。旨謂以粵省之金錢。作粵省之保障。粵民舉欣欣然。竊以爲自是而後。我之生命。可免不虞矣。我之財資。可免滯留矣。我之產業。可免藉沒矣。我之女子。可免標虜矣。我之廢食。我之出處。可無宵暮之警。江海之患矣。豈意其擔荷民生所寄之義。不能貸之重任。不寒暑閒。相委然而放棄于中道也。反使民倚外權。以相託庇。粵之民情。可見矣。欲禍不作。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駐廣州英領事之所報如是也。况近數年來。我中國之有遠志者。周遊海外諸國。歲有所增。絡繹中外。不絕。舉地球。上無不有華人足跡。其飛譯東西。變政諸書報。亦漸推擴。漸有人材。蔚然芽出。其東南諸方。一變其士人之風氣。一新其民商之思想。（謂南方之人多出外。

洋國也。外有所觀。內有所感。其視乎晚近之政府。長有不滿不平之念者矣。然使政府遠察外情。參視近勢。可少貸下權。以革新其國政。拔其平昔鬱鬱不平之徒。以共治爲理。豈無二三豪傑。出而爲我走集也。彼不將憤其血氣。傾其心腹。耗其肝胆。罄其心蘊。以奉上。而思自奮于風塵者哉。天下敖敖。方引領踵集矣。于自強何有焉。不然。革新之舉。不速行也。外警之變。內腐之潰。決裂五出。癰臭之禍。可思擬哉。又况法人之蓄謀于南方久矣。粵之毗近越南。（法國領殖民地也）擊析宵聞。而山海寇盜。踰越出沒。常爲法人患。萎靡之吏。無術以驅除焉。實貽法人之辭据。故劫虜之案。時有所傳。要償之求。紛于諸報。且法自領軍隊。踰域而擯攻之。界人大柄。欺迫滋甚。嗟乎兩粵三十餘州之山河。終爲法人所索求必矣。蓋法之取越南。醉翁之意。豈在杯中物耶。今又試觀英人之心焉。

雖然英于中國所必爭者則商務也。故其釐稅之征加。其貨品之盈絀。與其借債之衡權。其山河之溶通。無憚斤斤三復議之者。斯英經略我中國政策也。然英之政治家。屢詆我中國政府。嘗謂中英之約。我英既獲之權利。今反有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之憾。遂使英國輸入我中國者。竟爲釐中所窘。受弊爲不細矣。抵制之術何哉。吾恐政府失是術也。是皆政府狃安縱渙一切之愆也。夫我國政府懵然不察。飲鳩蓄患於心腹。瘡痍伏生于肘腋。晉宋之運。今其續哉。夫昔甲午之爭。英之烏愛衣氏豫爲託言曰。若帝室爲日軍所困。遽爲熱河之續。以遷彼南京。民心必搖。而歐洲列強。遂各顧私利。益逞其虎張嚇喝之謀。肆其迫挾要求之志。牽制以隴斷之。殆謝和之後。蹶而不振悲乎。然而英于中國政策。始終勿變者。則在商務。而土地非其所利也。何也。有代我守斯土。蓋斯民。而我少無所損。其實皆滿載而去。漬其餘潤以沾漑其不逮。則彼恩吾惠而懷吾德。

不暇。將相率棄己而趨彼者。是成英之外府而已矣。雖然。今俄德法諸強國。申其連橫之勢。張其脅迫之威。割掠我國土地及一切通商利權。則妨英之甚者也。豈英之能固守不變。慮鸞讓名。以違經營其商務之主義耶。悲哉。今我國德矣。俄德法將縊于前。強于我勢。英將縛於後。柔以奪我利。餘則剔毛剝骨。啜啜遣潤。踵集於傍。不能去。版籍雖大。民戶雖庶。其北不趨為波蘭。南不折為印度也。幾希。

章太炎先生逐滿歌

太炎先生為吾黨碩儒。著術等身。無不以鼓吹民族主義為唯一之職志。逐滿歌一篇。曾載復報。以嘻笑怒罵之文章。作共和國魂之引旛。亦中國革命文字中之異彩也。茲錄其文如下。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這逐滿歌。如今皇帝非漢人。滿洲韃子老糊猴。辦子拖

長尺八寸。猪尾搖來滿地滾。頭戴紅纓真狗帽。頂掛朝珠如鼠套。他的老祖奴爾哈。帶領兵丁到我家。龍虎將軍曾歸化。却被漢人騎胯下。後來叛逆稱皇帝。天命天聰放狗屁。他的孫子叫福臨。趁着狗運坐燕京。改元順治號世祖。攝政親王他叔父。嫂叔通奸娶太后。遍賜狗官嘗喜酒。可憐我等漢家人。却同羊猪進屠門。揚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廣州都殺畢。福建又遇康親王。淫掠良家象宿娼。駐防韃子更無賴。不用耕田和種菜。菜來伸手飯張口。南糧甲米歸他有。漢人有時欺滿人。斬絞流徒任意行。滿人若把漢人欺。三次殺人方論抵。滑頭最是康熙皇。一條鞭法定錢糧。名爲永遠不加賦。平餘火耗仍無數。名爲永遠免丁徭。各項當差着力敲。開科誑騙念書人。更要開捐騙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早把仇讎忘記了。地獄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猢猻作帝王。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讎

心裏記。當初韃子破南京。爾父被殺母被淫。（其破北京更可想而知矣）人人多說恨洋人。那曉滿人仇更深。兄弟你是漢家種。不殺仇人不算勇。莫聽口口誑爾言。第一讎人在眼前。光緒皇帝名載湉。

按此篇爲太炎先生十餘年前之舊作。激昂淋漓。描摩盡致。把三百年滿族蹂躪神州之真相。和盤託出。追念舊恨。令人餘痛不已。但民國成立。五族平等。漢與滿本無歧視之心。近閱報章。該族宗社餘孽。乘中原風雨飄搖之際。勾結強鄰。煽惑愚民。妄冀非分。大有不亡中國不甘之概。嗚呼。何頑蠻不化。若是之甚哉。寄語善耆鐵良輩。可以休矣。

紀豔一（泥絮鴛鴦記）

癸丑秋末。淞滬警察廳。有查獲男女同車之馮勤身陶懿琴各一名口。訊係妓女借客潛逃。當將陶妓判發普育堂擇配。繼而淞滬警察廳。接該堂去函。略謂

馮勤身。願娶陶懿琴爲妻。當經核准函覆云。案准大函。內開本月九號奉發女子陶懿琴一口。現有娶主馮勤身。年二十五歲。台州海門人。現在北山高等小學校做教習。願娶該女爲妻。經敝堂致函台州海門天主堂陶教士。詢問情形。頃接回函。聲稱馮勤身之叔。在堂司會計之職。確係該娶主並未娶有妻室等情。因特備函奉呈台端。敬祈准與給配。當由敝堂派鄭司事。件送彼處。正式婚配。玉成美事等因。准此。查此案。前由警區呈解前來。當即發科研訊。嗣據訊得馮勤身。文壇托足。中饋猶虛。陶懿琴。樂藉墜身。知音未遇。申江萍聚。爰伸嚙臂之盟。楚館絮談。遂賦同車之事。恐鴛鴦之蹤。及誤入今吾。効鸞鷺而相隨。因踰大德當頭。棒喝同悟。今非援手玉成。感恩沒世等情。本廳以該民等行雖不合。情尚可原。怨女曠夫。執政者本有扶持之例。違章犯禁。司責者奈無姑息之條。乃將陶懿琴發堂待字。馮勤身交保尋媒。是於懲戒之中。仍寓矜憐之意。准函

前因足徵美意。蓋使陶謔琴以校書而待秀士。馮勤身以書生而得佳人。奔月有心。紅袖遂添香之願。求凰無怨。青衫乾濕淚之痕。分既正乎倫常。理無妨於道德。天作之合。人孰無情。况承件遣司員。湊成佳話。證由教士。堪爲良緣。是不獨無告之四民。皆感貴堂之盛德於靡既矣。除准照給領外。因備敘此案顛末。函覆台端。卽希查照。

紀豔二(揚州春夢錄)

揚州某友人曰。揚俗極風流。而亦極穢褻。茲見一年老者。率其子妾媳婦。於稠人廣衆之中。同席爰麻雀。謔浪笑傲。自命爲風雅中人。以爲此舉雅乎否乎。請述其詳情。以供研究。今春二月九日下午四時二十分。余偕友人往公關啜茗。假座南偏玻璃房中。其地爲商餘雅集。門左粘白紙長幅。大書江都縣議事會。六字。東間斜設一桌。有茶碗烟桿紙吹。陳其上。而闔無人焉。詢堂倌。知將有賭。

局也未幾。一老翁。一中年婦。一少婦。一美男子。二僕婦。笑語蹀躞而來。堂僮携雀牌隨之。倒篋入坐。未一局。少婦嫌桌陋。而撤之。宛轉嬌音。一入堂。僮之耳。卽奔向余等所坐之室中。肩一桌而去。猛觸門樞。作巨聲。一似不顧物質之毀傷者。少婦甫坐定。又嫌其牌陋。非家物。不可。老翁命僕婦去取。及其反也。已閱時三十分。遂各抖擻精神。奮臂大戰。其位坐翁與少婦。東南向。中年婦與男子。西北向。目光灼灼。成斜度。銀物堆几。輸贏不少。惜送茶者。吹烟者。賣雜菓者。往來如鯽。又時有男女。鬻立窗之左右。作壁上觀。老翁遇佳牌。且掀髯大笑。或聳身鼓掌。四顧觀戰者。若有奇文。共賞之。趣二僕婦倚門立。聞笑聲。則向人搯嘴。似不直其所爲。隣席受騷。咸散去。時役也。其主將爲老翁。姓口名口。歷任泰海鹽分司。揚城寓公間之最富者。中年婦。其愛妾也。男子。其哲嗣而少婦。其賢媳也。此事甚怪。而翁視之甚樂。家庭之間。翁媳嬉戲於賭局。知禮者尙嫌其無別况。

酒樓茶肆，不擇地而行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父之所爲乎。雖然，禁賭有令，正俗有資，吾不知該縣之巡警，果何爲者。

紀甌二（金閶秋聲記）

癸丑間，蘇省各屬紛紛擾擾，有一事，足以供蘇州歷史上者。卽各處小花園之開放時也。蘇垣自夷省爲縣以後，市面極爲蕭索，得此點綴之品，備極游人歡迎。吳中本多寓公，歸田之後，出其宦囊，多有卜築園林，爲菟裘終老之計。息壤在此，優游歲月，此種小花園，所在皆有。然均雙扉緊閉，門前之客，輒興題鳳之感。棟花風裏，友人某君商之於半園主人，溧陽史姓，請其開放，以作一討論學術之俱樂部。其意固不在營業也。園主人頗風雅，好客，開幕之日，士女醫集，月榭、風亭、蘿衣、竹石，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當時本遵市鄉制，標其名曰閱報社。乃惡客某某，涎其一種抒機事業，糾合執役警廳之王詠梅，及曾爲行政科長

朱萸然輩。賃韓家巷前鹽捕營統領洪鷺汀之餘屋。踵起爲鶴園閱報社。一仿滬上夜花園辦法。有茶。有點。有酒。排間。有彈詞場。男女雜沓。於是俊童荒豎。蕩婦妖姬。始以目成。繼以心許。采蘭贈芍之事。時有所聞。終以警署護符。一切無所罣碍。未幾又有廟堂巷暢園之發生。以所居太陋。未能爭勝。然其時小花園已成一種流行品矣。不一月間。慕家花園劉姓之花園又起。一切以鶴園爲依歸。中秋節過。惠蔭花園又開幕。更增添影戲焰火。及動物蠟人等種種。鶴園以娥眉入宮之見嫉。百計媒藥。而警廳不准再賣女座之取締令下。當事者既懷喪萬分。不得不爲偃旗息鼓之計。然影響所及。各園游客。皆如晨星寥落。王詠梅蔣老虎等。遂異想天開。乘車赴滬。聘林步青至蘇。彈唱蘇灘。以新人耳目。人多囉哩喫屎。吳東伯既先受其殃。爲探春之打王善保家的。其聲固清越可聽。然鶴園之狐假虎威。仗勢凌人。亦百喙不能辭其咎矣。嗚呼。明明閱報社也。而

內容之荒謬乃爲此極。吾恐主其事者。顧名思義。必有啞然自笑者。會遂園與上海紅十字會商定爲籌賑之舉。種種遊戲法。粲然畢備。詎知韓省長取締彈唱淫詞之命令適至。而遂園適當其衝。西區警長程某。因是記過。署員高某。且撤差焉。眞北人所謂背晦者已。而小花園經此風潮。亦於焉凌替。遂園且先閉幕矣。過烏衣門巷者。當有人面桃花之感乎。夫小花園雖細事。然於蘇州之社會風俗。上其關係亦豈淺鮮哉。

紀風四(吾某)

吾某。爲杭省第四區江干警察分署員也。到差既久。私囊頗裕。置人民違警及一切道路政治。咸不整頓。就地人民。故有有署無官之說。緣江干船局上首。爲九姓漁戶。(即俗云菱白船)臨江女子。咸以賣淫爲生涯。歷久至今。已成習慣。然每逢長夏。因修理船隻。故皆捨舟登陸。一律住居花牌樓。而吾某則終日

與被徵逐。左擁右抱。其樂陶陶。羣妓賴以保障。其對於吾某稱呼。非曰乾姑爺。卽曰娘舅。而粉白黛綠之中。夾以閃爍金光之警服。亦政界中風流佳話也。按此則。曾載錄十月間滬上某日報。雖事之確否不可知。願吾某有其事。則改之無其事。則勉之。以清吾浙之官邪爲望。

紀豔五（不屈權勢之王克琴）

癸丑秋南京東大街慶樂茶園。男女合演各種穢淫戲劇。曲辦子輩。爭先恐後。生涯爲之大盛。戲資雖漲價。而往者依然如常。初到此地之人。無不痛罵甯人喪心病狂。謂遭此浩劫。尙然醉生夢死。及一經調查。知爲大謬不然。觀劇者某府中人。實居多數也。說者謂前清時代。雖則專制。而威赫掌權。轟轟烈烈之兩江總督等子弟。尙懼輿論與清議也。偶往秦淮河畔。亦鬼鬼祟祟。如儉兒然。其他之紅道台。更不必言矣。今則反是。觀於軍警之佩刀荷鎗。護送人員至戲園。

門口堂然皇然。搖搖擺擺。入內觀劇。視爲重大要公者。豈不異乎。某日張口愛妾獨眼西施。口口子帶同衛隊一羣。至慶樂茶園觀劇。當場特點王克琴之宋江大鬧烏龍院。閻婆媳活捉張三郎。及大嫖院二齣。拿手好戲。迨王出場。喝采之聲大起。及演至聚精會神。曲意摹仿。淫穢齷齪。時樓上下狂呼叫好。猶如春雷怒鳴。房屋亦被震動。而口口子意氣揚揚。喜顏大開。迷迷笑笑。個不住也。傳聞有人向克琴戲言。謂運氣來了。口大帥欲列你爲後房。克琴正色曰。那個買我。得動前清時權勢威赫的慶老頭兒。大爺什麼。振貝子。美貌風流年歲。又輕出拾二萬銀子。並有很多金鋼鑽珠玉寶石。我也不放在心上。後來老口代他苦。苦哀求。故薦楊翠喜給他。何況是這箇老口口。真真豈有此理。

紀豔六（京華新史）

京師天氣嚴寒。所賴以禦寒者。惟火爐。北方慣習。熬煤於磚炕之下。名曰火炕。

每年十月以後。三月以前。爲弄火之期。起居飲食。無瞬息離。殆視火炕若性命。屋無寸隙。以通空氣。致空氣溷濁。煤氣侵人。人觸煤毒而死者。不可勝計。南方人雖亦畏寒。藉煤力以煖屋。然屋煖則棄爐。觸煤毒而蒸死者。極夥。若北方下流社會之人。及顯宦之奴婢。雖亦知煤能毒人。而終不肯棄。一若火炕爲必不可少也者。甚可笑也。陰歷年前。某部長官。幾觸煤毒。而斃。長官勢力雄厚。無人敢斥其非者。蓋某部雖有總長。而以國務殷繁。不暇兼顧。主持一切。惟此長官是賴。長官之死。生經濟之通塞。係之。故中央之人。靡不從而屬目焉。長官有寵。姬數人。姬視長官爲奇貨。往往以爭夕聞。長官則以政治手段。立一值日表。使無畸輕畸重之嫌。一日某姬侍巾櫛。姬有美婢。長官見而悅之。潛入婢室。扇門登炕。效高唐神女故事。適某司員。以電話請示。長隨覓主人。不得。忽覺煤氣撲鼻。羣謂此爲某婢室。不必入。然以煤氣故。某僕竟斬關而入。則見主人與婢鼻。

流。血。面。色。青。觸。煤。毒。而。僵。仆。舉。室。驚。惶。不。可。名。狀。乃。噴。以。清。水。灌。以。芥。鹵。少。頃。始。甦。家。人。以。電。話。告。主。人。曰。爲。我。謝。司。員。我。此。刻。病。了。有。話。明。天。再。說。次。晨。某。姬。妬。婢。施。以。夏。楚。長。官。惱。羞。成。怒。亦。以。姬。所。施。於。婢。者。施。之。於。姬。姬。以。遇。人。不。淑。欲。執。長。官。赴。法。庭。求。理。長。官。大。懼。乞。憐。於。某。總。理。總。理。乃。命。夫。人。往。斷。其。曲。直。

總。理。夫。人。乘。汽。車。至。某。長。官。宅。長。官。迎。于。階。侍。妾。迎。於。庭。夫。人。訊。此。案。一。一。詳。問。判。某。長。官。無。禮。罰。向。某。姬。三。鞠躬。以。謝。罪。呼。婢。至。令。其。聽。候。擇。配。不。得。再。與。主。人。私。相。結。納。其。事。遂。寢。

嶽。崎。曰。某。長。官。者。曲。江。同。宗。弓。服。相。契。以。曠。婢。故。舍。其。金。玉。錦。繡。之。房。而。登。此。暗。室。之。炕。設。非。某。司。員。電。白。公。事。某。已。無。復。在。人。間。世。矣。人。卽。甚。不。自。重。何。至。賤。視。生。命。若。此。故。錄。之。以。爲。徵。求。軼。事。者。告。且。爲。民。國。風。流。史。中。存。此。一。段。新。

奇公案也。

紀豔七（宋教仁之日婦）

宋教仁先生者。吾國之政治家也。癸丑忽遭國賊暗殺。竟長逝而辭世矣。國人惜之。茲得其生前豔史一則。雖似涉反對者故意惡作劇以污蔑之。然男女爲人生之大慾。昔賢明哲英雄豪傑所不免。如宋先生卽有其事。亦安足爲盛德之累哉。爰特爲譯出。以資談助。有日本報知新聞載曰。日本東京牛込區東五軒町二十番地。下宿屋林館之主婦曰林福子。其妹曰御關。姊妹俱生有殊色。時宋教仁黃興亡命走日本。興居小石川茗荷谷町。宋居林館。興時來訪問。豔御關之色。密與之通。教仁聞而怒斥興。興大窘。密與御關謀。說其姊福子挑教仁。教仁遂與福子有私。時革命事急。日本刑事憲兵巡查。嚴密教仁。遂出林館。移至柏木町租宅以居。然未嘗須臾忘福子。福子亦時相往來。教仁宅中僱一

女僕執役。本某女學校生。年少貌美。又通於教仁。福子聞之。妬甚。中夜涕泣。次日尾教仁而詬詈之。教仁亦大窘。介日人鬼頭某。出書券金五百元爲福子謝。未幾又移至角町酒肆寒香園。已而與其女主人御初通。福子聞之。又大怒。教仁又書券金五百元爲謝。事乃解。其後教仁歸國。久無消息。福子許聘大學生某九州買人子也。已納禮矣。會福子姊妹與黃宋私事暴露。買人子退婚。福子至九州。其家拒而不納。忍淚而歸。途次京都下茂加。忽遇教仁。卽夜同宿旅館。福子泣訴。私怨喁喁。教仁慨然曰。吾兩人情好如此。誓不相背。遂攜手同歸東京。先是福子妹御關。與黃興情益親密。而性好淫。移至青山聞肆食館。又與法科大學生武田將一郎有私。辛亥秋。教仁先去日本。黃興旋歸國。革命軍起。南京政府成。興爲大元帥。教仁亦充法制局總裁。聲勢烜赫。福子姊妹聞之。大喜。過望。遂相約同赴上海。時日本信州富人某。與中央俱樂部人宮澤元一郎相

結。欲乘中國革命。擴增勢力。值知福子姊妹與黃宋祕事。以爲奇貨可居。遂約與同伴。舟抵上海。卽遣人報知教仁。立乘馬車訪福子於寓舍。承認福子爲正妻。若欲居上海。則當大建旅館以酬其厚意。而黃興則拒御關不見。使人傳語勸其再嫁。俟事平後至日本。當於築地附近建一旅館報之。約束既定。宮澤乃率福子姊妹回國。御關歸後。仍與武一郎交好如故。因而有身。至前年正月誕一男兒。由武一郎月資給以爲活。宮澤忽獻計。以御關所生。佯爲福子產。迫教仁承認。御關亦恐輿聞而毀約。大贊成之。立遣宮澤至上海見教仁。告以福子生男事。教仁大驚。未及承認。而及於難。宮澤倉卒歸國。復與福子姊妹密謀。會去年四月。留學生開會追悼教仁於清風亭。福子姊妹亦列席。或謂福子所生子。旣爲教仁遺血。卽當詣靈焚香者。福子駭懼色變。司會者偵知前事。謂福子污傷教仁。大不敬。慷慨異常。宮澤計敗而遁。福子計無所出。不得已以私生子

報知公署。至今姊妹貧弱相依。深恨爲宮澤所買也。

紀豔八（尹昌衡之蠻女）

尹昌衡赴藏。日徵蠻女有姿者充下陳。去年曾見之於各報。今春爲四川公民所控矣。

蠻女美麗。久負艷名。此小蠻之名所由來也。查蠻與苗同。苗女妖冶。別饒丰韻。玃花。玃草。另有風流。無怪尹昌衡之驚心動魄也。况石柱一隅。代生佳麗。花冠錦袍。秦良玉固麗若天人。誰謂不及漢女之明媚哉。若夫着吉莫小靴。低唱。猺歌。高颺巾帕。飄飄若仙。苗條蠻女。嚮笑歡迎。彼尹昌衡氏。入此籐峽。棘穴之中。其視爲溫柔鄉也久矣。安得不有終老之志耶。

雖然。三清留蜀。寂寞深閨。柳色驚春。封侯致悔。得母念遠。征之夫壻。而抑鬱不堪乎。然而尹昌衡方與新人言笑。豈復眷念昔日尹邢諸姊妹耶。

紀豔九（熊總理馮上將之內助得人）

熊秉三先生未顯達時。一切供給多取之於岳家。夫人朱氏美而且才。先生從前宦遊多年。文名政績得力於內助者極多。蓋夫人精通文墨。闔房贊助。能補先生之所不及。洵可稱爲賢內助也。癸丑間熊氏到京之後。本擬另覓華屋以居之。嗣因先生在國務院。事必躬親。異常忙碌。夫人遂亦移住國務院中。按京中各官署。除書吏門役之外。從無堂官携眷居住者。歐美各國亦未嘗非然。熊夫人之住國務院。實特例也。馮上將夫人爲前清李鴻章幕府。江蘇宜興周才學開學。第五女公子周道如女士也。優於文學。喜讀兵書。繼而隨父宦遊京都。入天津女師範學校。旋就今總統袁容菴先生聘。爲府中女教授。賓主相得。袁君三夫人者。女弟子之一也。其師生情誼尤爲投洽。朝夕相處。儼同姊妹。書窗閒話。間及婚嫁。周女士謂三夫人曰。吾終身事若非執掌大權之高等軍官。不

嫁。三夫人當偶言於袁君。會去年馮上將在京。於袁府睹其麗容。遂盛稱之。袁云。君欲膠續。當爲作伐而撮合之。然馮上將嫡妻雖喪。姬妾已至七人。且有子。本無續絃之志。因袁總統作此撮合山。又素知周女士頗諳韜略。亦足爲戎機之襄助。欣然允諾。立即叩謝。亦仿張佩綸求婚於李文忠之故事。袁爲原媒。上將於去秋奉命都督江甯。南下時。有某當道恭送行旌。席間談及此事。上將則掀髯笑曰。若說起容貌來。亦不能比得西施王嬙。可是人家學問實在高上。我一個武夫。又年過半百。還有什麼不滿意的事。不過這鬍子長得住否。實在是一個大問題。言畢。衆鼓掌大笑。有知者曰。此馮上將得意之語也。既而袁君遣公子克定。及周女士得意高足之三夫人。於一月十二號送親到甯。此日江甯鐵路。特備專車迎迓。沿路線排列兵隊。氣象巍然。下關江口一帶。極爲熱鬧。輪渡碼頭。懸燈紮彩。並有松柏牌樓一座。編額一方。文曰。大家風範。楹聯一副。爲

天上神仙金相至。質女中臺傑有禮。明詩以鼓樓前交涉局爲新宅。門前裝飾松紫禽獸花鳥之影壁。飾以五色電燈。其松枝牌樓亦以五色電燈製成。福共天來四大字。室中陳設西式儀具。而被以五彩繡花披墊。偏懸喜字幃。屋簷掛以紅綵及紅喜字燈。屋外環列武裝兵隊。層層排列。警察特用布篷崗位數十所。明亮刀槍。與晝間日光。夜間燈光相輝映。都督府中人員。稔知周女士具有尙武之精神。當時有帥太太之稱。故屋內多派軍服侍者。窗前階下。鵠立荷槍兵士。以悅其志。但未知洞房之日。曾否亦於房中環列刀槍。侍婢佩劍。如三國演義中所載嫁劉備之孫夫人乎。周女士父母俱逝世。親丁只一弟。入北洋武備學校。在陸軍部當差。故當日偕來者四十餘人。悉爲女士之姻族親姪而已。主婚者爲劉文荃劉景山兩君。亦袁總統所特派者。

十八日下午二時。陳設妝奩。由女宅啓行入都督府。剪導軍樂。引以紅綢彩門。

橫書四字曰山河委佗。左右對聯。上爲掃眉才子。名滿天下。下聯爲上頭夫婿。功垂江南。係旅甯同鄉所送。繼以直隸女師範暨高等女子小學教習學生及女友所送之詩章。叙文。頌辭。對聯。詞曲。均以玻璃屏裝飾。約二十餘對。續爲應用器具。極簡樸。其衣箱只八隻。聞金玉釵珥無多。蓋因周女士對於戚友餽贈。概行璧謝。僅以己所歷年充教習薪資積蓄。以作嫁資也。十九爲婚儀正日。女宅因交涉局距都督府。道途過遠。移駐都督府西首花園內。俾新親將迎便捷。此日馮都督著上將禮服。佩掛勳徽。周女士著元色緞體繡八團五彩花外套。大紅裙。戴珠勒梳。本國時裝。髻略帶簪飾。數事。被以粉紅紗。約四丈長。有侍女二人。持其兩端。紅紗中結彩。置於髮頂。垂以兩球式。因以覆面焉。其結婚禮儀。參用中西。次序如左。

午後二時。由都督府備彩車。導以執旗馬隊。步隊。軍樂隊。赴女宅。恭迎新入。大

總統代表人介紹人迎親人從先由司儀人隨同都督出府。至女宅降車。奏樂。女宅招待人預候于門外。引導都督至正廳向上立。司儀人唱行親迎禮。三鞠躬禮成。招待人引導都督至休息室。與招待人對行一鞠躬禮。由招待人邀請都督入座。進茶點略坐。奏樂。都督起行先回府。招待人送登彩車。四時初刻。新人彩車到門。至大堂駐車。奏樂。由陪親女賓引導。都督由宅內出。預俟於禮堂外立。由男女宅陪親女賓赴彩車旁排立。請新人降車。引導新人至禮堂外立。女宅親族及送親女賓從代表人介紹人男女賓均預俟於禮堂外。奏樂。司儀人先就席東西向對立。唱男賓就席禮堂東隅立。唱女賓就席禮堂西隅立。唱代表人就席向南立。唱介紹人就席次代表人向南立。唱男女親族就席。男宅東席。女宅西席。各東西向。唱新郎新人就席。向北並立。奏樂。唱代表人大總統致頌詞。代表讀頌詞。新郎新人答詞。遣人代讀。唱男女賓致頌詞。新郎新人

答詞遣人代讀奏樂。唱新郎新人行鞠躬禮。對行三鞠躬禮。唱新郎新人謝代
 表一鞠躬。代表答禮。唱新郎新人謝介紹人一鞠躬。介紹人答禮。唱男女親族
 行相見禮一鞠躬。尊長親族新郎新人先向行禮。平輩晚輩則對向行禮。唱男
 女賓行賀禮。一鞠躬。新郎新人答禮。向東西男女賓各答一鞠躬。奏樂。唱陪親
 男賓引導新人退席。由女賓引導人新房。代表人退席。介紹人退席。男女賓親
 族男女賓退席。禮成。司儀人亦散去。

靈犀評曰。德相畢士馬克之豐功偉烈。歐洲三尺童子靡不知之。而讀其與夫
 人書。一往情深。字字作香奩韻語。宋韓世忠破金兀朮於黃天蕩。梁夫人親執
 桴鼓中流助戰。迄今鄉姬野叟。負曝閒談。千載下猶有生氣。彷彿見將軍之英
 姿。颯爽夫人之香汗淋漓。惟眞英雄能解眞兒女情長氣短。迂士之談固不值
 吾人一哂。今者熊總理與馮上將之艷史流播京津矣。而吾國情狀較畢士馬

克居位時之德國何如風緊草枯虜騎南下沿邊一夕烽火驚又正壯士長歌出漢關之會也熊總理果能盡法畢士馬克之所爲而致吾國於盛強一如德國之執歐洲中原牛耳乎馮上將果將上書請纓繫單于頭勒燕然山還我疆土揚我國威功在韓蕪王上乎吾願熊總理與馮上將好自爲之母徒享破例之福懷多毘之懼而令畢士馬克與韓蕪王笑人地下也可

紀豔十（中外臚歡記）

今年一月某日大總統以歲律更新特在府中居仁堂宴會各國公使並於懷仁堂設茶會請中外男女來賓以誌慶賀屆時到者數百人有名優演劇以助雅興茲記其事如左是日宴會各國公使原係新年慶賀之慣例凡堂開瓊筵禮合中外自是意料中事而有特別可以記載者卽借讌會爲副總統會見各國公使最宜之介紹人最妙之遮面扇也原來副總統到京之初對於接見各

國公使之禮節。頗費研究。蓋此等儀文。既無前例。之可援。而雙方意見。皆覺進退之無據。就國家之禮制言之。各公使有覲見之儀。大總統無往見之禮。副總統雖非行政元首。要亦一國所尊。往見各公使。於理即有所不合。就通常之實際言之。行客必盡先施之誼。坐客乃有往拜之理。副總統既非一國元首。即無覲見禮節。先為晉謁於情。亦有所未安。因此之故。雙方雖有相慕之誠。而彼此尚無一面之雅。大總統乃借此日宴會。預請副總統在座。於有意無意之中。以半主半客位。與各公使一堂聚首。握手言歡。省却無數之煩文縟節。而月餘以來。舉凡議禮之士。相禮之官。束手而不能解決問題。至此。乃如水到渠成。動合自然。真所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也。當日赴會者。除各部總次長各機關重要人物。與前國會湯王兩議長。段香岩等外。併有各公使夫人。各國務員夫人等。客齊坐定。俄而鼓樂齊鳴。霓裳曲奏。諸名優。皆各奏爾能。發展其平日拿手。

妙技以娛嘉賓。所演之劇。共四齣。一天水關。二樊江關。三挑華車。四戰長沙。每劇皆有戲單。列各伶姓名。並叙明事實。譯以英文。以便外人觀閱。之下。領略其中趣味。第二劇終。大總統到會。衆起立。大總統以最親切最和悅之態度。向衆來賓勸飲。衆皆舉杯致賀。繼而有一婦人扶大總統夫人。姍姍而來。衰師兒子。樊素。姬人。皆相率而隨。其後略與來賓周旋。就坐觀劇。斯時也。禮合大同。樂和中外。釵光鬢翠。輝耀金闕。水瑟雲敖。韻激玉樓。衣裳簇萬國之華賓。主合一堂之樂至矣。盛矣。蔑以加矣。三劇已闌。大總統始退。諸來賓皆於劇終盡懽去。附錄戲單。是日所演各劇。諸伶皆精神煥發。聲藝俱佳。惟小叫天。嗓音稍滯。不似向日清脆。亦是美中不足之點。

天水關劉鴻聲。梅榮齋。朱玉龍。李玉費。何維香。

後漢丞相諸葛亮。興師伐魏。魏將姜維獻計於天水郡守馬遵。願請精兵伏要

路。姜以勇敢善戰聞。而事母至孝。時姜母居冀城。諸葛亮用計攻冀縣。姜赴冀救母。被漢兵圍困。不得已降焉。此漢丞相一出祁山。收服姜維之故事。

樊江關王蕙芳。梅蘭芳。龔雲甫。王秀雲。李敬山。張二瑣。

唐太宗武臣薛丁山之妻樊梨花。封侯掛帥。鎮守樊江關。其妹薛金蓮。因其父遼王薛仁貴被困。以發救兵事誤會。姑嫂衝突。經其姑母柳夫人排解。遂發兵援之。

挑華車楊小樓。錢金福。何佩亭。侯春藍。黃三。

宋高宗時。岳元帥飛與金兵大戰於牛頭山。金兵出鐵華車十二輛。抵禦宋將高寵持槍挑之。挑至十一輛。馬疲身墮。碾於車下。此宋金在牛頭山之戰事。

戰長沙譚鑫培。王鳳卿。金秀山。李順亭。

漢將關羽奉命攻取長沙。長沙郡韓宣令魏將黃忠出戰。忠馬失前蹄。羽不忍。

殺之。令其易馬再戰。韓宣懼不敵。迫忠以箭殺羽。忠感其義。射及盔纓。以報。韓宣疑與關通。問其罪。魏延代爲不平。殺韓宣與黃忠同降。此漢將關羽收服黃忠之故事。

紀豔十一（隔江猶唱後庭花）

財政困難。近來達於極點。陰歷年關。幾有不可過渡之勢。一般理財家。仍無日不在花天酒地中。一月十四日。財政次長張弧。中國銀行理事王克敏。浦口商場督辦楊度。偕禮和洋行買辦金蔭圖。交通銀行梁士詒。楊蔭森等十人。發起新年會慶祝大典。每人各認四百元。假東城金魚胡同那桐私第演劇。計戲價三千元。酒食一千元。是日到會者。總統府人物。及各部中之一般嫖賭團均赴會。正廳後座者爲若輩之眷屬。又最後者則爲八大胡同之妓女。指手畫脚。酣嬉笑舞。張弧。暨王克敏。金蔭圖。所鍾情之王凌波。亦在局中。盡其各種能力。頗

極一時之盛。是日所演之戲。有俞振廷、朱桂芳、遲月亭、王金錢、豹德、琚如之叫關。賈洪林之五丈原。王鳳卿之取城都。朱素雲、梅蘭芳、王蕙芳之紅霓關。楊小樓、金秀山、王長林之連環套。王瑤卿、路三寶之樊江關。王鳳卿、梅蘭芳之汾河灣。王又宸之賣馬。楊小樓、錢金福之挑華車。王蕙芳、謝寶雲、陳德霖、梅蘭芳、朱素雲、李連仲、孟小如、賈洪林、朱桂芳、田雨農之雁門關。譚鑫培、慈瑞全、金秀山、李連仲、肖長華之空城計。真所謂名伶薈萃。璧合珠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也。

紀豔十二（外交部大跳舞會）

今春三月五日晚間外交部總長偕其夫人。邀集中西女士大會於外交部迎賓館。都中稱爲大茶會。或謂此爲大跳舞會。蓋確爲孫外交長之一種豪興。確與外交官之行動甚爲合拍。苟仿而行之。則足以成一種習慣。亦西俗東漸之

導線也。今請以記載社會事實之筆調，一詳述之。

西俗無所謂茶話會。凡富戶巨族之喜交際者，恆定期招集其親族知交會談。於一極寬廣之接待室中，佐以茶點，披此暢敘，盡歡而散。外交官以及貴族婦人，尤喜爲之。且視此爲必要。蓋藉此以廣交際也。西人恆名之爲招待會。其招待日期有登廣告於報中，以期週到者。此外則有跳舞會，多於新年後行之。自元日以至齋節（與我國齋戒之意相同）相距約五十日。此五十日內，幾於無處不跳舞。無日不跳舞。因名之爲跳舞期。或名爲歲爽（譯音）然跳舞之種類殊多。有舉行於宮中者。有舉行於外交團者。有舉行於普通廣大之旅館中。購入場券即得加入者。然要與招待會有別。所謂跳舞會者，以一男與一女爲伍，旋轉跳舞。以音樂節其餘疾。故跳舞者，必須解樂之音節。西人類多解音樂。家庭恆習跳舞。婦女以不能跳舞爲大恥。習之既久，相沿成風。故一談跳舞。

輒眉飛色舞。爲之技癢。酒後興濃。亦多携其伴食婦女。旋繞室中。作口嘲以代音樂。此可以見西人之習慣矣。編者列述種種。所以證明招待會與跳舞會之別。且以見跳舞會之最足以融洽人之感情。於外交界行之。尤稱交際術之一種。尤能於嚴正交涉以外發生特別功用。此則所不可不注意者也。我國外交素不注意交際術。故每逢正式談判。輒易決裂。蓋彼此使命。平日既無聯絡。臨時自易齟齬。在昔我國駐外公使。每有歷一年不赴駐在國議會一次者。卽此足覘其外交之失敗。至最近我國外交界。始知其非。而稍稍注意交際術。是日外交部大會。中西女士於迎賓館。此我國外交界實行交際術之一新紀元也。其爲招待會或跳舞會。且勿計。而其外形。則實具有跳舞會之形式。晚九時。中西女士之接有孫外交長請帖者。咸陸續來集於外交部迎賓館樓上。即前歲孫在京大開茶話會。以招待各團體代表處也。孫總長偕其夫人。恭候於樓上。

二女公子爲之通譯轉達。以二女公子善法語也。來賓凡千八百人。中西參半。九時三十分。齊入跳舞室。電燈如粟。上下通明。俄而鼓樂作。而跳舞以始。每一次跳舞畢。則休息廿分鐘。如此數次。時至三鐘始散。亦可謂不醉無歸矣。各國公使。除和蘭公使不在京外。其餘全體赴會。各國務員。雖以熊總理之病患疾癢。亦旋繞會場一匝。始乘汽車歸。孫總長則身穿燕尾服。鬚長盈尺。執紅燈出於人叢中。時呈興高采烈之概。教育次長董鴻禕亦圓眼長鬚。與一西女合跳。蓋董曾充意大利公使館隨員。跳舞其所素習也。此外前外交部人員。以及曾留學西洋者。頗告奮勇。以致男多於女。分配不均。在西洋跳舞場。亦時或有此。是日跳舞會。亦坐此病故。一女子常更番易男。而倦憊至不可言狀。我國婦女之能跳者。祇唐少川女公子。清華學校校長趙國材夫人。衣華裝。與西人合跳。會場頓行特色。而日本婦女之與跳者。只一人而已。跳舞之妙處。全在精神之

活潑。是日跳舞正酣時。忽見一花船及一小花車由室內推出。滿載五綵紙花及綵結綵帶等件。來賓爭掇之。紛然披戴。又呈天女散花之概。

跳舞以音樂節爲數齣。是日舞跳諸齣。最著者約二齣。介紹之以供談資。

一撲兒格。係旋轉式之跳舞。音節爲四分二。推源於蘇格蘭之愛閣色夫跳舞。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初次跳舞於奧城伯臘克。近德奧人。最喜跳之。

二法兒赤。亦係旋轉跳舞。音節亦四分二。爲德人發明之最普通跳舞形式。經德國音樂家許伯兒德及凡伯兒之改良。始臻完善。後復由奧國音樂家斯德拉斯。二次改良。

又有格德利一種。爲跳舞式中之最繁雜者。雖西人亦鮮能之。是日亦跳舞及此。跳舞時由德使館某君。朗呼口號。始合音節。是日音樂雖係華人合奏。仍由德人某爲之指揮云。

紀略十三(交通部跳舞會)

三月十一日午後九時半。交通部特借外交部新公所。開茶會。來賓較前次尤衆。約計不下三千人左右。蓋新風氣有開於先。必盛之於後。而適意陶情之事。尤爲人生所樂爲而不厭者也。

主人爲朱總長。葉次長。及朱總長夫人。葉次長夫人。十時後。周總長偕其夫人蒞會。亦居主人席位。凡來賓至者。由招待員導引至主人前。行握手禮。所有交通部及各路局職員。均於九時前卽先蒞會。佩帶招待員標識。分別左右。凡有來賓至者。由招待員接待。與總次長見禮後。卽各自由遊覽。東西各國女賓到者尤多。由朱周兩總長夫人及葉次長夫人。一一招待。中國女賓到者亦甚衆。開會以前。樓下人爲之滿。十時半。由招待員引導來賓登樓。以大客室爲跳舞場。來賓入座後。凡已領取跳舞券者。卽分途約伴。携手登場。大約前次能舞之

人。此次無不至者。而新到者。更不可勝計。其中以西洋人占多數。中國男賓次之。女賓更次之。其中如唐少川女公子。及清華學校趙校長夫人。唐質夫夫人等數人。技藝皆甚嫻熟。頗爲中國女子生色。有日婦以和裝草履。與西人對舞。趨踰中節。亦甚雅觀。舞至鬧熱時。滿場幾無隙地。而舞者縱橫馳驟。隨機變轉。絕無撞觸之處。非嫻於此道者。決不敢插足其間也。

前後共跳舞八次。每次約數十分鐘。至散會時。已過夜半矣。樓上南面客廳之東西兩頭爲食堂。到會來賓。均在此會食。備有西餐、洋酒、水果之類。男女來賓於跳舞後。多臨此休息。或飲酒、或吸煙、亦有部員。妥爲招待。至會場中布置。則中間爲跳舞場。四圍皆設有坐位。女賓坐前。男賓立後。秩序整齊。可觀。跳舞會未終局以前。來賓卽有陸續散去者。臨行時。先由部員持盤贈鮮花一束。旋又贈各種玩物一件。較前次外交部所贈者。略爲珍貴。如墨盒、燭奴、與花卉、人物。

之類。形式雖小。皆銅錫與橡皮爲之。且每物俱覆以花綠之玻璃罩。甚爲精美。故到會來賓。個個簪花。人人得彩。皆興高采烈而去。然若諸士女於數日之中。兩赴盛會。覺蹲蹲舞我之際。大有樂不可支之概云。

紀艷十四（法使館古裝跳舞會）

三月七日。駐京法國公使康梯君。在東交民巷法國公使館內。開古裝跳舞會。古裝者。法國路易十四時代之衣冠。也是日到者約五六百人。法公使之夫人。與法國使館館員及夫人。均出而招待。惟法使夫人所着衣服。則爲路易十六時代之形式。而各國來賓之衣冠。亦多係各本國古時之物。與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相異者。俄羅斯有一人所着之衣。以寸許紅綠等色之碎錦嵌成。日本有一人彷彿似武士道之裝束。英國有一新聞記者。則用吾中國古時之盔甲並帶假辮子一條。此盔甲分量極重。戴之頗不舒服。故一經跳舞。汗流浹背。未幾

即將盛卸去。吾國重要人物蒞會者。若熊希齡、孫總長、章總長、曹次長、及施鶴初均偕其夫人前往赴會。熊並携其女公子同去。此外有扮作水滸傳中之武松者。有扮諸葛孔明身穿八卦衣者。又有扮前清達官穿袍掛戴紅頂子者。但跳舞廳中陳列之物甚多。穿中國古衣者。闊袖大襟。稍一轉身。即須損壞物件。故跳舞時。殊多不便。是日跳舞。每次多以十二人爲一隊。跳舞時出各種玩物。其初爲一鴨子。次有一紙製大蝴蝶。垂兩長鬚。俄又有西洋童子二人。扮作黑種人。各捧出一形似小簸箕之物。內盛紙製之古時帽子。及古時跳舞時所用之眼鏡。以及其他小頑意物件。又有紙製一樹。上綴花及菓品。可以取下。凡此等之物。均由使館人員。一一分贈來賓。迨散會時。已二鐘次。

紀豔十五（兩總統結爲兩親家之佳話）

今春各報喧傳。副總統將女公子許字於。總統之某公兩子。公子相見。嘗叫

爲親家。已于四月二十傳庚云云。一時佳話。遍傳都門。莫不謂兩家老親翁。一雙好兒女。姻緣簿上。有此一重公案。消却人間憾事矣。惟細經訪詢。悉此事尙在懸擱中。並未定議。原來副總統到京後。與大總統日夕說心。魚水之歡。儼寓秦晉之好。當時適有湯繼午先生作伐。其間是議。遂起。而此中有一最難解決之問題。卽兩家頗有競雄之意是也。蓋兩總統均有金相玉質之小公子。堪爲相欣。故皆欲以男家自居。而以女家讓人。一時月老。幾無媒介餘地。大總統乃聲言無適當年齡之公子。雖欲館甥。其道無由。副總統無已。始願以女家自居。大總統遂將同歲之七公子。與十一公子。（聞均九齡）生辰八字。與校中功課。俱呈於副總統。請其自擇。黎公大悅。惟黎公女公子。係長夫人出。欲爲嬌女。擇婿。不得不商於其母。乃黎夫人聞言。卽曰。二公子均佳。但不知孰爲嫡出。爲庶出。黎公言皆庶出也。黎夫人曰。我女斷不字庶子。若嫡子無論若何。皆可。

既爲庶子。事不協矣。此時黎公對於此事。却之則有所不可。專之則有所不能。遂大爲難。蓋黎公有一如夫人。雖媾好。實無偏袒之意。不過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亦是體大聖無我之心。不知黎夫人因何執拗。竟欲以此見難。黎公亦無如之何。或曰黎夫人此舉。並非爲鄭忽之辭婚。不過藉此以見我道之尊耳。欲求轉圜之法。惟大總統嫡夫人出而調停。黎夫人自然惟命是聽。聲氣應求。理有固然。不待局外人之做力也。果爾阿姑則代冰人之職。大享行夫人之禮。千古佳話。一時盛事也。

紀豔十六（文明結婚之歷史譚）

今春二月某日北京鐵門安慶館中爲董君伯康與侯女士文貞結婚之場。高朋滿座。好友如雲。夫婦交拜後。來賓依次演說。就中於文明婚姻有歷史之研究。莫如許先生學源。茲錄其大概如左。以爲開通風氣者之一助。初許君上

臺時。鼓掌之聲如雷。許君笑而言曰。今日乃董侯二君百年佳期。鄙人適承各位不棄。推爲男賓代表。深滋愧愧。但鄙人對於文明結婚歷史。固不甚悉。據普通之說法。都謂爲歐風東漸所致。其實不然。我國婚姻。本自文明。有不待外教而始成者。不嘗讀之詩乎。其第一章卽曰。關關雎。關雎。乃雌雄相應和鳴之聲也。雎以關呼。雌以關應。則彼此感情自然。結合所以興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淑女一定爲君子之配。君子一定爲淑女之配。自不待言。所以文王不得后妃。則有參差荇菜之詩。后妃思念文王。亦有采芣耳之詠。其間相親相愛之意。讀詩者早已認爲夫婦人倫之始。亦二南率化之正也。抱樸子曰。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必得同意。然後結婚。是亦文明結婚之證也。文中子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其曰不以財而擇德者。卽今之以品行學問相吸引。以道德文章相切磋也。可見文明結婚。乃婚

姻之正軌也。無疑及至漢朝。孟光守身不字。父母叩之。則曰。非梁伯鸞其人者。不嫁。于是梁鴻禮聘爲夫婦。是漢代文明結婚。已有成例。賢孟梁之美名。至今不衰。使梁不得孟孟不得梁。何有夫婦美名以垂永久乎。所可恨者。南北朝時。崔浩等一班名士。勸其姻戚指腹聯姻。以開後世童子婚姻之漸。夫童子婚姻。乃中國最不良之婚制。不問童子成年後之品學。何如品貌。何如均由父母之命。專制行之。及成婚之日。非男不愛女。卽女不愛男。彼此反目。家道乃亂。其弊一也。唐時許敬宗輩。又提倡門閥。以遂其攀附之謀。其女與錢九隴結婚時。必曲叙門閥。互相誇耀。故後世以門第問題。遺誤者不少。不是公子無德。便是小姐不願。害又不止於反目。其弊二也。既有門閥問題。故以厚重聘禮爲美。是以唐書有賣婚一事。賣婚則有買婚。婚姻遂成爲買賣問題。富商大賈。妻妾滿前。達官顯官。侍妾數十人。其結果之不良。今已昭昭在人耳目。不待鄙人贅述。其

弊三也。有此三弊。故宋儒力矯之。朱程結婚千載佳話。而宋史亦有結婚期內。父命其子曰。釐爾內治。往求爾匹。子應曰。敬以唯命。既曰往求爾匹。則非其匹。自不求也。是則今之文明結婚。男女必先期見面。爲導線。亦不徒設絳紗窗。使女子自行擇婿之法。良意美也。自宋至今。婚制悉依社會自由行動。指腹門閥。賣婚等類。不一而足。實足以阻止文明之進步。今日董侯二君。與現今文明男女界。爭相提倡文明結婚之制。使我國古制復於見世界。是則民國之榮。是鄙人之所願也。云云。

紀豔十七（北京女子敦誼會開會盛況）

北京女子敦誼會於今春三月間。在石大人胡同開會。中外男女到者約計千人。女界約占三分之二。開會後。由主席某君略爲報告。卽奏樂。次由馬相伯先生演說本會宗旨。後卽照開會日程。單奏樂唱歌。時至四點三十分。稍休息。用

茶點復由德國醫學博士以西語演說防病衛生之道。演說畢。即開跳舞。又繼續唱歌奏樂。至六點餘鐘散會。統觀當日會場情形。可分爲演說樂歌跳舞三種彙錄如左。（演說）是日以華語演說者。惟馮相伯一人。其演說大旨略謂今日爲女子敦誼會成立後第一次大會。鄙人試將女子與國家社會之關係略言之。女子敦誼會實爲謀家庭教育改良而設。賀言之。即家庭教育改良會也。世界男女各半。缺一卽不成爲社會。吾國女權素不發達。今日一般志士以提倡女權爲維一宗旨。然所謂女權者。並非謂與男子執同一之事業也。男子治外。女子在內。中外古今同此一理。我國男子稱女子爲內人或內子。卽表示其職權所試也。中國之貧弱。雖爲男子之程度低下。不能與外人競爭。然女子亦與有責。試將中國家庭生活與外人比較。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外國男子嘗得專心治事。而中國男子時不免有內顧之憂。家庭既不若外國。因而社會

國家皆不克與外人相抗衡。故欲中國富強。當自家庭教育改良。始欲改良家庭。教育其責任。則在女子。今日到會諸君。皆高等社會中人。能以改良家庭教育爲己任。卽爲救治中國之根本方法。云馬君善於演說。有聲有色。頗能引起一般婦人之興趣。聞者莫不鼓掌。至德國醫學博士。以西語演說病源及預防之道。詞頗長。復由唐寶潮女士（爲前出使法國裕庚之女）臨時譯以華語。亦明白曉暢。動人聽聞。（跳舞）此次跳舞。與外交部交通部兩茶會時之跳舞。大不相同。前時係一男一女相携而舞。同時人場者十數人。數十人不等。但能趨踴中節。卽爲合法。此日跳舞。爲俄國式。惟勃恩太太及上校索洛先生二人。其跳舞之事。大意爲某女與某子兩人相見於舞場。某子欲進與之。言情女拒之。某子羞退。繼而兩人均有悔心。遂相善如初。乃又同舞。其描寫情狀。頗類香園之演劇。方兩人之出場也。女子以羅巾蒙首。半遮半露。頗帶我國團扇風。

味。男子被拒之後。嗒然若喪。將所帶之幅。連擲於地。大有愧不自勝之概。及其
 既協而同舞也。或並肩而趨。或携手而行。或兩人對面。前後進退。一種活潑情
 形。真能摹擬畢肖。至其姿勢之宛轉。足步之緊健。非素嫻此道。斷不敢當場獻
 技也。（樂歌）此日唱歌作樂。皆西人爲之。樂則有時。男女並作。歌則惟女子
 爲之。惜門外漢。不能知其佳處。但其歌喉之宛轉。音韻之攸揚。滿場聽者。無不
 神清氣靜。肅然無譁。尤爲此日會中之特色也。錄其歌曲譯文如下。夢金髮蓬
 蓬。情鍾愛儂。夢中綠樹陰濃。春暖雲封秀葩。初茁泉冷冷。然穿林而出。入無塵
 之境。晴漪含笑。前迎余等。圍繞於此。錦褥余等游泳於此。艷福此夢境也。而予
 所遇之真境。有勝於此者。綠樹隱濃。春暖雲封。秀葩初茁。泉冷冷。然穿林而出。
 入無塵之境。晴漪含笑。前迎予。握手予不釋。汝手予誓不與汝分手。唯唯唯。
 唯予誓不與汝分手。春青林隱我生有幸。汝生有幸。非夢境焉。得有此佳境。此

佳境焉得遇之於眞境然而此乃予之夢境然而此乃予之眞境此眞境恍如
夢境此夢境洵是夢境情悠然而至忽然而逝魂王情網毒錫悞幾許蒼生苦
劑滴無涯酸淚魂王來自何方情網來自何方汝來自何方光明傳語破天荒
眞耶僞耶喜耶愁耶抑又夢耶福耶幸耶希望殷悲怨生命爲斃所積命不滅
斃不滅魂王情網汝來自何方喜耶愁耶抑又夢耶飛燕天朗氣清燕飛冥冥
喚日旅行予目逆而送之予魂馳而繫之願盼自雄橫裁太空予焉得爲其僕
從吁吁此神祕之奧區予焉得循其途而一游天朗氣清燕飛冥冥喚日旅行
播種播種播種天不阻功地不擇農在汝之自營祖國土地非不毛手足非畏
勞心無所怯血無所耗有施必有報施者人工報者天工青青在田野中賴此
藐躬佳種不多人壽幾何汝具此智鋤一掬新禾秋穫富誰謂無結果前行猛
進前行猛進播公道此播此善道功元妙

紀事十八（廳長納妾風潮）

高登甲者。爲前充里龍江警務所科員。性嗜冶遊。曾購永安里芬班妓女爲妻。人所共知。後登甲署理大通縣。其弟高義臣。卽由故里新安縣來江。隨乃兄享受清福。並爲登甲之耳目。惟乃兄既有妓妾。深憐其弟無床第樂。復以其妾無女子伴爲憾。故擬物色民女。爲乃弟作小兒。無如義臣。滿臉黑麻。貌極醜陋。且素有煙癖。以故無肯與之論婚者。而義臣因未遂願。致與其兄嫂。頗有嫌怨。去年九月。登甲以運動力得充警察廳長。義臣亦隨任幫辦廳務。威福甚於乃兄。故多以二廳長呼之。登甲因乃弟勤勞可嘉。特給資與義臣。由永安里羣妓中。選擇相當之女子。擲去數千金。始檢得雲龍閣妓女金翠。而金翠聲價太高。卽其領家。亦不肯賤售。而義臣由此得單思病矣。延至今歲二月七號夜。義臣以價買不成。遂妙想天開。擬歸濟良所擇配。當假傳廳長命令。飭由第四警察分

署長韓一亭將金翠傳送警廳。因夜深未能堂訊。暫押於待質所。義臣於夜靜時。私至所內。與金翠暗度陳倉。（係值崗警兵所見）且囑令明日過堂。只說領家虐待。自願從良。詎料次日。傳齊堂訊。而金翠直言先夜之事。領家並無虐待。又嫌義臣醜陋。其領家亦供與金翠相同。登甲失此奢望。遂變羞成怒。無由洩忿。乃涉及在廳之職員。蓋因義臣病時。不得見金翠之面。曾託警廳在差職員賈孔章于喜壽、胡榮開三人。前往龍雲閣探詢金翠。有無從良之意。而金翠之領家。其時因義臣前有恫喝之舉。恐施強迫手段。已將金翠藏於下處。是以堂訊時。金翠之領家。曾供賈等三人。前晚至該班。問金翠何不見客等語。故登甲藉詞賈等冶遊。立將三人革除。當時賈等質問。其開除理由。而登甲愈怒。立將三人拘押於警衛隊。次日問賈等知罪乎。彼三人叩頭哀懇。則曰。若不念素日從公勤慎。宜當重辦。復經廳內衆科長科員等。將三人保釋。聞十號又派警

傳買等三人到廳。而該三人皆未應召。其原因係民政長亦有所聞。登甲恐爲賈等所控。欲令三人出具不敢上訴之切結。

紀豔十九（藝蘅館主人良匹記）

藝蘅館主人者。卽梁令嫻女士。爲新會梁任公之女公子也。家學淵源。文名夙著。少時由乃父親授以經史。繼又從麥孟華、潘博二君習詩古文詞。從湯潛君習政治經濟之學。藝蘅館詞選一編。爲女士於十七歲時所手集。則其所造可推知也。

有周君者。粵省人也。留學美洲。嘗隨康南海先生周遊十一國。採風問俗。精研西文。西語旁通。條貫言之成章。南海先生之十一國遊記。洋洋大文。周君與有力焉。因此受知於南海周君。於西文雖程度甚高。而漢文則甚疎散。南海意存深造。於是貽書介紹於任公。謂盡心指導。三月漢文必能通曉。任公頗難之。繼

而南海主婚。介紹令嫻女士爲耦。俾得日後於相攸同爲學問中之交換旋蒙任公欣然允從。可謂名士名媛天然良匹。既而周君學成歸國。去年擔任庸言編輯報事。潛心學海。肆力於國學者。一年業益大成。時梁女士亦隨父在京。爰訂於民國三年春。在細瓦廠梁任公寓所行結婚禮。是日也。任出柬請各界來賓觀禮。一時在京之舊雨新交。接踵詣賀。聯幃禮物。頗稱隆盛。並於宅內特備茶話會款待來賓。其結婚禮式。乃任公親手所定。新舊參半。詞文豐贍。足可點綴吾國婚姻史之佳語乎。節記如左。

良時已至。雲噉之鳴。執事者各執其事。奏樂有間。闢門候客者。導客入門。以次就席。奏樂有間。贊者云。蓋聞三百三千曲禮。戒其不敬。天秩天序。舊典訓以協恭。是以男婚女嫁。人綱於此。權輿天神。地祇靈盟。於茲憑式。冠裳既集。壇坫有光。嘉禮聿修。無儀有禁。爲此肅壇。敢告執事。執事者屏息。正色悚立。贊者云。蓋

聞歌桃宜室灼灼者及時嫁杏當春郁郁者應節是以溯觀型之典闢貳室以
 館甥賦束楚之章望三星而在戶式維既夕禮曰孔嘉祇敬有加嚴恭將事執
 事者各敬其事奏樂有間執事者肅主禮入席奏樂有間肅大賓蒞壇北面立
 致敬有間肅大賓就位奏樂有間乃肅主婚入席贊者云蓋聞天地始闢而乾
 坤以定水火交感而陰陽以生是以二物之經爲道所自起一齊之義由禮而
 後成大德主盟有家相愛邁此良辰舉茲令典奏樂有間執事相婚者面壇東
 西立致敬嘉樂初合主禮致辭婚者俯伏敬聽受命次請大賓致辭婚者俯伏
 敬聽受命畢嘉樂亞合婚者東序西面立西序東面立執事相婚者交拜大賓
 傳換約指嘉樂三合贊者云蓋聞秦晉有匹無外於涇渭潘楊之睦重申以婚
 姻是以夫妻匹敵鐘鼓樂其好逑男女居室山河頌其偕老二合已兆百兩斯
 成黽勉同心人天齊慶執事者相婚者向主禮致敬次向大賓致敬(鞠躬)次

次向婚家主男致敬。(三鞠躬) 次向女家主婚致敬。(三鞠躬) 次向男女賓及主贊協贊致敬。(鞠躬) 男女賓致頌詞。嘉禮既成。嘉樂合。執事者相婚者退。次肅主婚退。次肅主禮大賓離席。

紀盛二十一(南京女學生)

南京民國女子法政大學。女子法政專門學校。女子法律學校。女子監獄法政學校。女子師範工藝蠶桑及中小各校。共女學生六百餘人。因去年民國法政大學開會追悼宋教仁。特包定江寧鐵路頭二等火車二輛。各女學生排隊至火車站。除五色國旗。與各校名稱旗外。有大書司令二字旗。又有大書最長二字旗。其女學生中。有襟懸白布長條者。左臂纏白布者。有身圍白布者。沿襲中國喪服尙白之義。最出色者。爲女子工藝學校女學生。有頭頂白布。所紮之白綵者。殆亦取出風頭之意乎。各校女學生。經過街市。挺胸頓足。步伍整齊。商民

朝野新譚 戊編

咸。嘖。嘖。稱。羨。其。內。具。法。政。知。識。外。具。尚。武。精。神。



朝野新譚 戊編終

百十六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鄧水 姜泣羣編輯

己編

蛻庵遺事之一

漢俠女士述

漢俠襁褓失恃。依父成立。年念三。慈父見背。每冀於蛻伯。或得長蒙訓誨。詎伯竟捨俠而仙去。乎十數年。覆蔭之恩。誠有不能已於言者。因咨嗟洩涕。以道之。先是伯創蘇報於滬上。時俠年十陸。與女公子長吉芬次信芳同肄業於中西女塾。吉芬年與俠相若。而性磊落博學多能。素抱愛國熱忱。俠傾佩之深。遂與爲莫逆交。深獲切磋之益。芬亦幼年失恃。由是愈相憐愛。乃爲引見於伯前。卽承優待。愛護之不啻親生兒女也。常語人曰。吾今又得一女矣。假期與芬歡聚。

有椿庭樂而忘返。伯曾作長歌以勉吾二人。迄今猶珍存之。歌曰：少小夔嬌痴，如花好風調。深情鍾女伴，且日誓永保。古有陳與雷，又有管與鮑。彼爲奇男子，佳話式交道。何況巾釵流，具此豈不少。吾女幼愚直，母棄此兒早。依父如依母，不復習窈窕。忽然逢素心，藥石左攻討。吾聞喜且懼，負劍相詔告。勿爲世俗交，切磋終期好。老夫雙掌珠，幼者甫離抱。長者及笄年，是我擊中寶。兩男性頑鈍，惟此女表表。期爲第一流，幸得倚充炤。進德日千里，繩愆相檢校。老夫拭目望，此心勿中槁。支那女中傑，捨君復誰蹈。長篇勗令德，諒君勿聽藐。又註云：漢俠如任巾、欄中之邁德也。與吾女吉芬交垂一年矣。始以情好相纏縛，繼以學行相切劘。今雖棄情好而學行之勗進，其固結猶甚於前日。僕初慮其僅爲世俗交，蹈兒女習不意二人之相得，口彰竟續切磋之益不淺也。爲之深喜，不能已於言賦。長句以贈漢俠，並勗吉芬葆其歲寒松柏，抑又聞之已進之德，彼此所

共見也未改之過日月所常有也願漢俠及我吉芬葆其所已進更誠方來是則所屬望耳遺言深銘肺腑曷敢忘之斯時吉芬在校中常念女界蒙聾思設報紙以振興之遂與諸同志創報於滬江頗見發達俠讀書未久不諳作文乃作俚言聊助綿力

荏苒二三年伯因報言忤當路乃挈吉芬漫遊三島二公子則被逮以緩父獄俠仍就業舊塾明年歸武林蔡氏嗣後雖與芬通鴻伯之事績究不得週知迄革命告成南北統一俠復遊學於滬憶念頗苦春三月天假之緣芬自美國歸而伯即從湘省接續到滬重聯舊雨於逆旅中心期頗慰伯忻然謂漢俠曰吾十年前曾革命詎事未成所遭困難擢髮難數今幸目覩共和又見爾與吉芬均偕佳婿吾無憾矣自此往來無虛日每過必以佳章見示詳爲解釋蓋以俠學淺思有以啓導之也伯又極贊成女子有參政旁徵博引妙喻橫生固今

猶在預備時。別宜各出其所知。以與世交換知識。第不可橫決。汎濫滋人口實。徒爲前途障礙矣。伯本斯意。遂嘗揜揚俠名於京滬報界。願俠雖謏。陋重以老人意。不敢過拂。乃少少有所供獻。不期相聚未久。伯北上爲民主報編輯。水土不服。甫一月。復南下。秋八月。吉芬夫婦有蜀道之行。俠課暇。必往視伯。此時精神殊健。坐談二小時。無倦容。條而歲聿云暮。俠將回里省。姑璋伯見俠言別。黯然曰。吾二女遠離。幸爾相依慰我。今暫去。明春早來。與吾同遊。鄧尉觀梅。可乎。俠敬諾之不意。今春羈身江甯。爲女校教授。事遂爽雅遊之約。時藜砧方就學於淞校。因囑頰往看視。復作函自謝。伯知俠情況。諒之不爲罪。且爲之賀。寒食節。循例旋鄉。掃墓過滬。即邀伯同行。作六橋三竺之遊。時伯患嗽疾。劇不果。俠至杭。無心久游。三日遂返。見老人病體支離。厥狀憊甚。俠侍側。有間默念。吉芬信芳。皆在遠地。孤館老人。將誰負。湯藥之責者。不禁爲之酸楚。伯微睡。間忽

張目詢俠曰爾父沒時年幾何矣時尙健否俠答猶健年五十四耳伯喈然嘆曰余今亦五十四而髮蒼蒼而視茫茫且多病頽唐如此其能久存乎俠聞之凄然欲淚勉作慰藉語以安老人心然斯時猶謂病人之常情耳何期遂於此不起乎乃擬請假留滬奉侍以待信芳歸伯雅不欲俠徇私義而廢公益固促之曰信芳不日將歸國且吾固無恙矣爾其行乎俠猶躊躇適校中庖代乏人書來敦迫返校乃惘然趣裝歸甯因途中爲風露所欺至校困頓不起於床頭疊接信芳及藥砧函云老人病帶呻吟中屢詢漢俠猶不來過此以往不復見之矣伏枕讀之不覺淚隨聲下是夜夢伯欣然立吾前顧謂俠曰吾將去汝其勉之言訖倏忽引去追之不及而仆俠亦瞿然驚覺時夜已深斜月映窗殘燈無焰不覺心悲且悸次日躡音飛來吾伯竟於四月中旬仙逝於逆旅音容已杳手澤猶存俠果不見吾伯再聆策訓矣嗚呼哲人其萎邦國殄瘁溯自辛亥

之役。政體更新。大陸龍蛇爭相角。逐怡然矜其功。于新邦者比比皆是。獨吾伯處之泰然。不屑自炫。其前勳而人亦以其不甘湊合流俗焉。而遺之嗚呼。世之所以報施善人者。固如是乎。雖然。伯工于詩文詞。遺箸散在海內者。同志方搜集。冀存之。是天之故厄其身。或將彰其名於後世。而使俠哀吾伯於今日者。亦終得以少殺歟。

陳烈士佩南傳

謝保衡稿

烈士氏陳諱佩南。無字。江蘇宜興洞山鄉人。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奉令勦匪。血戰陣亡。年二十歲。烈士之死也。以新兵擊悍匪。救鄉情切。憤不願身。又隨營無衛生隊。以致血盡身亡。槃槃大才。資志以歿。洵可哀也。烈士父小山先生。以前清諸生。研究政聞。被舉爲代議士。平日急公好義。勇於敢爲。鄉人士咸推重之。祖春山公。慈仁愷怛。爲一鄉之冠。曾祖畫溪公。善飛白書。行草尤工。文兼歐柳。

生平不一應試。其高尚有如此者。烈士承累世遺澤。參以新世界之學說。慷慨自期。許幾幾有學書不成。學劍不成之概。既而烈士畢業於竺西高等小學校。升送常州中學校。凡七學期。文學術藝成績俱佳。前清宣統三年。趙不黨應該校之聘。日以兵事學誘導學生。不半載而武漢事起。趙君解職赴鄂。烈士固請偕行。格於校規。未之許。九月中旬。滬蘇相繼光復。中學費絀。停辦。烈士身蘇滬間。擬投筆從戎。苦無媒介。資斧告罄。怏怏而歸。其年十月。趙不黨以滬軍山砲一中隊攻克天保城。規復江甯。尋爲常軍司令長。烈士爲保障鄉里。計方在周鎮練團。勇聞趙在常。握軍政。亟趨就之。小山先生以其年才弱冠。血氣方剛。欲尼其行。烈士揣如親意。絕裾去。趙以排長任之。時民國元年正月十七日也。是年三月。巢湖匪躪宜興。前莊町吳姓慘遭焚殺。周鎮紳商亦被劫擄。掠銀數千元。以去。烈士聞乃大怒。亟欲一戰以創之。會漕橋幫匪齊集。某董赴常求

救。烈。士。自。請。行。趙。嘉。其。勇。許。之。動。員。令。下。烈。士。卽。任。勦。匪。司。令。率。新。兵。三。小。排。受。趙。作。戰。命。令。強。行。軍。鼓。輪。南。下。向。敵。前。進。抵。漕。已。黎。明。烈。士。自。稔。兵。力。單。不。欲。爲。持。久。戰。擬。出。奇。兵。急。襲。之。乃。率。兵。登。陸。通。過。拾。成。橋。甫。展。開。已。與。敵。人。觸。接。矣。不。得。已。背。水。散。開。猛。力。攻。擊。殲。匪。多。名。稍。佔。優。勢。有。匪。目。一。名。指。揮。悍。匪。突。貫。攻。擊。烈。士。估。量。距。離。已。達。有。効。彈。界。急。令。集。中。火。力。聚。擊。殲。之。事。後。於。該。匪。目。身。畔。搜。出。名。刺。數。十。儼。然。某。軍。某。水。師。某。營。某。哨。官。姓。吳。名。俊。口。者。也。烈。士。之。登。陸。也。與。匪。猝。遇。未。能。殫。竭。力。心。以。務。完。其。準。備。匆。急。之。間。互。相。鏖。戰。無。從。保。持。連。繫。以。致。策。源。不。濟。策。綫。中。斷。匪。衆。奮。勇。前。進。轟。擊。十。分。猛。烈。時。烈。士。在。麥。隴。間。揚。聲。指。揮。爲。流。彈。所。中。仆。地。滾。入。泥。溝。中。流。血。如。注。猶。大。呼。前。進。不。止。近。午。匪。敗。奔。漕。橋。全。境。安。堵。而。烈。士。則。以。血。竭。聲。嘶。奄。奄。一。息。若。斷。若。續。不。逾。時。而。殞。已。嗚。呼。傷。哉。方。烈。士。毅。軀。發。見。時。左。手。握。槍。臥。血。泊。中。腰。下。佩。刀。僅。

存其鞘。不知刀之所在。厥後於烈士絕命處。水涘得之。蓋其中彈倒地時。狂呼殺賊。發憤遙擲。落於水中者。烈士多兄弟姊妹。行二聘。周氏未娶。無子女。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崇祀忠義祠。并於洽成橋畔。建紀念塔焉。

陳烈士哀餘錄序

烈士陳佩南君。以常軍一排。勦匪漕橋。力戰陣亡。而漕橋賴以安堵。事後。公民感烈士之勳。嘉烈士之勇。所在開會追悼。誄詞挽聯。爲烈士紀實。而誌痛者。沈沈夥頤。烈士父筱山先生。哀集爲冊。名曰哀餘錄。屬斐爲之序。烈士自竺西學校畢業。入常州中學校肄業。與斐於兩度師友誼。平昔知其性質勇敢。慷慨有大志。自武漢起義。躍躍欲自試。未得達。後入常州軍爲排長。遽以戰歿。充此少年英銳之氣。偷日月。歷練所成。就常未可量。利器方新。發於剛而芒刃。息頓以斐之習。處有素者。能無哀乎。茲所錄文辭。咸沈痛可誦。令予感喟。抑愚嘗有論。

者。世。之。佳。文。傑。作。非。出。於。文。士。之。筆。實。出。於。仁。人。義。士。艱。苦。卓。絕。之。行。誼。彼。文。士。者。不。過。因。緣。藻。飾。爲。可。痛。可。誦。之。事。留。一。影。爾。古。來。作。史。之。才。推。司。馬。遷。爲。第。一。其。文。亦。嶽。奇。磊。落。然。非。經。數。千。百。年。之。聖。賢。謨。議。英。雄。締。構。則。子。長。雖。有。筆。墨。將。於。何。處。塗。澤。乎。則。茲。錄。者。非。楮。非。墨。非。文。非。字。乃。烈。士。奮。勇。救。人。之。氣。中。槍。噴。湧。之。血。搆。成。之。也。哀。悼。諸。君。偶。取。而。圖。之。於。紙。而。已。雖。然。更。歷。數。十。百。年。後。目。睹。烈。士。之。戰。事。者。既。少。即。傳。頌。者。亦。將。漸。遠。而。不。詳。而。茲。錄。之。存。則。閱。百。世。而。歷。歷。咸。在。今。者。文。以。事。而。絢。後。者。事。以。文。而。傳。也。相。需。爲。用。果。能。判。其。先。後。乎。悲。夫。搏。搏。宙。合。由。生。而。之。死。者。日。凡。幾。人。而。能。以。其。死。發。揮。如。許。之。文。辭。者。更。復。有。幾。大。約。無。事。可。紀。卽。紀。亦。不。足。觀。者。比。比。皆。是。也。然。則。烈。士。爲。善。於。死。者。矣。元。年。八。月。童。斐。謹。序。

飛行家馮如事略

馮君如號鼎三。廣東恩平人。父業綸務農。家貧不能自給。生五子。君最幼。性穎悟。少時肄業於鄉中小學。聰明冠羣。童教師甚器之。然性好弄物。屢戒不聽。曾以火柴盒作輪船等物。無不酷似。又造紙鳶分給鄰童。試高輒第一。鄉人莫不奇之。君之醉心機器蓋胚胎於此矣。未幾四兄皆夭折。家益貧。中表某適從海外歸。國勸其出外營生。君韙之。父母以愛故不肯使離左右。君曰：大丈夫以四海爲家。安能鬱鬱久居於此株守鄉隅。非兒之所願也。兒行矣。母以我爲念。遂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赴美國。小藩市入耶穌教網紀。慎會日作營生。夜習西文。是時年僅十二。目覩美國工藝之精心嚮往之嘗謂家國富強由於工藝發達。而工藝之發達必有賴乎機器。今中國貧弱極矣。非學習機器不足以助工藝之發達。於是東至紐約。專學機器。教師見其年少穎悟。免收學費。馮君益加勉勵。苦心孤詣者十年。於三十六種機器無不通曉。又復獨出心裁發明拔

水打椿兩種機器最爲適用。其尤出色者則所製之無線電機能發能收電碼。靈敏西人向其購造數副。至今猶存。一千九百零六年復回山藩市。其伴朱竹泉久慕其名。卽於是年就學於馮君。時值有俄日交戰之後。君卽對朱曰。日俄戰爭大不利於中國。當此競爭時代。飛機爲軍事上萬不可缺之物。以其製一戰艦費數百萬之金錢。何不將此款以造數百隻之飛機。價廉工省。倘得千隻飛機分守中國港口內地。可保無虞。於是發明飛機模型。先欲自行試辦。惟苦於資本。幸海外同胞素知大義。聞飛機足以救國。遂招集股本組織一飛機公司。請馮君卽速製造。遂於一千九百零七年九月在屋崙埠租廠開工。翌年四月告成。搬往打林。可市麥園試演。無效。而屋崙工廠又被焚。前時所造之無線電等盡歸烏有。卽在麥園搭棚再造第二隻。至八月告成。試演又是無效。再造第三隻。斯時也。風雨交侵。霜雪滿地。馮君不以爲苦。專心致志。閱三月而告成。

試演。昨有成效。馮君見其稍有進步。更加改良。再造第四隻。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二月試演。約有數丈之高。忽然墜地。此馮君之第一次受驚也。幸無損傷。馮君得以無恙。又造第五隻。適值美國人胡第氏。屈氏在羅生技埠試演飛機。馮君不惜重資。與其徒朱竹泉到場參觀。欲藉以增廣見識。不意西人吝甚。拒人於三里之外。不准近前。偷看馮君掃興。而回日夜尋思。研究廠機靈動之法。至是年五月告成。試演幾次。仍未盡善。馮君以爲機量過重。稍爲變通。至十二月第六隻。又復告成。卽時試演。依然如故。惟時公司資本十費八九。再欲招股。股東以六次無效。不肯集股。而馮父母見馮君久而不歸。屢函催其回家。馮君僅用好言慰覆。每對人曰。偷飛機不能成功。誓不復回祖國。遂將餘款再造第七隻。其苦心毅力。比諸哥倫布尋得美洲。何多讓焉。惟機雖靈動。而一間未達。仍未敢信。偶見一鷹翱翔空際。馮君注目視之。見其翼有機關。卽取白鴿考驗。全

身以尺度之。遂趕速製造。至一千九百一十年六月。試驗果然靈動。當此時。孫中山先生到場參觀。贊賞不已。加以勉勵。股東見其有效。再續股本。使馮君逐漸改良。至十月告成。試演凡十餘次。中西人十往觀者。不可勝計。後復期十一月十八號。再演高至七百餘尺。向海灣環繞而行。約有二十英里。歐美各報極力推許。此時馮君名譽已飛騰於世界矣。美人久慕其名。欲請爲教師。優給薪金。不知馮君素抱救國主義。不肯楚材晉用。適值上海商務印書編譯員張元濟到美遊歷。請馮君卽速回國。不可逗遛。並附薦書於清督張鳴岐。請其破格錄用。馮君遂與其徒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等。於客歲一千九百十一年正月。同帶飛機返國。二月念二日抵港。張鳴岐派寶璧兵輪歡迎。將飛機運回燕塘。安置馮君順道回家。省親。至二月十日。安記洋行西人買有飛機一隻。在燕塘試演。清將軍孚琦往觀。被溫生才槍斃。滿人大懼。疑及馮君。因疑生忌。勢所

必然。又值三月念九之役。張鳴岐恐其暗通。同志嚴加防範。不肯錄用。賦閒數月。至五月念五日。自行試演飛機。在船受濕。生銹。飛力薄弱。竟然中墜。幸機器雖壞。而馮君無恙。及武昌起義。各省反正。馮君以辟巢未破。終爲後患。遂結合同志組織北伐飛機偵察隊。在燕塘陸軍營內製造。祇當義務。不受薪金。嗣以南北統一。無庸北伐。馮君爲開通民智起見。呈請陸軍司定期八月廿五十一點鐘。在燕塘試演。當未試之先。馮君招集各界。語明飛機如何利用。如何製造。如何駕駛。演說一番。各界莫不鼓掌稱善。及試演。先由燕塘塘口操場凌空而上。高約一百二十尺。東南行約五英里。當時飛機靈動旋轉自如。鼓掌之聲不絕於耳。馮君欲急促進。高益求高。將兩手持之機關一抽。不意力過猛。該機直上頭高。尾低。遂兩足浮鬆。全身墜下。該機亦卽墜落。頭胸及股各部均受重傷。當時有紅十字會及軍醫馳救。然藥料太少。難以支持。在場醫士著卽扛

到北操場陸軍醫院調治是日適值禮拜醫生外出候至五點鐘時各醫回院施藥已無及矣計馮君留美十七年學普通機器者十年專製造飛機六年屢試屢跌再接再厲其百折不回之志有非尋常所能及者臨歿猶囑其徒曰吾死之後爾等勿因吾斃而失其進取之心須知此爲必有階級云云嗚呼若馮君者可謂熱心救國者矣何昊天不弔年僅三十竟成千古上有父母下無子女吾爲馮君哭吾更爲中國前途悲也幸其徒朱竹泉等可以繼其志馮君雖死猶生矣

游頤和園記

由萬生園至海澱行數里卽爲頤和園清孝欽后以千萬海軍經練之費移而建築斯園者也是園枕山襟湖天然邱壑宮殿宏壯房廊曲奧苟非意匠經營何能有此結構初入門則爲玉瀾殿玉階無塵朱簾垂地再進則爲德宗燕寢

處。掀。簾。而。望。御。座。陳。設。依。然。赤。舄。未。改。玉。步。由。殿。向。左。則。長。廊。一。線。如。駕。長。虹。宛。似。九。天。宮。殿。闕。重。開。過。此。則。曲。徑。通。幽。引。人。入。勝。離。宮。別。館。皆。翠。蓋。登。臨。之。地。楹。聯。堂。額。多。詞。臣。華。藻。之。章。偶。然。寓。目。亦。不。能。記。憶。惟。繞。步。湖。邊。則。波。光。樹。影。映。帶。左。右。洵。爲。可。樂。臨。湖。正。殿。額。曰。排。雲。於。此。瞻。眺。全。湖。在。望。由。排。雲。殿。向。上。則。最。高。之。佛。香。閣。在。焉。此。閣。自。孝。欽。逝。世。久。閉。不。開。故。游。人。罕。至。從。排。雲。殿。向。左。至。後。山。山。逕。透。迤。蹕。道。平。鋪。尙。無。崎。嶇。之。苦。更。上。一。層。則。危。然。一。亭。倚。山。而。立。題。其。名。曰。畫。中。游。左。右。矗。立。兩。閣。一。曰。愛。山。一。曰。借。秋。披。襟。當。風。覺。此。身。飄。然。若。僊。撲。取。俗。塵。三。斗。余。在。亭。中。小。憩。由。曲。徑。繞。道。至。山。下。復。有。鑿。石。成。沼。流。水。爲。泉。柳。暗。花。明。又。是。一。邨。是。處。流。泉。其。源。發。於。玉。泉。山。汨。汨。泠。然。有。聲。然。地。勢。平。衍。非。若。半。山。瀑。布。有。一。瀉。千。丈。之。勢。蓋。以。土。石。築。成。一。隄。遏。其。趨。流。俾。不。得。出。復。決。而。下。注。故。灌。入。是。沼。宛。然。流。泉。也。山。石。壁。立。湍。水。相。擊。與。

流泉相響。和石之上。刊有仙島松風等字者。皆孝欽御筆。璽寶重鈐。猶留鴻爪。既復出文昌閣門。沿昆明湖而攜步湖隄。遠亘長有二餘里。隄以水泥建築。不栽花木。望之如童山。隄邊有銅牛一。踰伏石磴。栩栩然欲活。相傳爲回明園舊物。隄盡則長橋凌空。碧水一泓。與吾吳葑溪之寶帶松陵之垂虹相彷彿焉。倚橋遠眺。湖中野鷺成羣。游泳自得。蓋是處境地清幽。行人罕至。彼鷺鳥亦自欣其得所。而有世外之樂也。湖之廣十餘里。有汽船二。爲御用品。今皆無存。有木製汽船一。船底則以白石鑿成柱立水中。層樓既登。四顧皆空。使於此間。有一葉扁舟。洄溯其間。柳浪聞鶯。烟簑垂釣。何啻六橋風景。况一樓一閣。亦全仿西湖布置。湖中長隄。碧樹成陰。柳條拂水。卽蘇白二隄亦無此設色。孝欽以天下養原不爲過。特萬千廣廈不庇孤寒。而專以供奉一人。此亦專制相沿之成例。奚庸深責。有此勝境。不以建築公園與民同樂。而仍門禁森嚴。永爲皇室私產。徒

令野有蔓草。室無居人。梧桐葉落。秋色淒涼。薜荔牆侵。西風冷落。未免負此名園也。亦大可哀矣。 章鑑稿

金陵鄉翁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隣村某氏聯姻。兵亂失其子。翁故爲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子。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卽名以子之名。及金陵平復。翁仍行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遣嫁。訪得某翁所在。貽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贖代真也。乃作復書。訂以去年九月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故居無存。及賃屋爲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翁欲不認。則真其子也。欲認之。又碍有婦翁在。乃曰。此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真。其翁歸而疑焉。旋值得實。乃使媒氏。

告曰。原聘者。吾婿也。他人子。安得婿吾女。某翁正躊躇無計。而其養子知事。不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人婦翁家。婦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爾女歸。殺婿。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略爲小女治裝。子姑小坐。婦翁既入。謀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婿。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自從。戶送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抬婿入行禮。既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使媒氏告某翁曰。爾子已婿吾女矣。爾尙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使其子爲贅婿於女之叔父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婿。兩女偕歸。其仇讎各相得。遂安無事。

義丐武訓第二

山東堂邑縣武訓。以乞丐興學。全國知名。近聞該縣又有吳某。混名吳二豆。沫者亦乞兒也。前清時代。卽乞鄉里所得之資。儲諸撲滿。日積月累。足數百串。就林鳳鎮創立義學。貧家子弟入內肄業者纍纍。資其造就而成立者。時有所聞。刻已積至京錢兩千餘串。近又呈請該縣立案。改爲初等小學校。延聘教員。添招新生。一切規則。甚爲完善。

錢恂與陸徵祥

吳興錢恂。字念敬。驕倨詭異。有父風。殆出天性。屢試不售。益傲謾。自恣鄉鄰。目爲怪物。許竹簣使德俄。調充隨員。乘法蘭西輪船。初出國門。昧于西語。形同木偶。上海製造局總辦劉騏祥。遺廣方言館法文高才生陸徵祥。爲許招待。陸乃指揮爲錢安頓行李。錢德之甚。遂互通氏族。是爲錢陸相交之始。會許以戚某。

介紹於劉俾讀書。廣方言館。劉乘間以陸爲囑。許倉卒得書一覽。置之移時。竟忘。越年餘。清理積牘。獲此札。不省爲何許人。徧詢僚佐。皆不復記憶。錢獨具以對。時陸徵祥肄業京師。同文館。至是奉調出洋。陸感錢一言之知。恆敬禮之。願錢爲人。徧復落落不能得志。陸則才氣飄發。歷任公使。咸倚重之。不數稔。洊升參贊。聲名洋溢四海。迨胡惟德使俄。與錢故同鄉。且有世誼。復調之往。錢陸舊雨重逢。愈益相親。陸以錢年齒少。長偶戲呼恩師。錢不敢應。嘗欲與陸約爲異姓兄弟。陸笑允之。亦卒未實行。蓋陸去國數載。未一歸省。不染京朝氣習也。尋荷使陸徵祥升任海牙。平利會專使。卽以本缺讓錢。就商于胡。惟德胡卽飛章入告。報可。錢恂遂以二等參贊充荷蘭公使。皆陸推挽之力也。然在任數年。碌碌無所表見。時荷蘭方于南洋殖民地設苛例。虐待華僑。需設領事保護。甚亟。錢初不敢以爲言。逆揣荷政府必不能從也。將去位。始上其奏。繼任者乃陸徵

祥適當其衝。於是與荷人往復交涉。唇焦舌敝。畢枯筆禿。且二年餘。始克就緒。備民至今受其賜。錢恂旋移節。意大利未幾罷職。歸民國。肇興復入北京。總統府充三等無聊顧問官。月糜廩三百金。陸于南北相持之頃。嘗聯名電清帝遜位。功在民國。既還京。歷任外交總長。國務總理。尋辭職。翛然遠引。作瑞士寓公。云余與陸氏雖生同里。閨未嘗謀面。聞其爲人固恂恂。儒者若錢氏。則乃者所謂一倫公也。蓋生平惟夫婦篤好。後父死。納妾。則並此一倫而亦破矣。老桂

新游俠傳

河南汝州。郊縣相傳有拳士。平匪之奇事。一月三十日。攻破寶豐縣之白匪。進犯郊縣。縣知事某。至汝州請兵未返。商民方驚恐時。突來壯士百餘人。自稱素善拳法。居鄰近山中有生徒八千餘人。分散各地。今見白匪勢太猖獗。願任保護商民之責。遂命地方多備燈火。懸掛城樓。是夜白匪果自城西來。至離城一

里許。卽向城內開鎗。一排拳士聞之。飛至城下。直向白匪衝擊。匪不能支。向後退却。次晨拳士以竹竿挑起匪頭四十餘枚。遍游城市。商民感謝無已。贈以銀錢。不受。請其留名。亦不肯。但曰汝等謹記愛國民三字可矣。遂急還汝州去。此說確否。未能深信。果爾。是亦新游俠傳中之佳話也。

美人烈士付斜陽

某君曰。金陵水西門外莫愁湖。爲才士佳人留連憑覽之所。蓋其處本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勝跡也。前年光復後。湖畔有園一所。係粵軍建國烈士之墓。築之以表紀念。粉黛英雄。先後輝映。河山生色。傳之不朽。豈料有某兵隊經此。用其破壞手段。以致將園中所有。損毀無遺。亦可慨矣。余日前途經其處。桑田滄海。不禁有今昔之感。觀其荒涼慘楚。與莫愁湖之傾圮破敗。同一淒狀。墓前左右紀功碑。字跡多用灰污沒。惟建國成仁四字。尙巍然矗立。如靈光之在魯殿。所

壤稍稍吐氣者。門關雖毀而汪精衛所題之粵軍建國烈士墓七字碑石幸未波及。詎楚子強橫。鼎尙非所敢問。抑忠節之氣精神奪人冒犯者。亦有所凜懼不敢嘗試耶。

小鳳曰。辛亥建國之役。無論何人當不應有一句半句毀辭。相加此理之昭昭也。誠如是。莫愁湖上粵軍戰死士掩骼之墟。彼塚中故鬼何事得罪政人而令其毀成瓦類垣哉。

田橫漢仇五百烈士墳。乃在旌表之列。况此塚中人於公有晉陽之義。於私無季布之嫌。哉。同一策勳而西冷華表鶴歸依舊。我見朱海鹽撰陣亡諸將墓碑。不禁哭向莫愁矣。

治賊奇聞

陸軍五師十七團團長徐公燕珊。自去春移駐郟城。威望素著。宵小斂蹤。四境

賴以無事。至七月贛亂既成。團長南征。盜賊竟蜂擁而起。幸縣知事丁公急聯民團。竭力維持。一面電稟上憲。仍請徐團長趕緊回鄆。以資震攝。是時黃水關決。鄆民被災者十有五里。賊聞陸軍將至。遂相率逃往水中。燒殺搶掠。慘不忍聞。及陸軍來後。察度情形。無可着手。且恐緊及居民。不得已密出奇計。陽爲以毒攻毒之法。使各匪首強行投誠。旬日之間。投者至二十七名之多。團長遂開誠布公。曉以大義。勸令各匪分置駐防各隊。使之効力。彼此相安。毫無異議。忽於十月三十一號十一點鐘。命令一下。同時均行拿獲。無一逃者。闔鄆之民。無不稱快。卽鄆東壽范之積年巨匪。悉數擒拏。當卽明正典刑。懸首示衆。

地震誌異一

癸丑十一月十八日晚間十時。揚城地忽小震。不及半分鐘。惟以震甚微。故居人多未及知。當震動時。玻璃鏗鏘有聲。立於地上者。稍覺有異。而街上之電燈

亦搖晃不已。

地震誌異二

雲南嶧峨縣。於去歲年底。慘遭地震。滇省民政長曾遴委地質學家充農業校長張鴻翼。馳往踏勘。其所得報告略云。嶧峨此次地震。乃地盤下落所致。屬乎陷落之一種。非火山地震。亦非斷層地震也。（中略）先是陽歷十二月十九號夜十一點鐘。縣城中已有先震。但其震甚微。人皆視爲故常。毫不介意。念一號夜十點鐘。地遂波動。民居盡毀。壓斃人畜無算。翌朝起視。地裂已數寸。田中有水及沙。噴出數日。後裂口漸次閉合。而白沙尙纍若邱阜。數日後。震猶未息。居民不遑甯處。僅葺草棚。爲苟安計。甌釜缶杓。直達戶外。街路爲之頓塞。但一仰視。則滿城披白。無非嫠寡孤獨之輩。入夜哭號。聲震數里。偶有小動。便徘徊竟夕。若將臨大敵者。然重以城堞頽圯。門戶洞開。飢犬饑狼。直入堂奧。偶觸屍

奧。吠聲頓作。不得已昇諸靈官殿之西偏。覆以薄土而去。牛馬之死者。則委諸江渚。而不知恤。總計是次死亡丁口。不下一千餘人。倒塌房屋。不下五千戶。亦云慘矣。乃者政府賑濟。鄰封助恤。地方長官。又籌以工待賑之法。然嗷嗷待哺者。猶不可以數計。死者長已矣。生者將如何。誰非赤子。能無恫然。且嶧峨之患。猶未艾也。其地瘠。其民情。大震之後。益之以瘟疫飢饉。重之以盜賊水患。試問此漢夷雜處。八屬毗連之鄉。將以何法處此。今小之而壞省會之南藩。大之而阻臨元之要隘。則其害有逾於地震者多矣。居今之計。惟有再籌巨款。暫安現在之災民。安置重兵。預防未來之變亂。然後謀建設之法焉。嶧峨素苦瘠。每歲收入。不過糖鐵諸大宗。以言建築。動需巨資。木則取諸丁癸與衣。石則取諸河西東路垣壁所用磚土。則皆冲積層中之砂粒。取材雖不甚遽。然比重最大。粘性最弱。稍有冲突。復即潰散。此次之震。所以壓斃人畜者。大率坐是。其餘若木

製之窗壁。俱安存而無恙。是此後之建築。當以木製者爲最良。而地盤宜堅。材質宜固。牆壁宜薄。窗格宜細。構造宜取輕便堅實。再查震後之屋。多傾於西。以後所用之木。宜以鐵絲牽引之。於其反對之方向。至於砂磚。以少用爲宜。然此不過弭患於一時。終非久遠之計。故遷城實最穩健之一策。查縣治。漢人不過二百餘家。皆安土重遷者。流外。餘悉六土司之舊都。所云獠夷。隸人之屬。平時與瘴雨戰。與蠻烟戰。甘受自然淘汰而不辭。與言遷城。必漠然不知所可。然震災頻仍。陸沉在卽。蚩蚩者氓。卽不自重其生。豈有坐視浩劫。而不善爲之所者。再查嶧峨古城。遠在甸中。當時亦爲鎮瘳之計。以乏水澤。始遷今邑。顧自前清。以至今日。水災震災。迭爲起伏。民命財產。損失者不知凡幾。况後患之靡涯也。故欲爲長治久安計。莫若遷城於地盤穩固。得水便易之區。藉以厚臨元之聲齒。固南部之藩籬。尙不失控制蠻荒之至意云。

庸言報頌

百頃先生曰。余最信仰任公也。最信仰任公爲新聞記者好手而演說大家也。丙午東渡。便擬泛棹須磨。與之定交。卒累於學不果。歸後讀其所編國風報。猶想見其爲人。低徊不能去。日月幾何。河山變色。任公方意氣揚揚。錦衣歸里。而余已倦鳥思還。不樂聞人世事矣。國會開幕。猥受父老付託之重。翩然來京。得見任公於萬生閣暢觀樓。再見於磨盤院進步黨俱樂部。觀其議論風生。目光電掣。頗謂昔所信仰者。自今思之。誠不虛也。乃未幾而國會夭矣。未幾而內閣頽矣。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讀白香山琵琶行。不禁淚潄潄下。然今之下淚者。豈獨余一人已哉。日昨閱某報大書特書庸言報廣告。不覺憂從中來。文以情動。因率成七言律四。無以名之。名曰庸言報頌。

一卷庸言千萬身。與君約略證前因。昌言（時務報前身爲昌言報）忍付東

流水清議（戊戌任公出亡在橫濱開一清議報）難求南海濱今日方知時務重（丙午二月設時務報於上海）當年誰采國風新（梁卓如光復後到京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自云自前年十月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滄江（任公隱名）悵望風波惡吩咐兒曹理釣綸

新民叢報從頭讀敬告國民（憶新民叢報第一期首篇論說顏曰敬告國民大率勸勉國民之意）入上乘明水敢云明如水飲冰漫道飲非冰（飲冰即前司法總長梁啓超明水即今中國銀行總裁湯叔皆當時作者）藝薈詞選題紅葉詩界潮音詠紫菱（藝薈館詞選詩界潮音皆新民叢報中分門名稱紅葉紫菱詩詞標題也）畢竟少年中國也（叢報有新少年中國一篇）任公風骨本峻嶒

好個傳人黃遠庸東南園裡且停蹤（庸言報廣告二項云茲特聘訂黃君遠

庸爲編輯主任以後內外投稿請逕寄北京前門外東南園黃寓。頭銜耀日知編輯。（注見上）海外思潮。（廣告五項云本報增加海外思潮凡歐美日本最近各界潮流無不具備）富內容闊議於今成畫餅座談。（廣告三項云並由此項記者與梁任公先生訂立專約每月記載先生座談兩篇）猶自泣寒蛩刷新體製今年改。（廣告云今年大加刷新改訂體製）告白價錢（廣告云告料白科面十元一面二十元長登另議）却不鬆（鬆賤也甌語）整頓諸須時日多。（廣告云內部組織整頓諸須時日民國三年一月二月兩期合刊）兩期合刊（注見上刊字叶去聲）竟如何藝文雜纂皆名宿（廣告七項云其他文藝雜纂皆以名宿撰述）新學潮流（廣告七項又云以力合新文學潮流爲主）厭共和（庸言報第一卷二十二二十三號登載吳貫因大著中國共和之前途一篇語多舐排共和國體廣告所謂新學潮流想當

如是。記事中西明系統（廣告六項云本報中外記事皆用系統的載法）時評內外費搜羅（廣告四項云本報每期增加時評至二十篇以上內外時局發揮靡遺）天津日界庸言館（廣告云發行所在天津日界旭街庸言報館）漫擬他年作涇河。

可作民國總統之模範

中國承歷代專制之後。人民之視總統。凜然其不可犯也。若美國則異。是編氓婦穉咸以總統爲與人以可親者。塔虎脫在總統任時。嘗有民間四歲之女童求得與總統一接吻爲榮。幸威爾遜初就任。卽有一孤苦之幼女投書白宮。請認總統爲義父。總統皆不之拒。近則又有一趣事。卽威爾遜爲一幼女放鴿。是也。新年一月十日。威爾遜乘車出遊。道旁幼童一羣排立呼總統萬歲者。再中有一九齡之幼女。手捧一盒。附一信函呈遞於總統。且諄囑曰。必歸至白宮後。

始。可。開。閱。總。統。唯。唯。歸。而。視。之。則。其。函。曰。我。所。最。愛。之。總。統。此。盒。中。乃。一。鴿。也。數。星。期。前。飛。入。吾。家。窗。戶。吾。見。其。翼。已。折。憐。而。養。之。日。飼。以。飲。今。幸。已。復。原。矣。敢。乞。總。統。爲。我。放。之。使。歸。其。羣。則。感。恩。非。淺。矣。末。書。最。愛。之。云。蓋。卽。此。幼。女。之。簡。名。也。威。氏。如。約。親。啓。其。盒。縱。鴿。飛。去。又。使。其。從。者。遍。訪。此。幼。女。之。名。氏。旋。乃。調。得。其。實。此。女。名。委。拉。格。林。因。不。欲。求。人。知。故。但。書。簡。名。於。函。末。越。日。威。氏。答。此。女。書。略。云。鴿。已。放。去。以。示。不。負。所。託。事。雖。極。細。而。有。奇。趣。吾。國。之。從。事。教。育。者。大。可。采。爲。童。話。之。資。料。也。

華僑一角傷心史

萬鴉。佬。卽。美。拿。多。又。名。民。那。哈。煞。在。西。里。伯。島。之。北。隅。境。內。山。脈。連。亘。丘。陵。起。伏。富。有。森。林。故。良。材。甚。多。其。最。著。者。如。烏。木。其。本。大。可。數。抱。盡。爲。英。荷。商。人。運。往。香。港。上。海。爲。製。各。種。器。具。之。料。椰。樹。爲。尤。盛。每。月。出。產。晒。乾。者。多。至。萬。餘。担。

亦爲英荷商人採寄英荷兩京製配食品之用此兩件爲出口貨之冠其餘棹
棒咖啡芝古拉及各種菓實頗稱繁盛人民雖不務生意亦可賴之以安土人
號曰色那呢與黃種相類較之各處土人又別爲一族信奉耶穌教男女醉心
歐化均効西裝文言則以馬來由是用此地百年前曾屬於英葡華僑亦頗占
商業勢力厥後隸入荷人之版圖於行政區域分爲一府治統轄四縣於茲百
載矣今荷政府已預備本年十一月慶祝得荷屬土地百年之大紀念荷政府
於五年前在華人居留界內立一學校薄收學費學生約三百名左右女生過
半荷政府歲費萬餘金專收華人子弟彼政府本無愛於我華人不過特假教
育權以籠絡華僑人材耳外地生長華僑莫知其包藏禍心反以謂不世之奇
遇無有加於此者本埠華人商會於客秋開辦學校學生百餘名俱係內地生
長之子弟其中有外地生長者貧寒之戶也倘稍可資身之家有子弟將入荷

校其父兄似亦與有榮施。故此奉荷人若祖宗視同胞如無物而荷政府之待遇華僑無所不用其極可哀已。

華僑一角傷心史(二)

某日太生船由廈到小呂宋塔有華女十數悉被禁港醫士另閉一室然後逐一脫卸裏裳驗察身體至非以人類相待後爲領事聞知欲出交涉猶冀身受者切實報告方有把握而不料此次到領事署投訴者只有兩菲婦一華婦而已其實投訴者尙有多人隱祕不報最可憐者則係仙未中街賴姓之女年甫及笄竟遇此種苛驗聞登陸後尙哭泣數天不思飲食於此可知被驗時之慘苦實有不堪言者其他埠中大名望家亦有眷屬被驗故不投報以掩斯恥者。

熊內閣之詞稿

前內閣總理熊秉三君頗擅文譽頃有人寫其詞稿兩閱見眎皆楚宮春慢調。

蓋其任熱河都護時作也。其一題爲偶病赴園庭休息作此詞云。雲山萬疊似環繞。宮城爭獻顏色。流水小橋無限。淒涼嗚咽。試上平原一望。尙想見當年遊獵。敗堞危樓寫盡了一代興亡。只有杜鵑能說行蹤。至此憑弔處。惆悵荒烟殘月。心在故鄉。風景依稀無別獨立。愴然泣下。忽送到一聲羌笛。北顧關山更懸念。白草黃沙遙聽。征人消息。其二乃疊前韻。題曰。昨偶感一詞索和。而叔玟即酬以四闋。可謂投桃李報玖瑤矣。疊韻奉答詞云。新詞幾壘似玉潤。珠圓山水生色。記否當年同志。湘江嗚咽。恥與元勳爲伍。獨自向書城。縱獵憂患。餘生都老大。風雨相逢。翦燭西窗。重說衡陽雁。杳舊遊處。猶憶君家。風月曾幾何時。久與故人違。別惆悵大江東去。更怕聽銅琶鐵笛。一事無成。都戀戀絕好湖山。領略春秋消息。清婉蘊藉。一往情深。允稱佳製。雖然以中華開國之元輔而詞中。偏帶衰颯氣味。何也。偶爲戲誦兩語曰。作箇詞人真絕代。可憐無福作公卿。齋

君解人當爲首肯。又按第一詞之所謂宮城者，卽指熱河行宮而言。彼時竊寶案猶未發，而詞中感喟已如此。今請爲易其上調數語曰：剩玉遺弓，閱盡了一代興亡。只有鳳凰能說，更易其下調曰：獨立愴然，泣下忽送，到一聲警笛，北顧行宮。更縣念白璧黃金，遙聽商人消息。熊君見之，不知更作何語。又其第二詞之結句曰：一事無成，都戀戀絕好湖山。領略春秋消息，蓋直已預爲今日之歸去來辭矣。尤妙在一事無成四字，不啻於青史中自鑄鐵案，爲謂詞識誰曰不宜。

白狼小史

白狼爲著名之匪。人盡知之。但其真名姓及究爲何種人，則知者甚鮮。現據確實調查，其人姓白名朗齋。河南汝陽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喜騎馬。前曾充吳祿貞參謀。與季雨霖爲至友。吳死後，乃憤甚歸河南。欲號召黨羽獨立。所謀

不成。即集合散兵土匪爲流寇。季雨霖兵散後。彼乃廣爲收羅。其勢益張。

兩壇遊紀

民國成立以來。每遇新年慶祝之期。天壇先農壇。照例開放十五日。縱令遊人入內觀覽。天壇古跡甚多。地方亦甚廣闊。惟以無各種陳設品之故。遊人反較先農壇爲少。先農壇則有古物保存所。久爲人所共聞。故屆時輒爭先快觀。古物保存所。在壇中之太歲殿。及東西兩廡。約計數十餘間。古物存儲甚多。布置亦極有秩序。東廡所陳列者。多係祭器及古代禮樂器。又有各種寶玩。令人目迷五色。西廡所陳列者。多係前清帝后躬耕與蠶桑等用具。覘覽之餘。令人想見重農貴粟之遺意。太歲殿中所陳列者。多鼎彝重器。中有香壇。雕刻山水屏風一座。高丈餘。長一丈數尺。鑄工極佳。其餘有乾嘉時御書匾額數方。並有慈禧太后御筆。洵大觀也。殿外紮五彩牌樓一座。上綴萬邦協和字樣。旁有茶樓。

數家。爲遊人小憩品茶之所。與正殿相對者。有一圓式拜台。上有醫衛駐紮。藉以輪班彈壓地面者。迤東迤北。則爲遊人往來之孔道。紅男綠女。不計其數。道旁多零碎小賣。及各種玩藝。最新奇者爲文明戲法。係東洋式的。變幻不測。每入場只索銅元二枚。觀者如堵。此先農壇之大略情形也。至天壇則無可述。惟去年憲法起草委員會之地點。今尙有剩餘之棹橙而已。撫今追昔。不勝感慨係之也。

鍾固民之西藏談

西藏獨立。將近二載。風雲詭譎。瞬息萬變。全藏形勢。幾至橫潰而不可遏。所幸者班禪效忠。鍾軍死守。而數百萬方里之土地。尙未遽爾改色。則班禪鍾穎。不得謂非中華民國之功臣也。查鍾係順天人。前清時以軍統資格。督率軍隊。隨駐藏大臣聯豫赴藏。調遣有方。鎮撫得宜。頗爲藏民所悅服。民國成立。中央政

府改駐藏大臣。爲西藏辦事長官。卽以鍾任之。先是前清之時。以改土歸流之故。致達賴逃亡印京。而少數藏民。卽欲狡焉思逞。後因餉精不支。藏軍譁變。而達賴遂乘機歸藏。圖謀獨立。更有奸徒謝國樑等。因爭私利不獲。教唆哈廈背叛中國。與達賴勾結。而藏亂遂作。然鍾以單兵微餉。尙死守半載有餘。前辭職歸京。據云藏民十之八九。皆傾心中國。而至死不悟者。不過達賴與少數叛兵耳。且有廓爾喀者。本一極富強之小國。向修貢職。尊中土爲上國。目前尙極恭順。此次藏亂。廓人調停之力。亦頗不鮮。惟謂廓人心中有一疑意。中國動稱五族共和。不知廓人究屬何族。蓋廓人所奉者。回教耳。如爲回族。則土耳其亦回族也。亦可列於五族共和中耶。倘中國政府。明白指示。廓人仍當勤修貢職云云。又問西藏之地。俄英兩國。均極垂涎。特以大勢所牽。未有若何之舉動。前聞兩國訂有密約。俄在蒙古行動。英人不加干涉。英在西藏舉動。俄人亦不過問。

今俄之在蒙。已進一步。英之於藏。豈能坐視。鍾君云。俄英協約。未敢謂其必無。但事極秘密。外人不得而知。現在俄既伸展其勢力於蒙古。英人自不能甘居。俄後。惟英人之於西藏。純抱經濟侵略政策。尙無掠取土地之心。方今惟一目的。在藏中各富饒之區。建築鐵道。由印度經波密而至裏塘。爲一線。由暹羅經雲南。越四川而至拉薩。爲一線。現正從事勘驗。不日即將動工矣。又問西藏之物產。究竟何如。答云。藏地富饒。言之誠堪驚人。五金等礦。隨地皆有。藏中人民就地面上挖取礦沙。卽能煉得金銀。其餘藥材。麝香。皮毛等物。所產極多。而波密一帶。尤屬豐富。誠中土天府之區也。云云。

熊烈士成基小傳

熊公諱成基。字味根。江蘇揚州人。余之同學友也。少懷大志。有古俠氣。嘗慕岳武穆史可法爲人。而痛惡夫世之爭名利者。幼年入塾就學。善讀兵書。不嗜文。

字。偶與。諫。兵。則。欣。然。忘。食。終。日。無。倦。容。或。問。之。公。曰。大。丈。夫。生。不。爲。國。家。效。力。恥。就。甚。焉。治。天。下。尙。文。今。何。時。也。舍。武。安。能。遂。吾。志。耶。迨。弱。冠。入。南。京。將。弁。學校。卒。業。後。充。甯。省。某。營。排。長。公。以。江。甯。雖。長。江。咽喉。然。非。上。游。門。戶。且。駐。兵。甚。多。恢。復。不。易。慨。然。有。游。皖。思。想。皖。省。公。產。地。也。公。祖。若。父。皆。仕。皖。有。年。故。公。干。皖。省。形。勢。尤。爲。熟。悉。越。數。月。顧。君。忠。琛。由。寧。往。皖。嘉。公。之。志。調。充。砲。營。隊。官。旆。欲。升。爲。他。營。管。帶。公。堅。辭。不。就。以。恢。復。中。原。時。砲。營。多。優。于。他。營。也。當。是。時。正。徐。公。錫。麟。就。義。安。慶。公。悲。憤。殊。甚。滿。清。政。府。專。制。已。極。欲。爲。徐。公。復。仇。而。阨。于。時。機。乃。中。止。戊。申。冬。十。月。太。湖。秋。操。逾。旬。日。清。帝。及。太。后。相。繼。沒。公。乘。是。時。聯。合。他。營。得。千。餘。人。于。二。十。有。九。日。晚。率。師。攻。城。守。城。者。爲。薛。君。哲。公。之。內。應。也。公。不。欲。傷。害。皖。省。居。民。故。暗。遣。多。人。入。城。內。應。公。之。用。心。誠。苦。矣。公。愛。同。胞。誠。厚。矣。當。必。無。往。而。不。利。也。詎。料。清。運。未。終。天。不。佑。漢。薛。哲。懼。事。敗。禍。及。忽。改。圖。

堅守加之。某砲艦適泊江中。聞信立至。發砲毀公營壘。遂不支。走皖北。自汴至魯青島。航海赴日。改名爲張建勳。自恨閱歷尙淺。奮志勤學。專力于軍事。學及製造。學有再舉之雄志。惜友非其人。與吉林臧冠三之子引爲同志。己酉冬十有一月。公去日本赴吉林。至哈爾濱。寓某客店中。臧偵知之。是時清考察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由俄返國。道經哈埠。外間喧傳公欲行刺載洵。清官吏恐慌。異常出重賞。金嚴密搜查。臧利令智昏。負心賣友。致公于獄。公談笑自若。無畏容。無慍色。慨然自謂曰。事成亦死。事敗亦死。又語於人曰。余主張在傾倒政府。並非專爲滿漢成見。西洋各國明達之士。無不盛唱社會主義。重在彰人道。均貧富而已。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安慶之役。曾以是鼓吹兵士。故樂從者多。事既失敗。聞皖撫無辜殺戮多人。至今思之。猶有餘痛。吁嗟乎。公已被逮。尙以舊部死亡爲恨。其愛土之心。可知矣。宜一呼而百應也。次日由哈埠解至長春。啓程。

時觀者如堵。公笑語曰：諸君珍重。我死猶生。又曰：吾願以一腔熱血灌自由之花。聞者莫不感泣。庚戌春正月，望後三日，就義。吉林臨刑時，猶誥于衆曰：我非囚犯，乃爲國民謀幸福不遂之首領也。今生已矣，我死願繼我而起者，大有人也。亡年二十有四，逾一載，武漢義起，共和告成，公之志至此遂矣。祖瑞生父存仁，兄弟現存三人。長兄成模，卽予姊丈。安慶巡警學堂畢業，幼弟成熬，年未及冠。公其仲也。聘妻未娶，姪興官、萊官，卽之廕公子。現胞兄成模赴吉，運柩來揚安葬。他日勒石銘功，名垂千古。誠如公言，雖死猶生也。嗚呼！公自幼至壯，僉以恢復漢室，扶持民族爲懷，深望繼起諸君勿尙意氣，同心協力，維持民國，獲雄視東亞之效果。公之心庶可永慰九泉矣。予忝屬戚誼，而又同學，不能無言。于是爲之傳。

汪家駒曰：崇拜英雄，當取其質。果能不顧名利，爲同胞謀幸福者，無論其得志

失志。吾皆敬之。吾敬孫文。吾敬黃興。敬其爲得志之英雄也。吾敬徐錫麟。吾敬趙聲。敬其爲失志之英雄也。熊公成基亦失志英雄之一。犧牲生命爲民族死。步徐公之後。塵啓武漢之先聲。繼往開來。厥功甚偉。吾敬之。非吾一人敬之。吾尤願與天下同胞共敬之。汪家駒稿

論躁競

民國時代。急功名。求利祿者。仍不遜於滿清。余深惡之。欲有以懲戒之。而無其比例也。因取古之躁競者論列之。

宋王文康公曙。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卽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置之曰。是中有鬼。令我

不得至兩府者汝也。

樊樊山嘗語一熱中者曰。當如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係一書名續之者曰。更豈有此理。中治心疾者。以小錢一杖。熨置胸坎。卽栩栩欲活矣。此言雖戲。可以喻大。

古以由京移外爲貶謫。宋晏元獻早入政府。遽出鎮。皆近畿名藩。未肯遠去。王室自南郡移陳。離席官妓。有歌千里僑行客之詞。公怒曰。余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耶。若晚清時。以京員而急求外放。又適成一反比例矣。

紀趣一（大砲護花更正書）

時報館大主筆道席。五月八號。口口報插畫中。有大砲護花一則。謂鄙人與新茶花爲恩客。閩門兵警互鬪之夕。馳往力任保護。且有砲兵統領受上賞諸語。

頗涉談諧。揄揚備至。不覺啞然笑色然怪也。此類事。但關於個人之道德名譽。輒於鴻毛。其細已甚。况男女爲生人大欲。中國古代之宏儒碩彥。其風流艷史。悉數難終。鄙人縱有斯事。則如太虛浮雲。固無碍於天地之廣大。亦何足深辯。雖然。美名不可倖竊。而事實不可盡誣。則又不可不一辯也。先是有太湖水師。尋哨官報告到營。於崑山火車途次。遺失軍餉。敵軍例有緝捕責。乃命偵探。獲賊犯於闔門外。日新浴堂。而巡警誤以爲侵其權限。劫持爭論不已。幾至用武。適鄙人有要事訪友於惠中不遇。追蹠至新茶花家。與友晤譚。而風潮作。鄙人亟排解巡警。約束兵士。其事遂息。蓋自新茶花張豔幟於吳門以來。震其香名久已。此日鄙人始得一見也。就理言之。因事訪友。此友爲新界偉人。本可相告。惟鄙人與之有交。應守秘密權。友至茶花家。則鄙人卽不應往茶花家晤友乎。既至茶花家。而兵警圍。鄙人復不應出爲排解約束乎。排解約束。保護之

範圍非一人一家。豈獨一茶花乎。抑茶花營業者。而獨不應保護乎。茶花者。余友所交之茶花也。是日余友在茶花家宴客。豈鄙人訪友於其家。而茶花即屬於鄙人乎。又豈忽忽一見。而即謂之恩客乎。夫護花豪俠多情之盛舉也。恩客嫖界特別之頭銜也。茶花巴黎之後身。樂台之驕女也。僕何人斯。能妄想食天鵝之肉乎。昔隨園老人謂尹相國有言。千載下。知有蘇小。不知有相公。尹尚且然。矧以鄙人之闖茸衰朽。可與美人比肩并論乎。鄙人大砲之稱。蓋在滿清時代。捕梟勦匪。而得其事。至俗。而護花之事。至雅。以至雅之號。而加諸至俗之人。抱慚萬萬矣。鄙人在吳數十年。迄不樂涉足花叢。不僅對於新茶花爲然。非自尊重其道德。保全其名譽也。誠以嫖客必具有潘鄧小閑諸資格。而後可嫖也。鄙人悍目。蟠腹。擁腫。不中繩墨。則不潘。負債纍纍。無術以償。外蒙親友之訕讖。內受室人之交謫。則不鄧。賦性戇直。而徧急一遇。不當意之事。不入耳之言。即

勃然若蛙。怒激扞不相容。則不小。無事奔走於生計。有事服役於職務。終日勞。勞形神俱疲。則不閑。諸格之中一格不具。而謂可受嫖界之懽迎乎。不特此也。以己不肖。而又度人。治軍之始。中傲所部。首嚴冶遊之禁。亦非能尊重吾軍士之道德。保全其名譽也。恐各軍士不潘不鄧。不小不閑。或不受嫖界之歡迎也。今者該報。指生張爲熟魏。以大砲爲金鈴。而鄙人則無鳳凰之枝棲。反被東風之抬舉。佳名惠錫。擬於不倫。受寵若驚。敬謹璧謝。所謂美名不可倖竊。而事實不可盡誣也。倘以鄙言欺誑。乞再調查。庶幾真相現。而公道彰耳。臨穎不勝惶愧。鍾鴻鈞頓首。五月十六號。

紀趣二(昭陽黃芽菜)

興化自光復至今。縣知事已四易。第一任爲本邑優貢余宜官。第二任爲通州孝廉張廕穀。第三任爲張勳所委之李學誠。第四任則今省長韓國鈞所委之

丹陽拔貢姜若也。四知事中。以李學誠爲最不滿人意。其事之尤著者。則挾得辦子兵百數十名。橫行於邑中。奸淫搶奪之爲。幾於無日無有。又或於興高采烈時。令辦子兵數人。手持張大帥令旗。游行街市。每遇軍警兩界之兵士。必強使立正致敬。孔慶儼者。省長所委之興化警務長也。其所率之警兵。偶見辦子兵所持令旗。不肯行立正禮。辦子兵往訴於李。李卽遣人詣警局。欲繫此警兵。以往。警務長不與。李卽使人持一大麻繩。再詢警局曰。爲我并縛此大膽之警務長來。時李已卸知事任。但以清鄉名義。暫留興邑。而其威福且如此。警務長憤極。欲與爲難。幸得紳士調解。乃各置其事不問。然警務長終不能平。卒赴甯垣。訴諸省長。省長乃命東臺清鄉總辦丁荷生氏撥兵二百到興。一面令行至李使速去。於是此百數十名辦子隊。始相率曳尾而他適。方李未離興時。更有一絕大之趣事。今雖已成陳迹。而在昭陽政治史上。實能放一異彩。不可以不

誌也。舊知事余宜官者。自被邑人攻退以後。於紳界中頗露頭角。其貴介弟某。偶以不規則之舉動。爲辦子兵所侮。余頗不平。日思所以恢復其鄉紳之體面。則於舊歷新歲。特備盛席。招姜李兩知事會飲於其家。姜李皆乘輿而至。酒筵既設。肴核具陳。方舉杯酬酢時。忽有一青年婦人。長跪階下。且哭且大呼曰。請兩位大老爺。伸冤。姜李俱爲失色。然又不便深問。而此婦人則訴說不已。自陳爲余知事貴介弟之婦。余弟以別有所眷。棄婦弗顧。婦既岑寂。又苦食貧。故呼大老爺而訴之也。時則余乃大窘。不知所云。但數數勸飲而已。酒既過半。主客皆有醉意。而其興猶未已。李以大白強姜飲。姜以量狹固辭。李不悅。曰。吾爲汝之老前輩。吾勸汝飲。汝何敢辭。姜尚未答。余忽起而謂李曰。君欲以老前輩凌人乎。須知座中尙有爲君之老前輩者在。則我是也。我勸君飲。君又能逆我命乎。李乃大怒。卽時割席而去。既出門。遍覓輿人。祇存其一而已。其他則以譙飲。

須時已乘間他適矣。李不及待，卽徒步而行。一輿人手挽其輿，作拖車狀。獻騰從之。市人皆笑失聲。李不之顧。且行且作婆婆舞。口喃喃不知云何。卒之東城外某菜行。親揀黃芽菜數顆。購之回署。則使人捧其一顆。送至余宅。且傳命曰：爲我告余老爺。此黃芽菜之風味。視彼所咀嚼爲佳也。蓋余自失偶以後，卽結識一小家有夫之婦。其名曰黃芽菜。故李以是辱之。余雖愜怒，亦無奈。何強忍而已。李旣回署，餘醒猶未盡解。又持一手槍，出向署中庭樹亂擊。樹中鳥鵲驚飛滿天。人民聞聲亦大恐怖。疑有兵變。及探知爲李大老爺之快舉，乃始釋然。李離興後，而談者猶津津不已。謂自有興邑以來，如此荒謬絕倫之縣官，實未之覩。偶聞旅滬興友談此，走筆記之，可作一則民國官場現形記讀也。

紀趣三（欲離婚須看生理學）

北京地方審判廳均受理民事案件。有一北京人，因成婚時不見落紅，謂其妻

不貞。請求離婚。該廳以各國民法。曾無此離婚之理由。以落紅與否。驗女子貞操。實吾國習慣上一種惡劣風俗。若不設法改良。一經公然涉訟。女子往往因羞自盡。違背人道。莫此為甚。今春該廳馬廳長。特邀集各庭推事會議以後。對於此種案件。須先以生理學解釋。曉諭當事人。令其自行撤消。以全家庭名譽。則決定駁回。不能認為離婚正當理由。庶於審判之中。隱寓改良風俗。尊重人道之意。生理學中。女子破膜而不落紅者。亦有之。其他或因知識早開。手淫被破者。或遇身體受傷。而破裂者甚多。非必待初次交接時也。吾國人素昧於生理學。北京人及廣東人。尤狃於此習。牢不可破。往往釀成家庭間之紛擾。及夫婦間之不和。此釀成人命重案者。明理人不可不共知此義也。

紀趣四（民國財政之滑稽談）

去年底。某政客談及中國目前財政之現狀。其所發議論。極透闢而饒趣味。於

滑稽談笑之中。實能抉破現在財政之暗幕。爲錄之如左。以餽國人之留心財政者。其曰吾見前清督撫之爲財政。謀收入也。彼並不知國家團體爲何物。經濟財政爲何科。收入支出。當取如何之法則。惟際某時某項現款不足。周轉不來。則呼二三候補道之爲銅元局總辦。或籌款局總辦。或權運局總辦者入署。現一種極嚴厲可畏。或極愁苦可憐之詞色。下一道糊塗不通。無名腫毒之命令。曰現某某事需款若干。且急不能待。你們快快想法子。候補道之受此命令。亦卽唯唯而退。曰俟職道等下去想法子。至其所想之法子。爲借得來。移得來。捐得來。竊得來。督撫概不之聞問。卽明知其爲借得來。移得來。捐得來。竊得來。而亦不之過問。蓋卽以你們想法子五字。爲其畢生財政上最有經驗之辦法。但發此五字之口令。卽亦完了其財政上莫大之責任。其他非所知也。而彼候補道等。亦以能借來。移來。捐來。竊來。應付此五字之命令。爲希榮固寵升官發

財之不二法門。其他亦非所知也。民國成立二年於茲。財政之困難。較前清地方。殆過數倍。宜乎當局諸公。有根本之整理。爲系統的改革。不復蹈前清督撫惡習矣。乃就而觀之。兩年以來。所謂財政命令。較你們想法子籌款之五字。相去幾何。而彼盈廷長官。所想之法字。其去借來移來捐來竊來者。又有幾何。當至非能借能移能捐能竊者。不足以當難關。前年周學熙之入長財政也。係先有小借款之成功。去年周自齊之將任爲財政總長也。卽先取地方借款以爲接濟。（七月間周自齊來京內甫定爲財政總長。回魯後卽假山東名義借德華銀行百萬元。匯交中央。事後魯民政長財政司查知。方揭破此事。）推之於現。長交通外交各員。殆無不兼有能想法子之才智。以占取各部之第一把交椅。不必其財政總長。專有此想法子之責任也。抑吾更有進者。前清督撫。以想法子三字。誤盡地方。今則以想法子。誤盡全國矣。前清之時尚能有移來捐來

竊來之諸多法門。今則移無可移。捐無可捐。竊無可竊。惟餘借之一門。夫既勢逼處此。則小借不如大借。暗借不如明借。大家借不如一人借。（指總理暨財政總長言）而彼滾滾多才。則偏不大借而小借。不明借而暗借。不一人借而大家借。甚至明借暗借。彼此相期。大借小借。亦各分黨。大家借而一人尙有未知是初前清之籌款亦不如也。嗚呼。大借暗借。大家借。再住半年。全國之地皮。賣淨盡矣。彼號爲第一流財政專家之財政總長。至此而猶戀戀於其部長之椅子。其亦知人世間有羞恥事否。

紀趣五（清宮瑣聞）

宮監舞弊。其習已久。革命以後。據外間推測。以爲此積習。當漸革矣。而孰知不然。頃聞有太監王子元名寶義者。於德宗時。爲織造營造三司掌庫。後拜小德張之母爲乾娘。漸引至隆裕太后前差遣。小德張去。王卽得寵於隆裕。前年因

宣統年幼。宮院地面。凸凹不平。不便行走。特飭令王子元。督工修理。王竟開銷。至一百四十餘萬。其私囊中飽者。約六十餘萬。現王又包攬修理宮殿。恐清室優待費入彼囊橐者。更不知若干也。又清宮中之近况。亦有可述者。宣統讀書。本屬虛文。然猶常由師傅陪至齋宮坐數小時。據云現已讀至孟子。惟其生平。極好弄。去年十月間。師傅伊克坦授讀時。彼忽賜餅數枚。與伊并親送入。伊口不待其下咽。又一再塞入。伊無奈何。即向瑾皇太妃辭職。太妃不允。而又不能禁其頑皮。乃令溥倫之子毓崇。年十一歲者。每日進內伴讀。設遇宣統不受師傳約束時。即由師傅責毓崇以恐嚇之。如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之故事。蓋猶行皇帝讀書之體制也。現前錄護軍統領治格。親見皇太妃。請在宮內置辦輪船。汽車及各種圖畫之教育。冀爲宣統輸入新知。識伊克坦大反對。謂祖宗成法。不能因時變更。瑾瑜二妃。猶疑請廢昌及喀拉心王之夫人。進內解決此事。

孤兒寡婦無人爲之主持。任此輩宮監腐儒。左右其間。亦大可憫矣。

紀趣六（應運皇帝升遐之笑史）

喀拉沁東旗屬小六家子妖人王震。素迷信黃羊教。近假亂筆。詐稱爲應運皇帝下降。并在其所設神堂中。懸有鐘鼓。每於夜晚。輒聞作響。以此鼓煽愚民。言將應驗。推背圖中。天下鐘磬一齊鳴。衆舉迎王登九五之語。因而聚得教徒數千人。廣購槍枝。並在甯遠縣界內。竊用官槍數十枝。招集退伍兵卒。響馬票匪。謀在蒙地。恢復帝制。該旗總管許華圃聞之。星夜馳抵建昌縣商同縣知事孫香周。設計剿滅。該知事以縣城無兵。往勦爲慮。許總管力任其難。自請調集衛兵。暨蒙漢鄉團防營。及張管帶官兵往勦。該匪見縣知事親往。卽首先發槍。擊傷蒙旗馬兵二名。幸隊長戰岷陽等。不避鎗彈。奪撲賊巢。擊斃僞皇帝王震。并僞都督僞駙馬閻陽二人。奪獲槍枝數十桿。均印有甯遠縣寧字號碼。呈報各

公署請獎出力蒙員。並致甯遠縣交涉。取繙辦法。務求淨絕根株。昔有人作寓言。謂某狂人以僭稱帝號。罪夷三族。狂人臨死不悟。猶對人悲憤。自稱寡人。不德。致令太上皇蒙塵。后妃被辱。皇族殉國。朕亦被弑云云。不謂此種戲言。竟至見爲事實。則此帝王二字之迷夢爲之也。可笑亦可憐已。

紀趣七（葉封翁慶壽盛況）

某記者曰。三年二月十二日。爲南北統一紀念日。中央各衙門暨各學校。皆給假一日。友人均集。強記者遊。趨車出見五色旗之飄揚。聞車馬聲鑼鼓聲之嘈雜。余目爲眩。耳爲震。余覺近日心中所愛之白狼。忽然忘却。蓋以其呈於吾前者。皆太平景象也。及過新華門至正陽門。巍然矗立於途者。有燈彩輝煌之花牌樓數處。鮮明美觀。不減去年十月十日之國慶。注視之牌樓上。仍有五族共和字樣。余心更爲之歡悅。牌樓側有人一羣。笑語喧嘩。細聽之多贊美共和之

聲內有一老者與一少年曰。畢竟共和勝於專制。其他姑不論。卽此華美之碑樓。亦爲滿清所無。言罷。繼之以狂笑。余與友人亦不禁發笑。嗣遊先農壇。壇內紅男綠女。往來如織。上海競馬時之張園。亦無如此之繁盛。中有大觀社。係臨時賣茶者。社後爲祀器保存所。卽前之古物保存處。今易此名。蓋前此祀典廢棄。可名祀器爲古物。今祭天祀孔案已定。不復可以古物名矣。故內務部改之。六時半。遊人漸散。余等亦振鞭歸。路過驛馬市。馬車汽車擁塞於道。友人以此處必有極熱鬧之遊戲。囑記者下車詢之巡士。乃知爲交通部次長葉恭綽之封翁六十一大慶假湖廣會館演戲慶祝也。記者以葉君爲乃翁祝壽。曾登報徵文。而記者無文。不便登堂瞻此盛典。遂悵然返。晚間有友自湖廣會館祝壽來者。以盛狀見告。記者以此爲紀念日之點綴。不可以不誌之。

葉君恭綽。筦全國鐵道界之樞紐。且爲公民黨黨魁。故是日上壽者甚多。如五

路財神。(都人呼京漢京奉京張津浦浦信五路督辦爲五路財神)及梁秘書長暨公民黨之黨員。無不與焉。湖廣會館戲廳能容七千人。是日樓下爲男賓。樓上爲女賓。竟擁擠無座位。至其所收之祝辭。佳什鴻篇。固已無美不備。而葉封翁復自撰一聯。其文甚古雅。句曰。(有子能拯民也。自誇先憂後樂。吾生真再世。願相隨鼓腹含餽)此聯頗爲北京人士所傳誦。有加以評騭者。謂此老口氣闊。大將來。葉交通。次長不爲總統。必爲宰相。惟對於吾生真再世一句。有疑。葉封翁從前或曾歷危險者。後詢之。葉封翁得其解釋。始知彼乃以三十爲一世。今其壽已六十。是已閱歷二世。故曰再世也。用爲注明。以免讀者誤會。是日之戲。多北京名伶。共有十八齣。而蘭梅芳一人獨演五齣之多。爲從來所未有。有詢梅何故如此出力者。梅云。今日戲提調爲馮五爺。馮與我交最深。不能不多盡義務。(義務與四川尹都督府中之義務可謂異曲同工)王鳳卿與

梅蘭芳搭檔。亦演三齣。王蕙芳、朱幼芬、路三寶、楊小樓各演二齣。陳德林、溥侗亦各演一齣。譚叫天定演打鼓罵曹。竟未出檯。不免美中不足。劇中排入惡虎村別母亂箭二齣。似乎太罵題也。此外更有一段佳語。爲躬與壽筵者所傳述。有莊某者。前爲某省都督。現任某督辦。是日亦與此盛典。方梅伶登檯時。忽欲小遺。而左右擁擠。不容外出。急不可耐。竟脫一襪。爲溺器。就座次溺之。亦可見來賓之盛矣。

紀趣八（黎副總統之妙譬）

今春三月十五日午後五鐘。黎副總統在瀛台慶雲殿設宴延賓。到者十二人。首座爲意大利武參贊阿利威君。次爲新簡比利時公使汪榮寶君。參謀次長陳宦君。參謀本部第三局長張聯棻君。政治會議議員李慶芳君。又有軍界五人。屆八時散會。撮其情形如左。阿君帶有日俄兩國勳章。聞係常在日本意

國使署。能操英法語。未入座之前。與黎副總統談甚久。黎公熟於英語。所談者爲意大利軼事。阿君謂在六百年前。意大利有十二人。由青島抵中國。歷汴梁揚州等處。是爲歐人來東亞之嚆矢。此數人同意後。著有東游日記。流行歐洲。哥崙布見而奇之。亦欲游中國一次。放舟東下。以路途錯誤。乃抵美洲。談話時。在慶雲殿之南間。對室爲大餐間。桌上有人造花三盆。並皆佳美。望之若眞花者。席中雖是西餐。參以中國食品。如燕窩燒鴨魚翅等。黎副總統笑謂衆客云。若請客專用西菜。大家多不喜歡。吃必參以中國菜。方好。譬如制定憲法。亦不能專採西洋之形式。必須參照中西之習慣。可謂妙喻。生趣。衆皆粲然。席散後。陳次長與副總統談話甚久。多關係我國之風俗習慣者。談畢。遂盡歡而散。

紀趣九（省長賦詩答僚屬）

鄂省行政各機關。有人滿之患。自饒漢祥蒞任以來。以節流爲主義。一切冗員。

磨績裁減。際是謀幹愈艱之時。鑽營者則愈衆。而求進之技亦愈巧。去年十一月間。竟有杜顯鑑其人者。窺省長之惜才。爰呈詩以表志。意圖提拔。奈人浮於事。位置爲難。饒氏於十六日答以詩曰。廣廈無萬間。大裘無萬丈。惟有愛士志。方寸自來往。安得出肺肝。化作彌天網。鵬鳩與鵬鳥。鉅細皆收養。近將挂冠去。身與心俱爽。白雲倘可悅。與子同遊賞。鑽營家。讀此詩。其知己乎。

紀趣十(官署壁上打油詩)

湖北政局。自黎黃坡到京後。一大變更。一切禮制。多已復舊。如民政長出署。仍乘綠呢大轎。拜會投刺。一律照舊。用大紅手本。出則頂馬在前。跟隨在後。幾如前清儀制。舊官僚則紛紛來鄂。希圖起用。大事運動。攀同鄉。認門生。絡繹不絕。其州縣班以安徽人爲多。因軍民兩政長。皆係皖籍也。所有撤換改派人員。又以安徽人居多。故當時湖北省有改爲安徽省之譏。武昌竟有好事者。寫出打

油詩分貼軍民兩府照壁之上。錄之藉供一覽。其一云。二黃（黎公黃陂。韓公黃梅）唱罷又徽腔。果是官場卽戲場。又是一翻新角色。軍民兩府拜同鄉。其二云。半赴燕京。半赴湘（指武昌起義人）前途各自覺。同鄉偉人從此無消息。到處紛紛鬧出洋。云云。幸被警察揭去。爲段督聞知。以兼領此職。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乃外間不察。滋此物議。除函告呂君調元外。并電致中央。有趕緊派人來鄂之舉。

紀趣十一（北京新竹枝詞）

北京某報近載京都新竹枝詞甚多。作者不一其人。而各有可以節取之處。首都風俗爲全國文化所繫。故量錄其中佳什。與留心時事者共省覽焉。綺佛詩云。奇貨爭居別樣珍。長安估客喜翻新。茗樓一角喁喁話。交易商量到黨人。馬櫻花下叩雙扉。邂逅何須問姓名。附耳有人荐春色。文明假託女諸生。名利奔

馳頂易摩。六街冠蓋。有頭陀人人。削髮貪朱紫。仕宦紅塵釋教多。金臺舊例重求賢。第一推敲到俸錢。三百女閭齊額手。涎他買笑六千圓。紛紛報紙演新聞。各有機關辨護殷。民國自由言論界。國民兩字竟平分。舊人冷落老何哉。紅粉登臺倍兩三。試向梨園窺坐客。女權真個勝於男。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脚跟形勢先融化。銳首蓮鉤八寸長。窳菴詩云紫垣馳道直如繩。誰遣車塵十丈騰。青瑣自通門禁弛。瞻依還喜近觚稜。春放繁花滿苑狂。新華門外露濃濃。未圖褒鄂功臣像。先賜嘉禾一等章。郊天禮重燔柴地。二百年中幾劫灰。留與農官供墾牧。牛羊日夕上壇來。（原注天壇隙地農林部闢作試驗場）

紅氍一曲漫春魂。難得驚鴻露爪痕。選色徵歌名輩在。冷攤閒殺海王村。（原注梨園有女伶登場琉璃廠肆冷落矣）

妾身裙釵雲百皺。郎襟花毯香半開。寶馬一雙車似水。路人艷說結婚回。不學時宜不古裝。能傳胡服武靈王。座中

慘綠諸年少。新有髭鬚兩角張。珠娘窄袖更蠻鞦。新髻雙丫兩點螺。衣領深深
 遮笑靨。最難得見。是梨渦裙履風流盛會開。革靴囊囊女賓來。座中道韞談鋒
 妙。一笑旋登演說臺。雙陸傳籌打馬經。舊家遺物付彫零。今看藝事翻新樣。鎮
 日盤球鬪四早。象房橋畔樹含烟。兩院人疑碧落仙。出席頻頻費揚摧。八千番
 佛議郎錢子虛詩云。短髮西妝色色鮮。馬龍車水過街前。同遊携得如花貌。認
 取新來國務員。笳吹邊聲徹夕曛。元宰浩劫愴燕雲。尋常兵隊猶嫌少。京衛還
 兼拱衛軍。一剪情絲誇影收。紅妝偏學女尼儔。獨憐纏就雙鉤小。乍著坤鞋步
 履羞。朱邸紛紛閉落暉。當年門巷故烏衣。天涯春草明年綠。未識王孫歸不歸。
 謹壁詩云。崇樓俯瞰玉河明。美酒葡萄澈底清。一席清談天下事。果然六國是
 縱橫。(原注六國飯店在南玉河橋下西人所設中外大會多假席焉)森森老
 柏殿門扃。獵碣分行色黝青。古物保存猶有社。遶廊閒讀十三經。(原注孔廟

搭。榻。未。修。國。子。監。設。古。物。保。存。社。石。鼓。及。十。三。經。石。刻。尙。在。隔。城。山。色。俯。青。
嵐。槐。柳。新。陰。翠。色。參。最。是。芳。朝。梅。雨。後。滿。街。煙。水。似。江。南。原。注。夾。道。槐。柳。近。
多。補。栽。連。日。盛。雨。緣。陰。新。展。悅。目。貝。子。園。林。足。避。炎。歸。途。斜。日。好。風。兼。五。雲。
車。入。西。城。去。十。里。迎。涼。盡。啓。簾。原。注。三。貝。子。園。建。農。事。試。驗。場。并。動。物。園。在。
西。直。門。外。里。許。銷。夏。勝。地。此。獨。勝。耳。蛛。網。縈。迴。電。線。斜。西。城。大。半。議。員。家。自。
從。出。席。新。添。費。到。院。多。於。往。日。車。中。華。門。對。正。陽。門。大。小。官。衙。僕。指。論。勝。國。人。
才。多。似。鯽。花。翎。紅。頂。了。無。存。逸。雲。詩。云。嘉。禾。文。虎。大。勳。章。最。好。行。時。中。將。湯。莫。
笑。共。和。名。器。濫。漢。家。厮。養。化。侯。王。翠。袖。蠻。靴。色。色。新。招。遙。過。市。彼。何。人。比。肩。比。
翼。循。西。例。馬。走。雙。頭。車。四。輪。促。駕。香。車。儂。伴。郎。讓。儂。親。揀。入。時。妝。集。雲。樓。下。新。
鞋。樣。比。較。應。輸。勸。業。場。青。雲。閣。裏。來。吃。茶。女。件。相。携。笑。語。譁。熟。魏。生。張。目。成。否。
歸。途。嬌。喚。橡。皮。車。馬。路。平。平。滑。似。油。逛。街。遊。廟。總。風。流。鬆。鬆。髮。辮。都。拖。背。愛。好。

還梳革命頭。黃金何惜買頭纏。耶面田田妾面圓。漫道儂饒番餅癖。阿誰不愛
 現洋錢。千步迴欄亞子紅。阿儂斜倚小廊東。雪茄吸處飄香霧。勾引遊人拜下
 風。湛園詩云。石船危峙海西樓。山色湖光眼底收。羞見鴛鴦七十二。背人雙宿
 不同頭。飛蓮新髻號東洋。雙鏡金絲半面妝。畫舫人歸風弄笛。滿身俱帶芰荷
 香。踏徧虹橋拂綠楊。垂髻嬌女避檀郎。農林何預蛾眉事。乘興爭來試驗場。畫
 裏黃龍懶負舟。雲深蓬島任勾留。宮花寂寞無人管。十二珠簾不上鈎。西來飛
 艇半空浮。少婦凝妝望翠樓。聞到汽聲拚一笑。倚欄斜墜玉搔頭。先農壇畔踏
 莎行。古物斑斕萬象呈。徙倚迴廊携筆記。隔簾時透賣花聲。綠樹陰濃笑語涼。
 暖風微透薄羅裳。滿身花露香如海。故意攀條學采桑。學堂展覽會新開。女塾
 師生結隊來。競繡鴛鴦針。暗度嶄新花樣出。心裁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
 任脚跟。爲問大家前二載。幾人走過正陽門。髻雲詩云。政局紛紛類奕棋。本來

約法尙臨時。四番總理會更換。內閣從新組。短期烟禁分明訂十年。那容偷販賺金錢。法庭執法如山立懲罰。難逃小叫天。一從庚子議和成。中外聯歡兩不驚。試向東交民巷看。今朝各國又添兵。勳章時恨牌兒小。禮服唯求帽子高。總統府中開晚宴。悵無燕尾首空搔。百里詩云。千金駿骨付蓬蒿。對花圈代節施行過前門。齊喝采。罩棺全用綠松毛。政客連朝竹戰勞。部名俱樂部掛牌高。尋常消遣千金注。要比前清貴。宵豪宣南報館密如毛。黨派機關暗自標。縱使無聊記花事。風流竹槓也難饒。一般志士懶而嬌。總說於今廢早朝。卜晝未能都卜夜。汽燈如月照通宵。而今拉得橡皮膠。昔掌驢車有故交。短髮鬚鬆新草帽。見人初解喚同胞。乞食金門筆一枝。街衢氣象忽遷移。畫龍伎倆描摹熟。又換新民五族旗。暖公詩云。中華門外是天街。綠女紅男簇隊來。舊日金吾呵不住。喧傳海禁一時開。(原注海子居大總統非復禁地矣) 新翻樂府萬年杯。闌

蕙含芳取次陪。聞道白頭譚。貝勒高歌仍媚貴。人回香廠繁華夜。不收氈氍新
 換女班頭。若循供奉夷。吾例戶戶馨香。趙倚樓。（原注女伶人都自趙秉鈞爲
 民政長始）近訊鐘樓曬背翁。夥頤非復大王雄。沉沉內務編新姓。不在包衣
 佐領中。末路飄零幾舊僚。中山名姓注雲霄。白頭不拜新承旨。珠串花翎事早
 朝。六國店中來吃茶。爲誰飄蕩入南家。香巢寂寞無人問。不唱當年楊白花。六
 貴同朝烜赫年。詔傳西女賜金錢。預知世界笙歌歇。歸去神山絕頂眠。帶酒敲
 門問不譌。枇杷巷口馬車多。皋陶瘦面瓜同削。爭禁宵闌醉尉河。一隊時髦寵
 眷深。議耶聲價重瑤琳。花芳月滿纏頭賤。爲有纍纍出席金。東安市廠擁香車。
 一尺平梳憶六珈。摹仿女兒新結束。晚風飄拂自由花。宣南回望路漫漫。炸子
 橋邊樹葉丹。僵臥十年醒不得。驚心秋色滿長安。世界花花一冶遊。居然總長
 號風流。莫譏開府名稱獨。南北遙遙兩太邱。（按指陳其美也） 奕厂作云坊

表青松巧繡花。喧闐羯鼓並羌笳。比鄰姊妹堅相約。明日天壇去吃茶。電鈕斜排燦若星。新舒天足更娉婷。舊妝不喜靈蛇髻。額際梳成蛺蝶形。旗明五色挂通衢。窮巷人家也濫竽。懊惱昨宵風雨惡。朝來一片盡模糊。嶺厂作云。民國無須祀典留。天壇開放儘人遊。何來中婦宣西教。獨踞祈年最上頭。暫借南河作市場。遊人連襪納清淨。最憐甲第長安女。猶倚樓欄看夕陽。一例翻新若病狂。改良花樣到裙裳。笑他黃髮鬚鬆甚。也學江南革命妝。異獸珍禽亦劫塵。舊時遺蹟不堪循。御猴老去猩猩死。賸有門前二大人。放學歸來正夕陽。青年士女各情長。殷勤數星期。日准備消閒勸業場。萍影作云。新國人才重佩章。招搖過市亦堂皇。一枝花向胸前插。道是連朝開會忙。高髻宮裝笑語柔。胭脂北地每生愁。近來風氣隨時改。旗女新拖上海頭。彩門頻紮北山松。花樣玲瓏又幾重。不是歡迎便追悼。車如流水馬如龍。不分男女會場中。一笑相逢便鞠躬。本

是。同。胞。未。相。識。好。將。名。刺。各。先。通。友。石。子。作。云。機。關。各。部。愛。金。融。卦。納。財。神。運。普。通。還。恨。未。生。三。隻。手。多。抓。一。把。撒。胡。同。游。遍。天。壇。到。道。場。東。黃。寺。裏。看。燒。香。可。憐。嬌。小。名。家。女。誤。認。烟。花。姊。妹。行。牛。鬼。蛇。神。盡。上。場。鞠。躬。還。比。磕。頭。忙。京。華。冠。蓋。而。今。異。文。武。新。穿。外。國。裝。戎。馬。書。生。作。云。來。自。田。間。衆。議。員。此。身。如。到。大。羅。天。家。肥。那。管。蒼。生。瘦。歲。給。薪。洋。要。六。千。蒙。藏。風。雲。腦。後。丟。黨。爭。誓。不。與。干。休。諸。君。縱。使。能。參。政。築。室。還。愁。是。道。謀。无。勳。去。後。偉。人。來。湘。館。歡。迎。會。又。開。若。得。當。年。老。同。志。一。篇。演。說。要。安。排。棋。盤。方。式。久。名。街。忽。改。圓。盤。莫。浪。猜。不。信。試。將。門。上。望。中。華。兩。字。換。招。牌。如。諫。果。室。主。作。云。議。員。薪。水。六。千。強。論。少。爭。多。細。較。最。借。款。終。朝。稱。反。對。手。中。偏。愛。李。鴻。章。(鈔。票。中。有。李。鴻。章。像) 碧。紗。如。霧。買。花。枝。日。入。虞。淵。傍。晚。時。大。市。街。前。平。似。砥。馬。車。爭。逐。電。車。馳。綜。觀。諸。詩。於。政。黨。之。喧。爭。國。會。之。混。鬧。往。復。致。意。可。知。兩。年。來。國。事。之。壞。咎。有。攸。歸。然。自。國。會。停。廢。

至今議員星散政黨亦等於消滅而京師各界之濶濁如故則尤可爲浩歎也

紀趣十二(藏番營中之咨文)

昨歲之夏官軍收復乍了時曾於藏番營中拾得咨文一通語極怪誕可作滑稽文讀姑爲採錄以博閱者一笑其咨文曰春料寺堪布爲咨明事情因從前有箇太宗皇帝女兒名叫完新官覺嫁與藏王爲妻漢蠻如同父子立石爲記刻有漢字現在西藏又有一石刻有蠻字現在北京大約你們都是知道從古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七十一年我們鄧柯有間觀音廟乃是完新官覺在半上教人修的嗣後又有皇帝女兒名叫森新官覺仍然嫁與藏王一子名叫恥松得曾從古至今又有一千一百八十二年藏子因爲無後纔是喇嘛接充派黃教喇嘛名叫洛松札把舉興佛教直到如今又有五百五十五年大明皇帝時欲將浴松札把赴西藏建修色那寺係屬猪年到如今又有四百九十三年色

許。寺。乃。色。那。分。寺。及。至。順。治。皇。帝。卽。位。時。迎。接。西。藏。達。賴。喇。嘛。名。叫。額。汪。洛。松。甲。錯。前。往。北。京。與。皇。帝。看。待。一。樣。到。如。今。又。有。二。百。六。十。三。年。至。宣。統。卽。位。時。四。川。趙。總。督。帶。領。大。兵。前。來。躡。躡。黃。教。薄。待。達。賴。噶。張。等。昨。因。十。八。省。漢。人。鬧。事。將。皇。帝。江。山。推。倒。西。藏。鐵。留。巔。又。遭。漢。兵。開。砲。彈。子。如。雪。飛。來。大。砲。打。了。一。百。六。十。砲。漢。兵。大。敗。喇。嘛。寺。左。右。漢。兵。屍。首。堆。滿。後。藏。定。日。地。方。以。下。昌。都。以。上。現。在。並。無。一。個。漢。人。聯。大。人。鍾。統。領。五。子。九。子。鎗。均。已。交。了。我。們。回。了。內。地。你。們。漢。人。各。自。回。來。我。們。鄧。柯。地。方。糧。稅。茶。稅。等。衙。門。等。項。均。交。與。兩。個。大。頭。人。保。正。及。喇。嘛。當。事。等。經。管。漢。兵。如。將。五。子。九。子。交。出。與。我。頭。人。保。正。等。寫。信。叫。他。照。發。三。個。月。口。糧。保。正。頭。人。如。敢。不。遵。定。要。殺。他。腦。壳。你。們。漢。兵。不。聽。我。到。來。一。個。不。罄。此。咨。通。體。不。成。文。言。卽。白。話。亦。殊。難。了。解。昔。有。甯。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之。強。（見甲乙剩言）史家諒之曰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

布一通可乎。以今方之，猶爲彼善於此。嗚呼！藏番汝能有獨立之資格耶。

劉元棟傳

劉元棟字元棟，年二十七，福建禮州閩縣人。少磊落，負奇氣，風儀修偉，志意廓然。目四射，有光多，膂力有膽略，善技擊，勇猛冠一時。顧白晢灑脫，藹然可親。天性任俠，急人之急，重金不靳，見不平事，則怒眦欲裂，拍案而起，必使屈者得直，乃已。革命之志，蓄已十年，事無難，易輒以身先，讀書明大略，尤好左氏春秋及古偉人傳記，每讀史至漢班超、唐蘇烈傳，輒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與人論史，識解超然。」嘗言：魏武帝擊烏桓，斬蹋頓，降虜二十餘萬，功高一世，吾愛之敬之，而不願效之也。今者國事方殷，生民塗炭，吾人當以聖賢之心行英雄之事，不爾必啓爭端。他日一蹈洪楊故轍，大事去矣。聞者莫不肅然起敬。廣交游，能折節下士，嘗單身入荒僻地，運動會黨，不避艱險。來依者皆推誠待之，多所贍給。家

以日貧。殊不介意。因是爲豪客所歸。稱之曰慷慨劉先生。名大噪。雖販夫傭兒。皆知之。日俄戰後。割閩易遼之說起。君泣數日不食。潛入山號。召所部痛哭。聲嘶。曉以大義。謀獨立。殺官吏。仰天矢曰。但爲之苟不成。刀鋸斧鉞歸余一人。衆未集。事已洩。禍將發。人皆倉皇失措。君獨凝然不動。聲色不得已。乃偕逸。倉猝莫名。一錢沿途絕食。脫衣典錢。市餅餌以餉諸人。身自饑寒。弗恤也。事寢旋省。深以不學爲憾。乃入普通學堂肄業。未幾。以事罷學。歸。遂獻身社會。謀公益。事如禁煙救火。雖焦頭爛額。拮手据足。苟有小補於同胞。無不爲之。南臺者。閩之商賈輻輳地。多火災。大吏以其在城外。危不及己也。漠視之。每有警。輒藉調防亂。立命閉城。任其自焚自滅。爲狀極慘。南臺故多豪商。因是大憤。羣起謀自救之術。斂資立消防會。以備急。規模甚可觀。咸以君義。欲公推爲會長。請於君。君許之。因駐會經理一切。有急。則立督多人馳援。身自縱橫。煙火之裏。神至。堅定。

醜繞身勿順也。卒賴其力，倏忽以熄。人咸德之，稱誦不絕。其生平視友如手足，友有難，則蹙額竭力爲之營救。意洞瘡心，諸人皆與君爲莫逆交。得暇則手釋書，凡政學軍略靡所不覽。意性朗悟，一過輒了其大旨。願苟有疑，必以質人。兢兢然若惟患時日之或逝者。衆歎不及。又研究暗殺術，善鎗擊。庚戌秋，嘗欲殺一公仇，嗣以仇家遠遁，遂不果。深引爲憾。既好養士，飲食起居皆與共。劇傑剽客咸出其門。君恩威並用，涕泣戒之，不可爲不義犯之者。立以法從事。婉轉譬諭，以時局大勢教之以義，勵之以武。衆化其德，隨君周旋。願同生死。辛亥春，意洞旋梓，招募同志。君喜不自勝，謂意洞曰：「吾黨亦有今日耶？」余所部皆能明大義，必可用。當率以往。因謂其曹曰：「時至矣。余將以死報國，願從者從，不願者聽之。衆皆泣曰：「先生死，吾等何敢生誓。相隨作雄鬼，蹈湯赴火而不辭也。」君喜曰：「今日乃見諸子之心。」元棟雖死，亦無憾矣。願恐人多途中，足以駭人耳目。乃分

爲二。自率一部偕意洞郁莊先行。所餘則囑肩宇。（劉鋒字肩宇一字六符年二十五福州長樂人）任之。（吳適字任之福州連江人）挈往。是役福建所死十五之猛士皆君所部閩人爲多。雖曰意洞招募之力實君平日所蓄養也。三月廿八日始皆到集。君諭之曰。此地去家千里。退不可歸。中國興亡在此。一戰諸子勉之。衆皆踴躍。氣衝牛斗。惟欲速發戰時。衝堅陷陣。罔不以一當百。廿九早君偕諸友入粵城。午後事起。以君與靖菴爲軍鋒列最先。蓋以二君神勇冠全黨也。靖菴林尹民字。貌偉麗。負文武材略。與君皆號萬人敵。意洞瘡心希吾皆溫文。廣塵（侯官人）子明鑄。三郁莊肩宇任之。雖皆以雄烈著稱。然猶未及二君之絕倫逸羣也。既戰。君吼怒。猛撲所向。摧破官兵。呼爲軍神。望而却走。鏖戰方酣。額忽被鎗。遂仆。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誠呼其名。則仰之立。其旁者適爲其擊友。見狀大痛。乃舁置之路側。君猶示以拇。指揮之去。若以爲死。吾志也不

足悲趣去圖大事勿念吾也。凶問到聞，哭聲滿野，嗚呼烈矣。君家貧無子，寡妻外尚有寡婦寡嫂，皆恃君以生者，慘哉。

陳家鼎革命大事記

林頌亭遺稿

推倒數千年專制，創立共和國。鑿混沌，灌文化，撫宏模，規大型，樹亘古未有之奇業。彪炳炫赫，震動全球。厥惟某某等數偉人，此外慷慨悲歌之士，憂時憤世，擲頭顱，嘔心血，贊襄肇畫，風馳雲捲，流離顛沛，出生而革命之絕大事業。遂蘊釀鬱勃，爆發而不可遏，一躍而抗衡世界文明，各國功人落落可屈指數。衆議員陳君家鼎其一也。陳君字漢元，湖南甯鄉人，年三十四歲。先世爲湘中文獻故家。陳君品德高潔，學有淵源，懷抱政略，才足匡時，奔走革命十餘年，與同志守恢復中華，建立民國之盟，而力能副其實。交人以血誠相與，好結納，江湖豪傑，性剛峻，疾惡如仇，其見恨於僉壬，得謗以此，而名亦隨之。蓋大政治

家而傲者流也。弱冠開敏雄毅。讀書目數行下。自九經三史諸子百家。暨陰陽金石小學內典方言之屬。靡不通貫。戊戌後。每讀船山所南諸遺書。革命思想。民族大義。益奮發。慨然以恢復神州爲己任。

甲辰東渡。後久業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益肆力於政治學。於西籍無所不窺。尤博通共和憲法原理原則。闡究民生學。注意於社會國家主義。其所爲詩文。援筆立成。奇氣稟盪。辯論古今事理。口若懸河。而言皆中窾。人以此推服。其學識通中外。冠時流如此。予與陳君交最深。共患難者十餘年。悉其生平事蹟。最詳。顧默而不彰。使紀實者無所稽。慕義者無所述。予之過也。夫。謹詳其革命事迹如左。

中國革命萌芽。孫中山。然其初風氣錮塞。機關未立。若乙未惠州香港諸役。事絕險而艱。自陳君東渡。與陳張宋汪胡田白吳。協助孫黃諸公。使中國同盟會

勢力彌滿海內。於是團體革命之事興焉。

中山乙已由歐抵日本。陳君即約數同人迎之橫濱。商會事起原。丙午中山寓築土八幡町。宅外署高野長雄寓。往來者惟親密同志。陳君時方由湘亡命返東。中山嘗與晤商。往返頗密。並价重要人往入會焉。前清庚子之役。禍延天下。逾年爲城下盟。賠款四億。中國困乏。陳君憤甚。與孫黃宋汪張白田及他烈士共事實行倒王政。建民國之策。而革命黨之聲震於寰海。其時帝政派以平和爲名。專欲扶植滿洲君主立憲。藉口革命召瓜分之禍。以恫喝吾黨。陳著文累千萬言。辯之最力。見漢職及各種革命雜誌日報。奕助鐵良用事。仇視漢族。厲行專制。監視人民愈酷。志士箝口。陳君以日本隣近之國。遂與同志組織革命黨本部於東京。陳君盡瘁部事特甚。先是滬事。毓筠與蔡君元培羸有組織。以蔡宅爲場所。而毓筠時往管其事。乙丙之際。陳君內渡。益邀毓筠及蔡元培姚

宏業等。大創同盟會機關部於海上。

時毓筠居滬上阜豐公司。首捐款歸陳君創辦。初設美界虹口三元里。舉陳君居其所掌握之。有黃訥之。易本義。梁喬。喬杜。義張。邦傑。秋瑾等共事焉。後移法界八仙橋。再舉陳君居其所掌理之。有陳陶怡。譚心休。馬君武。楊篤生。姚勇忱。高天梅。柳亞盧。朱葆康。甯調元等共事焉。時中山由南洋過滬。陳君與議東南部署。首駕同志隱爲防衛。使赴東京。上海爲南北中外綰轂之區。人志輻輳。陳君居滬機關部二年。益肆聯絡。時中山克強。香港。長江南洋。歐美海內外之部。署張繼。南洋。北方之疾呼。宋教仁。田桐。汪胡等。東京之運籌。秋瑾。陳墨。峯。杭。皖之預備。章太炎。滬獄之密衛。于右任。南北之奔走。商震。陳幹。燕。遼之集合。李烈鈞。回國之視察。時功。玖。返滬之接洽。馮自由。港洋之鼓吹。白逾。桓。程。家。樑。京津之侵入。吳。岷。鄭。先。聲。上游之召聚。劉家。運。朱。子。龍。武漢之鎮攝。馬君武。鄧家。彥。

桂。蜀。之。結。納。張。通。典。金。陵。之。糾。合。胡。瑛。謝。意。誠。梁。喬。山。東。牟。之。聚。訓。易。本。義。陶。成。章。陳。愷。梁。及。李。基。鴻。南。洋。之。組。織。吳。敬。恆。張。人。傑。楮。民。誼。法。國。之。唱。導。盧。信。美。國。之。鼓。動。喬。宜。齋。英。國。之。散。布。述。慶。與。趙。聲。熊。成。基。長。江。之。運。動。類。多。與。陳。君。所。居。滬。機關。遙。遙。相。應。聲。息。暗。通。而。革。命。之。潮。流。四。北。逾。長。城。東。南。灌。江。海。矣。

是年姚宏業憤革命不成。赴黃浦灘死。遺囑陳君力任大事。逾年端方督粵。瑞激道滬。與各國領事嚴重交涉。准租界捕革黨。蔡元培走柏林。陳君與毓筠先後遁日本。自是上海機關部中斷。嗣陳其美糾同志于右任楊普生等中興。遂爲東南起義前一重鎮焉。陳天華投海死。本部推宗教仁作傳。而推陳君爲烈士。蓋天華爲中國革命鼓吹原勳者。宗陳均與天華故同里交。尤爲文字密友也。時蘇鵬以烈士同邑。亦偕陳護櫬歸。初湘紳有主葬烈士故里新化縣者。

陳君欲乘機號召人心。首主國葬。遂爲示威運動計。先由滬電湘各界。倡營葬岳麓名山之議。既抵湘。集各界於左祠。演說國事。與禹同被舉爲葬麓總代表。官紳竭力沮抗。卒葬之。而清廷伺革黨益嚴。陳於時手建同盟會湘機關。值禹烈士之謨。極得湘人士傾向。禹尤推報陳君。遂與冒險營葬。軍學界會者十萬人。

覃振、石廣權、譚心休、甯調元、仇毅、仇鰲、陳荆、趙繚、李杲、薛祈齡、易宗夔、劉庚先、黎尙蘇、蘇鵬、廖秉衡、童俊、黃吉廷等百餘人。助陳尤力。陳君又與禹烈士見學生大可用。遂倡建湖南學會。陰以聯絡學界爲運動。獨立計。湘省人心愈趨向革命。學生軍人奉禹陳二人如泰斗。各校皆派代表全體舉禹烈士與陳君長其事。而譚延闓、易宗夔、鄒代藩、周震麟、羅永紹、陳嘉會、陸鴻逵、齊璜等暗與聞焉。陳君在湘之革命機關。一首創之。湘同盟會先設天心閣。禹烈士長之。嗣移

北門湘利乾禹宅。陳長之一邵陽中學堂。是校學生思想最高。辦事者石廣權。劉庚先譚心休。迎陳君居校內。鼓吹革命。風靡全省。陳君病時。各界各校派代表慰問。一惟一學校禹烈士手創。而黎尙雲石廣權鄒代藩陳安良所力營者也。陳君與禹烈士革命計畫。多於是校密議。其學生舒紹亮岳翰唐無我劉盛諸君。及成仁烟台之唐烈士。禹之子夷蒼等百數十人。皆有自尊獨立之風。篤信禹陳之學說。其校風爲全省各學校冠。禹被殺。陳出亡。清大吏以該校爲革命機關封之。

陳君又於沿江一帶運動。尤劇與劉敬庵朱松坪時功璧等從事。日知會設機部於武昌督署後高陸巷。陳君祕糾軍學同志。大開演說。革命會於黃鶴樓。潛遺其弟家鼐散民報。洞庭波。漢。幟。諸。革命報於鄂軍界。冀以激動軍心。急收實行之效。時余鯤常汝川甯坤多人。暗與伊弟結焉。又與楊恢成亞龍鄭先聲郭

連。城。馬。福。益。等。聯。合。長。江。會。黨。以。助。其。勢。陳。君。任。沿。江。七。省。機。關。部。之。視。察。招。納。會。員。至。千。餘。人。而。東。南。革。命。之。潮。益。澎。漲。矣。

陳。姚。葬。後。同。志。激。昂。戰。雲。四。布。陳。君。乘。機。與。禹。烈。士。密。議。火。長。沙。撫。署。以。大。義。召。天。下。事。洩。禹。烈。士。成。仁。清。撫。捕。陳。君。急。乃。以。官。服。間。道。走。江。西。萍。鄉。出。亡。

清。廷。詔。沿。江。大。吏。捕。羅。不。獲。遷。怒。其。家。其。父。被。累。以。邑。紳。楊。翌。如。等。救。獲。免。而。滿。大。吏。端。方。鐵。良。瑞。澂。等。恨。陳。君。尤。甚。會。同。沿。江。海。大。吏。懸。重。賞。購。清。廷。大。下。捕。革。黨。令。於。是。萍。鄉。醴。陵。之。役。長。沙。覃。振。之。獄。曹。武。之。獄。寧。調。元。之。獄。武。漢。胡。瑛。朱。子。龍。劉。敬。庵。之。獄。秋。瑾。杭。州。之。役。楊。恢。揚。州。之。役。及。毓。筠。南。京。之。獄。述。慶。借。趙。聲。熊。成。基。東。南。之。組。織。迭。撲。起。全。國。恐。怖。人。心。愈。憤。直。接。間。接。靡。役。不。有。陳。之。黨。友。關。係。至。是。而。陳。氏。創。筭。洞。庭。波。主。事。滬。上。倡。葬。岳。麓。連。動。長。江。之。風。雲。遍。全。球。矣。

陳君於內地實驗革命。知非軍界同情。不爲功。當其事。敗返東。益注重於此。寓桑原城西二館。時同盟會陸軍中人如李烈鈞、黃郛、王天培、仇亮、曾昭文、華世中、何瑞峯、劉召棠及他重要同志常於日晡聚。陳君寓商進行。因聯絡留東振武聯隊測景憲兵士官中有思想者衆。且嘗於陳寓僱軍人加入同盟會焉。起義時。建牙諸督師半係當日與陳君往來者。其弟家鼐從戎武昌。久。陳君嘗遙與函商機宜祕密運動。先是陳君自丙午夏携陳姚櫬過鄂。與劉朱二烈友。及日知會諸君運動軍界去後。未幾。長沙敗。耗至。劉朱密電陳君。謂鄂疆吏索君亟由湘逃出。長江時弗道。鄂君遂有繞道萍醴由江西遁滬之行。而張彪制軍嚴瑞澂至防。益厲稍露形迹者。不能容。陳君遂示其弟外。示腐敗而內密加聯絡。故家鼐居鄂軍。九年。張瑞不覺其卽被拿。案之。陳君弟也。而劉朱敗後之武漢黨人漸與陳君通消息。隱隱欲動焉。

陳君又慮中國壤地遼闊革命難於普及丁戊間赴山東青島沿海一帶組織同盟會機關部而陳幹劉冠三景定成陶成章商震諸志士與焉迨武昌起義山東響應尤速商震司令關外陳幹開闢徐州勛閻卓著所部多山東當日運動舊部結果之良蓋可思矣綜計中國大革命失敗者十七次而陳君與其事者數次被捕而脫險者十數次如長沙禹烈七宅之役邵陽中學之役江西樟樹鎮水險之役南昌九江被偵之役上海小東門道捕之役南京秦淮河被圍之役山東海岸之役洞庭波之獄漢幟之獄莫不親履危險百折不回其立志堅卓任事勇敢有如此者

乙丙丁戊間滿偵騎四出同志側足同盟會中勇而敢死者聚陳君所居荒井寓商敵對陳君遂創一小團曰血黨事最密雖老同盟亦無多知者專以暗誅偵奴爲事陳君比邀同盟會舊同志喬宜齋仇亮王延祉杜羲楊樹楷華世中

何子奇等發起之。旋介鄭先聲、陳墨峯、唐聲海等數十猛士加入焉。時端方遣捕楊烈士恢之、劉祝三至東易、名金壽山計在誘陳、陳遣血黨唐聲海至日本警署以劉犯烟禁告密囚斃之。捕鄭烈士先聲之朱孟廉者、端方先使至東誘陳君及劉君、揆一吳崑者也。陳察其奸乃下誅奸狀于血黨。未幾朱遁、鄭被朱誘捕。旋血黨中人以反間計誅之。徐錫麟刺恩銘之役、血黨中人陳墨峯烈士之功爲多。遂同以身殉。

晉秦燕魯北方諸大革黨。陳君無不結識者。仇亮至晉益加聯絡。遂合吳祿貞有石家莊之大舉。事洩。吳刺而仇南圖。血黨中喬宜齋以留英學生歸。孫中山介法國大革命友人遍游東南十數大省以外。賓鼓吹中國革命。喬君任舌入陳君所建。長江各機關多所接洽。此行影響四方尤大。且遠東京神田啓智譯社者。湖南留東革命同志機關而克強所常往來者也。陳君與血黨王廷祉及

同盟會員柳聘農居之陳與王嘗於同盟會物色血黨人物遴擇其嚴萍醴之役陳君與鄧恢宇鄭先聲等請於中山以金遣血黨楊樹楷歸應事敗聯長江會黨返東杜羲青年而好俠陳君爲滿廷大索天下自丙午由湘出亡十年未至北京羲乃與陳友李烈鈞商震景定成及華何等嘗於國內有所計畫遙告陳君羲又嘗約馬傑首領與陳君會焉

中山之返國也政務上多所擘贊偕赴武昌議大政陳君又於滬甯間組織政團輔贊宋教仁籌立南京新政府謀牽制清廷兵力遂冒寒率死士杜羲等赴大連奉天一帶組織鬚子隊力備南征部署已定以和局成遂罷旋與張繼往返滬甯調和南北融化黨見以謀統一之局中山又以陳君爲首創上海同盟會之舊人特委其與于右任姚勇忱黃郛楮民誼等重新組織光復後之滬同盟會是爲陳君手建滬同盟會之第三回也陳君極力組合部伍再整適中山

邀同赴鄂。陳君遂託姚等堅任其事。即前國民滙黨交通部是也。

迨共和告成。政府成立。決計歸養。寸職不居。黃克強宋鈍初。電湘都督及特別。臨時省議會舉爲參議院議員。於時風雨飄搖。上下惶惑。陳君決大疑。定大計。議論鋒出。不苟舉細。故所爭皆卓犖大政。臨時不撓國基。漸固其被舉總理。中央共和紀念會也。招徠蒙蔽。大活佛導以五族共和之義。各喇嘛洗心。傾向深。得其力而共和之思想愈以深灌入人心者。以此張方慘殺之案起。天下洵懼。有功者人人自慄。幾有擁兵自衛之勢。大局將裂。岌岌堪虞。自中山入京。羣疑。渙釋。自陳君提出十大罪。查辦黎副總統政府爲之失色。而起義諸首領始信。監制政府。吾國有人。猜疑頓釋。南北翕然矣。

先是陳君隨中山赴鄂。副總統招宴數次。互表政見。意氣隆洽。及張方案出。陳君毅然詰難。聲震全國。其不顧私交。急公好義。如此查辦案卒。未再提者。一以。

黎公鎮服東南令政碩望可望恢復議員本如日月之大公毫無成見一以中山夙與陳君善堅囑暫止是案皆爲國計而大局隱賴維持固彰彰在人耳目也。

陳君十年來嘗任同盟會鼓吹部部長及文事部長職著述騰達中外若手創之漢幟洞庭波（陳出亡後寧調元以與陳共事洞庭波入獄）諸書及各革命雜誌日報之文莫不飛揚跋扈異論息喙漢幟者七年前鼓吹革命最有力之領袖陳君首與同志最初發明國旗以名書今五色旗所本也輸入內地軍界甚多影響尤速出數期清廷大震通飭各疆吏嚴緝陳君而書被禁焉且著有政治專書數卷詩四卷文六卷均待梓以行於世陳君久以文名著海內外革黨各文報咸倚重之所作甚富鼓吹最力旋以文字効力已著專注實行後克強囑作文天討太炎請作文民報易本義陳愷梁由爪哇三寶壟招辦報務

田桐由南洋延主筆中興報漢文報商震蔣衛平由吉林招主長春日報景定成由京請作國風日報王用賓杜羲由晉請往理晉陽公報于石任由申屢招主筆民吁民立

陳君方有事於沿江沿海之實地號召未兼應也去歲與京內外報館同志八十餘家創辦新聞團陳君被各報票選爲團長海內輿論漸歸一致常與東西各國新聞記者及名流往來發揮政見化除國際誤解廣聯國民外交極有影響於承認問題此其落落大者也當同盟會之在東京也其時宋教仁張繼汪精衛胡漢民陳天華田桐景定成黃侃汪東景耀月湯增璧雷昭性等方挾文字鼓吹革命標徽樹幟陳君相與角逐馳驟爭盟文壇海內外知名罔敢睥睨由是訂交逾密而孫黃以獲諸君子贊助內部益堅實不可搖撼黨勢漸擴宋陳分途回國宋君奔走臺灣奉天大連陳君同時有膠州青島山東沿海一帶

之聯合。臨行相約爲拊背扼吭。直搗燕京大計。

尋各以事敗。相率返東。宋至陳寓。桑原館把酒獻歡。時白逾桓入獄。宋與吳岷脫歸。陳君與陳幹被德人與清吏察覺而敗也。武漢起義前數月。陳君數祕函教仁於滬上。籌畫進行。及南京新政府成立。教仁草創法度。經緯萬端。招陳君往來上梅松崎。洋行南京龍公館之間。建國大猷。與有謀焉。前宋陳二君返湘。游岳麓。弔烈士賦詩聯句。相與痛哭。湘人士咸爲感動。宋君一夕邀舊同志吳景鴻。盛時曹武等十餘人。至陳君寓。仿范張之登堂拜親。是夕劇界開宋陳歡迎會。

宋君親侍陳尊人觀劇。備極歡談。以革命被累而多年離散之父子朋友。娛聚一堂。宋君因一再至陳尊人處留聯紀念之旋。宋君赴武漢。寄詩相慰。勞兩次電促至漢。滬同行入都商議大政。其意氣拳拳於陳君尤擊。蓋陳君十年來文。

字言語之倡導政治思想之表見始民族民權而終民生社會與宋張田吳白諸舊人道同而志合居遊之際皆有神契所謂死生交也陳君爲人剛毅與入交表裏無異重然諾開心腹相示學術政見有不合立與抗爭事後坦然無芥蒂人以是樂與交遊湖南革命震一時而周麟亦革命健者也陳君昔以政見偶與爭論後於克強席間一見交驩遂爲刎頸交其心迹磊落光明類如此陳君輒於革命餘閒政治公暇樂偕海內外名流騷客玩遊山水賦詩寄興恆與八指頭陀大僧人及他名僧結方外緣其志趣曠達超越塵俗常慨慕漢諸葛督謝安美廬斯福日伊藤之風焉

綜計陳君奔走革命十餘年所交游而共患難者皆當世舊黨人生者如孫中山黃克強宋教仁汪精衛張繼景定成李烈鈞吳敬恆蔡元培胡漢民陳其美于右任馬君武陳鞠怡黃郛白逾桓田桐吳崑陳幹商震曾昭文高天韓劉冠

三杜。義。蔣翊武。覃振。柳亞盧。甯調元。及述慶等。死者如陳天華。禹之謨。楊篤生。陶成章。姚宏業。秋瑾。陳墨峯。劉家運。朱子龍。林時爽。陳與榮。馬福益。鄭先聲。楊恢等。凡湘省。麓山。烈墓。數十人。粵省。黃花崗。七十二人。大半與陳君共生死。共患難。剖肝膽。以相見者也。陳君亡命。中營望長沙。不能歸。思親泣下。於大革命。後。始省親。回朝家。四壁立。十年。久別之老親。見陳幾不識。湘人士開會。歡迎。累月不絕。

陳君蒞會。必暢發政治社會主義。輿情大洽。時偕在湘者李懷霜。贈陳君詩。有今日。湘湖。千斛酒。家家爭醉自由神。句。宋敦仁與陳君游麓山。聯句。弔烈友兼贈陳君云。陳龍豪氣。今猶在百尺樓頭。一漢元。文豪政傑。重聚故鄉。稱盛事云。此次被舉為衆議院議員。赴國會召集湘省水師數隊。歡送至漢。卽丙午事敗。清。楊明遠奉檄捕陳之。魯營。其將領則早易人矣。一時湘父老傳為佳話。到

京時各省重要同人紛紛函電商詢大政計畫。共研組織政府方法。斯人復出立法得人。張民權振民氣。使吾民出黑暗而覩光明。民國有攸賴乎。

述慶曰。予述陳君革命大事記。讀偕宋教仁游岳麓。聯句弔烈士。作及歷年革命諸詩文。爲之慨然流涕。往者已矣。來者尤當出其革命時代。旋轉乾坤之力。振刷滌盪。急起直追。躋吾民於大同康樂之域。能事始畢。願徘徊審顧。坐失時機。將陷民國於危亡之地。泉下諸先烈其不瞑目矣。讀陳君革命大事記。或者其有悲感憤勵之心乎。

跋

前年光復時。予由滬旋里。適南京第九鎮兵退至丹陽。風聲鶴唳。地方之秩序擾亂。予四處宣言。虜軍如何腐敗。如何野蠻。革軍如何精銳。如何文明。貧固小醜。不日定當撲滅。人心恐怖中。聞予是言。而略爲鎮定。其實由鎮江至蘇州。

均毫無防備。危險異常也。逾三日鎮江與丹陽同時光復。城市粘有鎮江都督林之通告。父老紛紛問予曰。此都督林者果何人。大果何如。予曰。此即駐鎮某軍林頌亭先生也。予郡得此人而坐鎮。百萬生命財產。可以擔保無虞矣。斯時我鎮屬人人腦筋中。皆印有林先生之姓字。沒齒不能忘。乃未幾而先生去鎮。江歸隱于珂里。未幾而先生抵北京。暴卒于旅邸。嗚呼痛哉。曾幾何時。開國偉人。僅如曇花之一現。搔首問天。何遽奪我元勛之速而且慘也。此後國利民福。尙有希望耶。予方擬搜輯先生之事實。以作我鎮人之紀念。適晤泣羣君。出其所編林頌亭先生遺著一冊。繙而讀之。雖吉光片羽。而先生之價值已不可一世已。爰拉雜而書數言于其後。民國二年夏初曲阿賀羣上識。

爲民懇讓賠款書

嗚呼。吾民國承滿清衰弱之餘。國債纍纍。衆生憤憤。憂時之士。無不扼腕痛心。

前年共和先進國之美國。因憫我華民生計維艱。願讓棄庚子賠款。全球稱頌。今春有伍廷芳、陳國權、王文典、諸先生發起華民討論會。請求各債權國。允讓庚子賠款之舉。斯可謂補救民國之根本大問題也。當此世界主義、人道主義、昌盛之時代。吾知鄰邦必能以美國之德為德。允我所請。不我拒也。茲得其宣言書。採錄如下。

中華國民對於鄰邦感情。至近時乃愈富。鄰邦字華之念。亦於斯而益摯。此誠地球萬國。競尚人道。扶携進化之始期也。吾華民幸而屆此盛會。宜如何惕勵。祇競。以副諸鄰邦。殷殷扶携之雅誼。此為我四萬萬華民所不容或忽者焉。雖然庚子野行之遺罪未消。際茲多難之秋。又無財力以了清賠款。俾得早日謝去惡紀念。吾曹華民。益將何以對彼債權各國乎。言念及此。當竊追恨清季諸王大臣。載勛、載洵、毓賢、徐桐等。妄釀滔天大禍。開罰於鄰邦。而又貽害於齊民。

也。前清庚子之歲。諸王大臣。好自作怪。唆成拳匪之亂。無故攻打公使館。殺戮外國民。以致鄰邦震怒。聯軍深入。京津爲之動盪。賴各鄰邦雅念華民無疚。不忍無罪受刑。又因少數爲禍首之諸王大臣懲儆計。於是訂定賠款四百五十兆兩。每歲攤償一千五百萬兩。構成和局。在鄰邦字華之意。固已厚矣。然自華民方面思之。當時反抗拳亂甚力。且有因諫爭而舍却生命者。卒因諫爭失効。釀茲奇禍。築成高大償臺。而負擔債務之仔肩。悉付齊民。按期輸將。迄未清了。是華民不啻無罪而受罰也。罰己以益鄰。義有所安。况係贖罪之資。詎曰不宜。但推原致罰之案由。非發生於鄰邦之公意。又非華民之罪過。純屬少數諸王大臣愚妄之結果。此則吾華民之得以表白於各債權國者也。蓋國家以人民爲主體。前清專制時代。人民幽居閭葫蘆之中。無從與政界通聲氣。政界人物。實不足以爲人民之代表。少數諸王大臣。又不足以爲政體上之代表。代表聲

禍。人民無從救正。亦一無可奈何之事也。而爲國家主體之華民。至民國始得稍露其頭角。少數權貴。既肇奇禍於前。而爲主體的全體華民。出而向各鄰邦認罪。禮之正也。少數權貴肇禍。而嫁罪於全體華民。而全體華民。出而向各債權國。訴明衷曲。償清賠款。亦分之宜也。但今日中華。財源困涸。艱窘萬狀。人民走險。或流而爲盜賊。其影響波及於租界。國家不得已以借款還債。仍是挖肉補瘡之圖。際此艱危之悲運。華民縱能出頭露面。思有以償清賠款。其如願宏而力不及何。不得已而向各債權國。懇讓庚子賠款。冀輕負擔。又情理上之所。有事也。然內外人民。於感情上。雖無何種關碍。而於名義上。則各以國界爲前提。人民既以國家名義爲梗阻。故華民對於法理上。無要求鄰邦解脫債權之理由。惟對於鄰邦之道德上感情上。則勢不得不請求鄰邦之允讓庚子賠款也。計中國庚子賠款。攤償期限。凡三十有六載。自辛丑以至於今。所償約抵四

分之一。於鄰邦之歲入。僅如毛髮之益。而在中國觀之。則分流浩大。窮困險象。因以成立。以致人民顛連流離。爲講求人道者所不忍覩。美先進國也。最富於人道觀念。憫華民之窮。讓棄庚子賠款。殆已數載。英之文明。實與美并稱。對於庚子賠款之棄取。正在提議之間。其字華之實效。於茲顯著。其他文明諸國。對於華民之觀感。諒具同情。讓棄賠款之動機。想能由人道上如旭日朝升。燦爛而出。然而未敢必者。或由國家意見爲之梗阻也。今者吾華民處於倒懸地位。鄰邦所共知。不得已以萬歎之心腸。向各債權國。而爲人道上之請求。或亦哀我窮民。原諒而不此拒乎。賠款之肯護與否。聽憑乎各債權國。國家道德上之處置。若果有效。華之福也。民之幸也。鄰之德也。而地球人類競求人道之紀念。害於是乎在。同人等。本此意念。不禁掬誠致敬。聯情向各債權國懇讓。今後繼續的庚子賠款。敢敬告人羣中之道德家。求同聲之相應。冀贊助之殷勤進行。

手續當另詳之。伍廷芳王文典陳國權等公啓

胡俠魂

胡俠魂。皖人。爲武昌起義軍政府。擢爲漢口保安堂社長者也。生有大志。激昂慷慨之氣。不可一世。與湖南余恨海極相得。而於革命思想。尤視若生命。凡同胞具有軍人資格者。輒欽敬崇拜。而最厭惡官界人物。然嘗人官。游江南。蓋正欲置身其中。藉可偵知其隱。此深心人所爲。別有懷抱也。越半載。卒舍去。於長江上下游設招待所。聯絡同志。資助之費。每歲以千百計。廣州一役。死力戰鬪。奮厲無匹。當時炸彈發現之處。益夥。其資本多出自俠魂。綜其慨捐鉅款。贊成天下志士。並製造狙擊利器諸事。使出自富於資者所爲。固輕舉而無足怪。然俠魂僅中人產。官未久而隱於商。衣食粗礪。自奉極薄。而獨罄其平昔薪俸之蓄積。貿易之贏餘。傾筐倒篋。犧牲於平日熱心諸義務。其不足者。又稱貸而益。

之艱鉅困難。躬任不恤。其舉甚豪。其用心尤良苦矣。孫逸仙嘉其志。嘗賚以寶星。任以軍需。俠魂亦益自勉。不敢少懈。惜廣州之舉未成。製造巨資。虛擲。俠魂之英氣爲之一挫。時武昌起義軍政府樹立。黎都督任俠魂爲保安社堂長。俠魂語人曰。吾當本平昔推倒滿清政府之雄心。奮成今日發揚漢族榮光之功烈也。然俠魂則今後之成就。正未可量。俠魂勉乎哉。